

花雨 658



霸王下

九龙策最终回

内容简介

打一有记忆以来他就是孤单一人，
亲人间的漠然与疏离让他心墙高筑，
直到心性淡然若水的她走进他生命中，
两颗孤寂的心就像磁石般相互吸引。

单纯的兄妹之爱不知何时变了质，
罔顾她有婚配对象，执意将她禁锢，
他不要富贵与权势，只想要一份真爱，
为何这么个小小的心愿也无法实现……

一校意见：	二校意见：
打分：	打分：
政治：	政治：
色情：	色情：
处理：	处理：
签名：	签名：

封面小语
兄妹之谊 男女之情 无论如何，他都想与她共度今生！

封面构思
铁血男儿

7

“美人不笑 ,那就不美了。”

忧心忡忡的男音渗入恋姬的思绪 ,她拉回漫游的心神 ,双眼定在正坐在她面前 ,捧着不知名野花来向她献宝的野焰。

野焰 ,她排行第八的皇兄 ,十岁丧母后 ,父皇便将他送去铁勒的身边交由铁勒教养 ,多年来随着铁勒走过大江南北 ,看遍无数战火兵戈 ,也是除了她外 ,另一个较为接近铁勒的人。

可是跟在铁勒身边这么久 ,他身上并无半分铁勒的气息 ,开朗乐天的他 ,一点也不像深沉忧郁的铁勒 ,在被铁勒的阴霾所笼罩住的铁骑大营里 ,他像颗能够照亮大地的灿阳 ,有他在 ,就有欢笑和温暖 ,自她来到铁骑大营后 ,每回来看她 ,他总会捧来他摘自野原上的花花草草搏她欢心 ,让她在感动之余 ,也格外想多和他亲近一些。

“来 ,像我一样笑一个。”在她又神游天外天去之前 ,野焰对她笑咪咪地咧大了嘴。

望着那张极为肖似女人的脸庞 ,恋姬想了想他方才所说的话 ,再诚恳地告诉他 :

“你长得很美。”多年不见 ,头一回在铁勒带着他来见她时 ,她还以为铁勒私下偷藏了个大美人。

“噗 !”举例失当 ,站在野焰身后的冷沧浪 ,忍不住喷

笑出声。

长得一张美女脸的野焰很想淌泪，“小妹——”居然连她也这么说。

“今日你不必带兵出营吗？”几个月下来，她已经多少摸清了营中一些事了。

“我才刚回来——”他疲惫地捶打着肩头酸痛肌肉，“二哥存心就是想累死我。”为了寻找大军所仰赖的水源，他已接连着三个日夜没睡，还得赶在铁勒离营前回来报告，再带兵出营操练的话，他可受不了。

“你认为二哥待你不好吗？”每次听着他抱怨有关铁勒，她总觉得他有些口是心非。

他撇撇嘴角，“他根本就没人性。”要做的杂务比谁都多，带兵操练、沙盘推演每天都要做，还不时得率兵追打游牧的外族以试成果，对他与对其他人不一视同仁的铁勒，简直就是把他当成个万能的手下来使唤。

恋姬忍不住想试探一下，“既然如此，为什么你不离开？”

“我——”野焰的舌头蓦地打结，表情也显得有些不自在。

她说得很一针见血，“你想从二哥身上得到什么？”据她的观察，任由铁勒怎么对待他，他全是一味地照做或接受，也从不违抗铁勒，这让她不由得去联想他为何那么听从铁勒的命令。

野焰抿着唇，无法直视地别开双眼。

看了他的反应，恋姬很想摇头。

他和铁勒，简直就像是前世的铁勒与父皇的翻版，不同的是，铁勒绝不会向他人开口诉苦或是有半句微词，铁勒做了那么多，为的就是想自父皇身上得到一点父爱；而吃尽苦头的野焰，为的，也不过是想自铁勒这边

得到一点赞美肯定 和些许的兄弟情或父爱。

她能够了解铁勒为什么那么严苛地训练他 ,在母妃玉镜娘娘的保护和熏陶下 ,野焰成了个心软善良对人不设防的皇子 ,对朝中的人情事故、阴谋争斗完全没有抵抗力 ,在失去了玉镜娘娘后 ,野焰就不知该怎么在京兆中生存了 ,接手管教他的铁勒 ,若是不冷心铁血地将他磨练一番 ,若是不让他看尽残酷严苛的一面 ,那么日后 ,野焰将无法在朝野或是沙场上立足。

只可惜 ,这一点 ,野焰永远也看不穿 ,更不会明白铁勒的苦心。

铁勒把他失去的所有父爱 ,全都补偿似的加倍给了野焰 ,希望野焰在能够保护自己之余 ,能得到的比他更多 ,别和他一样 ,在父皇的阴影下独自跌跌撞撞走了那么多年 ,可是铁勒又不敢轻易敞露心房表达出来 ,不爱解释的他也不冀望野焰能够了解 ,以为这样 ,就能保护他自己 ,然而这却对野焰造成了阴影 ,使得他一直想要做些什么好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好让铁勒能够对他另眼相待。

野焰频搔着发 ,“几年不见 ,你说话的方式愈来愈毒了。”每回说话都这么直 ,这真让他有点小怀念她初来乍到时的沉默。

她轻耸香肩 ,“会吗 ?”

“你呢 ? 你想离开二哥吗 ?”被她攻得无处躲的野焰 ,只好把矛头转至她身上 ,问问这个也跟他一样离不开铁勒的人。

恋姬脸色蓦然变得苍白 ,话语悬凝在喉际不再出声。

大感不对的野焰忙对她挥着手 ,“就、就——当我没问 ,你也知道 ,我这个粗人天生就不会说话 !”

旁观的冷沧浪受不了地抚着额。

“笨蛋——”哪壶不开提哪壶？好不容易她才开口跟人说说话，这下好了，就怕她又缩回去。

愁容不展的她淡淡地问：“八哥，你是怎么看我的？”

“看你？”

“我与二哥之间的事。”全营的人都知道铁勒爱上的自己的亲妹子，但仗着铁勒的军威，又没有人敢表示半点意见。

“我——”野焰顿时一愣，说得有些支吾，“我还是一样把你当成妹子。”

“你也以我为耻？”光是听他吞吞吐吐的语气她也知，他和他人一样，对她这个闹出乱伦丑闻的公主有着鄙视和轻屑。

“不是，我从没有这么想过！”野焰用力地摇首向她否认，“你怎会有这种念头？是别人又瞎说了些什么吗？”是军中又有人乱嚼舌根吗？是谁有那么大的胆子，这事被铁勒知道那还得了？

她的眼眸漫无目的地流转着，“别人说与不说，已经无所谓了，重要的是，我就是如此看自己。”

“小妹。”听得一个头两个大的野焰，叹息地按住她的两肩，“听我的，你别管别人怎么想怎么看，你就是你，爱情这种事本来就没有什么是非对错。”

“你也认为我爱二哥？”黛眉一扬，恋姬转而直视他的眼底。

他说得很理所当然：“不是吗？”

恋姬有些怔愕。她处处的表现，都对铁勒那么冷淡疏远，怎么他会认为她爱铁勒？她不是一直都瞒得很好吗？她还以为，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

将她的沉默视为否认的野焰，边搔着发边小声地

问。

“难道你还在想庞云？”她若不爱铁勒，那就是爱庞云？

提到让她始终都歉疚于心的庞云，恋姬倒吸一口气，无血色的玉容变得更加苍白。

“小妹，前阵子我听说了一件事——”以为她很想念庞云的野焰，不忍见她这般，好心地想向她吐露一个消息。

“什么事？”

他张大了嘴，“就是庞云他——”

“嗯哼！”机灵的冷沧浪适时地出声重重一咳，并暗示性地朝野焰挤着眼。

“庞云怎么了？”满心满腹想知道的恋姬，好奇地拉扯着他的衣袖。

“他——”正要继续说下去的野焰，冷不防地被人拉着衣领拖至一旁咬耳朵。

冷沧浪张牙舞爪地警告他：“要是刺王知道你告诉她，你准会被扒下一层皮的。”铁勒已刻意为恋姬封锁所有有关京兆的消息了，他还故意破戒？

野焰还是觉得自己做得很对，“可是也不能让她这样下去啊。”每天看着思乡的她枯坐在营中，不与人说话也不与人接触，他就很想为她做些什么，好让她的眼眸里重新燃起光彩。

他翻了个白眼，“你认为告诉她情况就会好转吗？”

“总比让她一天到晚都惦念着庞云和京兆好吧？”愈是不知情就愈想知情，说不定说开了后，她的心头就会舒坦一点。

“你——”深知他脾气牛起来就没完没了的冷沧浪，

气结地扭过头去，“随你，出了事我不管。”也不看看他是在谁的地头上，还敢谈论铁勒最是忌讳的人物？他是想挑战铁勒的脾气吗？

“你还没告诉我。”耐心等候的恋姬在他回到她面前时轻声提醒他。

“庞云也来到北狄了。”没有阻碍后，野焰这次终于能够顺利说出口。

她倏然张大了水眸，“什么？”

“他以母丧为借口辞官回乡奔丧，前阵子，营里有人在北狄的边城见到他。”铁勒老早就知道这个消息了，为此，铁勒也特意派人在边城一带巡防，为的就是不想让庞云有机会见她一面。

她的声音里泛着抖颤，“他——放弃仕途？”她最害怕、最想避免的事真的成真了？他怎么那么傻，前程似锦的他，为何要这么做？

野焰挤着眉心，“应该是吧，不过听说太子有拦他，且希望他日后能够回朝为天朝效力。”其实他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也不是很清楚，不过据传这事在太极宫闹得很大。

恋姬怔坐在原地，手中捧着的花朵零乱地落了一地。

“小妹？”野焰看她目光空洞洞的，担心地伸手轻拍她的面颊。

铁勒阴沉的声音自帐门边传来，“拿开你的手。”

“二哥？”被吓了一跳的野焰急急转过头，一看铁勒的眼神不对劲，随即赶忙收回自己的手。

冷天色一手掩着脸，“完了——”以铁勒的脸色来看，他八成全都听见了。

怔看着铺了一地花朵的恋姬抬起螭首，无言地凝睇

着铁勒，半晌，她不语起身走向内帐。

目送着她的背影离去，铁勒兴师地睨向野焰。

“为什么要对她说那些？”多嘴，他可知道恋姬将因此而自责多久？

“我认为她有必要知道。”生性耿直的野焰只是认为自己该说出实情而已。

他飞快地否决：“她不需知道那些事。”

“二哥，你不能再束缚着小妹了。”为了他专断的脾气，野焰不禁想为恋姬说上他两句，“你还看不出来吗？她不快乐，她一点都不快乐，自她来到北狄后我就没见她笑过，你不能什么事都不让她知道，什么事也不让她做，就算再怎么爱她，你也不该将她紧紧绑在身边，她会喘不过气的！”

“我们的事与你无关。”心火暗起的铁勒拢紧了剑眉。

野焰扯开嗓子大嚷：“有关，再这样下去小妹会把自己封闭起来的！”

“王爷——”提心吊胆的冷沧浪小声地在他耳边警告，“你就少说两句。”铁勒的脸色都已经变天了，他还那么不会看苗头？

“天色。”遭人刺中痛处的铁勒眼眸一转，转身看向身旁的冷天色，“西戎那方面准备好了吗？”

冷天色点点头，“都准备好了。”

“明日就派人送他上路。”

“是。”

“你要把我赶去西戎？”骤感不对的野焰，在他要离开时一把拉住他的衣袖，脸上盛满了惶恐和不解。

“放手。”铁勒抽开自己的衣袖，跨开长腿就想去找恋姬。

“二哥——”追在他身后的野焰急忙地拉回他，“为什么要赶我走？”他做错了什么？为何要把他赶至那么遥远的地方？

铁勒回过身来冷声质问：“难道你想永远依赖着我吗？”

总是依附着他人，野焰要到何时才能够自立、何时才能独当一面？若是不离开这里，野焰怎会有成长的空间？

其实，野焰不需在他的面前证明些什么，也不必特意为他而做些什么，一手辅育至今，他太清楚野焰本身有何能耐，现下野焰只需去证明自己、说服自己并不比他这个兄长差，要是他再不松手放野焰走，野焰永远就只能屈居于他之下，并因自卑而被他压得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依赖？铁勒是这么看待他的？

震人心弦的回声犹在耳畔，野焰怔怔地撤回手，半张着嘴，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而他的眼底，有着失落、难过和自卑，喉际则是紧窒得让他无法出声。

铁勒淡漠地看着他，“你该长大了。”

野焰猛然咬紧牙关，跌跌撞撞地朝帐外冲出去，冷沧浪看了，叹息之余，也只能跟在后头追上。

“这样好吗？”对他的做法无法苟同的冷天色摇摇头，“会伤了他的心的。”谁都晓得野焰将铁勒视为心目中独一无二的偶象，这番伤人刺耳的话一出口，就怕野焰又会端在心头上想很久。

铁勒生硬地别开脸，“我能做的就只有这么多。”恨他也罢，只要野焰往后能在别处生存下去，他情愿被恨。

冷天色听得直摇首长叹，“唉——”关心野焰为什么老是不说出来呢？他怎么在对自己的兄弟这方面，总是

这么笨拙？

“去帮他张罗上路的事。”他扬手交代，看了看内帐一会，忍不住想去看看进了里头后就一直安静着的恋姬。

内帐里，飘浮着松木燃烧的香味，铁勒一脚踏进，香味便随之拂来，但里头较外面低了些许的气温，让他微皱着眉，开始考虑是否在雪季正式来临前，带着她和大军迁回已盖好房舍的碉堡里。

知道躺在榻上的恋姬还未入睡，他脱去厚重的外衫和鞋袜侧躺至她的身旁，将她拉进怀中让她枕靠着他的手臂，轻嗅着她身上清冽的花香味。

背部暖烘烘的热意驱走了一室的寒冷，恋姬放松了身子靠在他的怀里。

自北狄入冬后，每过晌午，天候就冷冽得让人手脚冰凉，在这住久了，她也逐渐习惯于挨靠着他温暖的身子度过寒冷的夜晚，对于外人怎么看待他们兄妹俩同寝一室的这件事，则不再重要，她也无心去理会，因为没有他，她怎么也睡不着。

“你要把八哥送去西戎？”兄弟俩吵得那么大声，让在里头的她不想听到都很难。

他埋首在她的颈间，“嗯。”

“因为我的缘故？”就是因为野焰对庞云说溜了嘴，所以他才这样罚他？

“不是。”察觉她的敏感，铁勒下意识地将环在她腰肢上的手臂收紧了些，“日前太子就已奉圣命送来了太子谕要他去镇守西戎。”

她的声音停顿了下来，犹豫了很久，又复启口。

“我不会去见庞云的，所以——”

“所以？”他张开眼，将她半转过身子与他面对面。

恋姬凝望着他近在咫尺的眼瞳，“别杀他。”

对庞云，她已经够愧疚于心了，她知道铁勒对不死心的庞云有多反感，也因庞云始终在心中有个疙瘩，为了一劳永逸，他或许会出此下策，她必须为庞云做点什么，不然，她不知自己要背负这份罪恶的感觉到何时才能解脱。

铁勒深吸口气，用力地拥她入怀，“忘了庞云的事。”

“你答应了？”没得到他落实的答案前，她不放弃。

他没有回答，只是更加收紧了怀抱，可是他却发现，无论他再用多少力气将她紧拥，再怎么亲密相偎，他们之间横划开来的距离却比从前来得更遥远。

野焰说得没错，她正日渐将自己封闭起来，虽然她仍是在他的身边，但她再也不像以往一样笑盈盈地唤他，也不再为他们之间的情事伤心落泪，曾经出现在她眼底的情伤，已消失无踪，仿佛她从不曾爱过他似的，她的眼瞳里，再也看不见他。

他也希望她能恢复往日的欢笑，也盼望他们俩还是和从前一样亲和婉爱，可是他不敢松开他的掌心，日日加深的失去感使得他寝食难安，尤其又听闻庞云追着她来到北狄了，他怕，只要他稍稍放开她一点，她就将回到庞云的身边去，她将又把道德枷锁缠放在自己身上，而后拒他千里之遥。

长久下来，她将自己关进了片他进不去的小天地里，渴爱的他，则在她的心房外头等待徘徊，渴望有朝一日，她能够打开心扉接纳他。在这片漫无止境的等待中，他们相互依偎也相互疏离，并在沉默间，彼此伤害。

未来尚未来临，但铁勒几乎已经可以看见，日后的他们将如同朝反方向振翅远飞的飞鸟，渐行渐远，最终，各自远在天涯的一端。



时光忘记一切 ,也让昨日成为岁月的足迹。

再次回京 ,已是多年之后。

闲坐大明宫宁静的殿廊上 ,西风将悬在殿檐下的风铃吹得琤琮作响 ,侧耳倾听的恋姬 ,在直透耳鼓的清脆铃声中回首细数 ,这些年来发生了哪些事。

在北狄 ,时间是一条凝滞的河川 ,宁静无扰岁月漫漫。但远在南方的中土 ,时间却是个疾走的旅人 ,日日夜夜不停止它的脚步 ,在皇城这座辉煌的殿宇上 ,它架起了一座梦想与欲望的舞台 ,找齐了戏子后 ,逐步让一出出爱恨交织的戏码粉墨登场。

从开场揭幕的东宫宫变 ,接场的三内鼎立、三王力整朝野并暗中割据、刺王摄政、卫王党窜起 ,到尾声的圣上病重——

静下心来坐下来想想 ,这些年来似乎是有许多事发生 ,但又像是雾夜迷梦一场 ,所发生的一切 ,可能皆有 ,也可能皆无。对她来说 ,这些都只是她来不及看清的过眼云烟 ,她不能确切地忆起没有她参与的种种 ,事实上 ,这些事若是与铁勒无关 ,她也不怎么想过问。

说来好笑 ,原本不愿离京的她 ,这回在铁勒为接下摄政王之职而带她回京时 ,她反而并无回京的意愿。

在北狄住了这么多年后 ,她已习惯了不在心上留有太多心事 ,也习惯了不去在乎太多 ,一直以来 ,她就是过着宁静无忧的生活 ,没有激烈的爱恨波涛 ,也没有必须沉重背负的未来 ,此次若不是铁勒执意要她偕他一道返京 ,她可能会继续留在北狄也说不定。

相对于接下摄政王之职后活跃于朝中的铁勒 ,身在

大明宫的她就显得很沉静,朝中之事她所接触的本来就
不多,因此对于这场人人入局的皇位角逐战,谁将会是
成王,谁又会成为败寇,她猜不出来,但她却为那些深陷在
其中,不得不干戈相向的兄长们感到悲哀,而对于特意
回京摄政的铁勒,究竟他只是为遵皇命而接手摄政,还
是他也有意为皇?她也猜不出他真正的心态。

会看不出他的心,是因为她已经很久没有敲开他上
锁的心门,打开走进里头好好看一看,这些年来,他们彼
此皆为自己的心落了锁上了枷,他们俩的这个举动,皆
是意在保护自己,同时也想藉此方式来维系他们两人的
关系。

铁勒对她的爱,毋庸置疑,可是自他将野焰送去了
西戎后,或许是野焰的话对他起了作用,也可能是他不
想再伤害她,他不曾再强迫她必须也爱他,他只要求,留
在他身边,此外别无其他。

虽然他们都无法再像从前以兄妹相待,但他用一种
似家人又似朋友的身份来面对她,这让背负着道德压力
的她松了一口气,同时,也让她有着某种说不出口的失
落。在他的影响下,她也渐渐以这种方式来与他相处,
这使得他们之间的情,自表面上来看,似乎是愈来愈淡,
淡得几乎就快消失无踪,但私底下所暗藏着的,她想,或
许都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公主,夜深了,该歇息了。”服侍她的掖庭小声地在
她身后轻囑,打断了她游离的思绪。

恋姬朝身后摆摆手,“我想再坐坐,你先下去吧。”秋
末了,再过不久就将飘雪,她想趁天气还晴朗时,再看看
这片和北狄相似的漫天星光。

“是。”仔细为她将廊上的宫灯添了油,以免风势将
灯焰吹熄后,掖庭悄然退下,将寂静的大殿与空旷的殿

廊 ,留给这名喜爱独处的主子。

坐在殿廊上的恋姬 ,仰首靠在殿门上。她还不想睡 ,因为她还未听见总是夜归的铁勒他专属的足音 ,虽然明知就算等到了他 ,恐怕他们也不会说上一句话 ,但她还是想等 ,只因她已习惯了在睡前倾听他沉稳的步伐在廊上所制造的声响 ,若是没等到他 ,她睡不着。

将双眼凝定在远方天际闪烁的星子上 ,专心聆听周遭一举一动的恋姬 ,等着等着 ,廊上终于泛起了一道自远而近的步因 ,但她随即认出来 ,这道听来有些慌急的步音——不是铁勒。

听朵湛说 ,大明宫时有刺客 ,该不会今夜她就恰巧遇上了一个 ?

她戒备地坐直了身子 ,在确定那道步音的确是朝她而来时 ,她连忙站起身打算唤来远在殿外驻守的宫卫 ,但廊上被宫灯照亮的那抹身影 ,却让她止住所有的动作。

庞云 ?

“跟我走。”刚自大明宫地牢释出的庞云 ,走至她面前 ,不由分说地朝她伸出手。

恋姬怔了怔 ,徐缓地朝他摇首 ,“不。”

“跟着他 ,你不会有幸福的。”没料到她会拒绝的庞云 ,在收回手之余不死心地想向她动之以情。

她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反而担心他的安危探首朝外头看了看。

“你快走吧 ,若是被人发现你在这的话 ,你的性命难保。”听冷天色说 ,为了舒河与父皇妃子私恋一事 ,西内与卫王党水火不容得很 ,他要是被人逮着的话 ,后果就很不堪设想了。

他忽地将她拉离殿门来至廊畔一角 ,让她背抵着

墙 ,两手按在她的身旁两侧。

“在北狄的这些年来 ,你为何不来找我 ?”从铁勒派来防他的人马就可得知 ,她应该也知道他就近在咫尺 ,因此他非得来见她一面 ,他要让自己得到一个等待落空的缘由。

恋姬直视着他的眼眸 ,“庞云 ,我什么都不想解释。”

他的眼瞳飘浮不定 ,“你——爱铁勒 ?”她该不会就是为了这个理由 ,所以才不来找他 ?

她选择用沉默来代替回答。

对铁勒的爱 ,已非关道德二字可容她来拘束 ,她曾试着压抑 ,也曾想过或许她会在岁月日复一日的冲淡下 ,逐渐能够对铁勒释怀撒爱 ,可是她没有 ,她说不出口的情意还是一如初时 ,即使铁勒可能已不再如从前那般对她执着狂热 ,或者早就已对她意冷心灰 ,她还是无法改变自己那颗诚实的心。

“他是你的兄长 !”因她的不否认 ,他握紧了双拳咬牙低吼。

她疲惫地别开眼 ,“这句话我听得够多了。”

“恋姬 !”他一把捉住欲走的她。

自手臂的痛感中 ,她清楚地感受到了他的不甘 ,还记得当年 ,她曾想留在京中 ,为受伤的他弥补 ,以减轻她的歉疚 ,但如今她才明白 ,她不该想要弥补什么 ,就算是她一手造成了今日 ,有责任的人并不只是她而已 ,他们也都该负罪 ,因为他们伤她更深。

“请叫我十公主。”恋姬拨开他的手 ,“这个名 ,不是你能唤的。”

他反唇相讥 :“铁勒就能吗 ?”

“我不是奖赏 ,可以请你们停止争夺了吗 ?”够了 ,她真的受够这两个互不放过的男人了。

在他们两人都因求之不得而痛苦时 ,他们有没有想过她 ? 他们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相互攻击 ,再把罪名全都由她去背负 ,并要求她独力承担 ,这对她来说 ,太不公平。

心虚自他的脸上一闪而过 ,但他很快地压下 ,“我不是争夺 ,我只是要你回来我的身边。”

“我不能。”她断然否决 ,并不想给他任何期待。

“为什么 ?”

恋姬一手指向他的心房 ,“你早就知道是什么原因。”当年他在向她求亲时 ,她就已经对他说过了。

他难忍地问 :“你当真不曾爱过我 ?”他曾说过他愿等她的 ,但即使过了这么多年 ,她还是不改初衷 ?

“我爱他。”她平淡地叙说着 ,仿佛 ,这个答案早已存在 ,只是没有人愿意去正视 ,也无人愿意承认罢了。

庞云怔大了眼 ,第一次 ,这么清楚地听见她所爱何人的这句话自她口中说出。

她仰起螭首 ,一瞬也不瞬地望着他 ,“我想你也应当知道 ,当年或许你是曾爱过我 ,但现今你的爱却已荡然无存 ,因为这些年下来 ,你早已由爱生恨 ,一味地憎恨着铁勒 ,你只是想赢得这场意气之争而已。”

在她清澈映人的眼眸下 ,庞云的喘息既重且深。

他不愿承认 ,她所说的是真。

他分明就知道她当年是为何而答应他的求亲 ,但他情愿装作无知也不说破 ,若不是贪求她能够忘了铁勒 ,他又怎会入局 ? 实际上 ,会有今日 ,一切也皆是出自于他的选择 ,这些年来 ,他不断地提醒自己他有多么地爱她 ,日夜反复温习 ,她是遭人夺走的 ,因为惟有这样 ,他才能告诉自己 ,他并不是恋姬为逃避铁勒而选择的替身 ,这样他才能有着继续追逐铁勒的勇气 ,也才能正视

着铁勒的双眼与他抗衡 ,若不如此——他走不到今日。

但是一径追逐着铁勒 ,并学习卧桑把个人放在家国之后 ,他却逐渐忘记了她的模样 ,他——

恋姬柔声地请求 :“放过我吧 ,我想好好地过日子。”

就连她的话也没听完 ,庞云奋力扭过头 ,转身跳下殿廊朝黑暗的园子里跑去 ,恋姬叹了口气倚靠在墙上 ,感觉她一直搁放在肩上的重担 ,似乎在这一刻忽然变轻了许多。

“二哥 ?”当熟悉的脚步声在廊上响起时 ,她微偏过螭首看向他。

“刚走的那个是庞云 ?”眼力甚好的铁勒 ,边走边望向园子远处那抹消闪在树间的身影。

“嗯。”他的表情令她有些好奇 ,“是你放了他的 ?”以他这副不想追的态度来看 ,庞云八成是他下令放的。

铁勒的脚步来到她的身旁停下 ,“父皇都已知情了 ,再关着他也没用。”

“为何你没有杀庞云 ?”无论是以旧恨还是政敌来论 ,照理说 ,铁勒应当是不会留着他的。

“你曾要求过。”他也和她一样靠站在墙边 ,与她一同抬首望着远方的星子。

恋姬顿时想起当年她确实是曾要求过他 ,但她记得 ,当时他并没有答允 ,其实她也知道 ,无论她的要求是什么 ,只要她说 ,他或许全都会答应。

他问得很犹豫 :“你们——谈了些什么 ?”

她轻轻带过 ,“一些往事。”不想对他说得太多 ,是不希望他又因庞云而再次悬着心。这些年来无论他上哪 ,他都会带着她去 ,之所以会如此 ,是因他从无一日稍减过的恐惧 ,她知道他总是害怕着有一天她会离他而去 ,或者是庞云会自暗地里冒出来将她带走。

但铁勒却很想知道 ,那些往事里包括了些什么 ,以及 她是否想回到庞云的身边。

“恋姬。”他禁不住想问 ,“你可曾——”

“嗯 ?”她微微侧过螭首看向身旁的他。

可曾爱过我 ?他无声地在心里问。

这句话 ,他问不出口 ,无论试过多少次他就是问不出口 ,因为 ,他怕所得到的答案 ,他将无法承受。他无法猜测出庞云在她心中的重量 ,但他清楚知道他在她心中所占的是什么地位 ,与她相处这么多年了 ,她还是唤他为二哥 ,她从不直唤他的名 ,或许在她的心里 ,他永远就只是她口中所唤的二哥。

以前 ,他以为只要将她留在身边 ,总有一天他便能将她的芳心掳获 ,以为只要将她捉牢一点 ,那么她便不会离开 ,可是她却以消极的态度来面对他所给予的 ,这些年来他恍然明白了一点 ,强迫地拥有 ,并不能拥有 ,所得到的只不过是失去而已。

或许在很久以前 ,他就已经失去她了 ,就从他强行将她带离京兆的那一刻起。

“二哥 ?”迟等不到他的下文 ,恋姬忍不住伸手轻推对着她沉思的他。

“没什么。”他收回已冷的意绪 ,借着不明的光影掩去脸上的那份痛苦。

“二哥。”在稍冷的风中 ,她忽地想起了一件事 ,“你要照父皇的旨意攻打北武国吗 ?”昨日所有的兄长们全都被父皇召至翠微宫 ,那时 ,父皇给了他一道口谕 ,可是他当时却没有说要不要遵旨。

铁勒音调沉沉地 ,“我还在考虑。”

“考虑什么 ?”有什么好考虑的 ,要是他不发兵的话 ,他将会被撤销所有封号王权军职。

“我母后。”他只是顾虑到一个人而已。

“啊。”恋姬恍然大悟地掩着唇，都忘了他的母后西内娘娘是来自北武国。

“我先进去了，你也早点歇着。”铁勒并不想提及这个话题，站直了身子就要往殿内走。

她伸手拉住他，“你不想去与父皇谈谈？”

“谈什么？”他们父子之间，还有什么可谈的？

“他苛待你的原因。”光从舒河的事件就可以知道，极不愿让父皇知情此事而加重病情的他，其实还是很爱父皇的。

铁勒心灰意冷地别开眼，“用不着了。”

自父皇下了那道口谕起，他便已明白过去的种种始末，也知道父皇要他亲征北武国的用意，在两方都心知肚明的情况下，他还需要刻意去问吗？他早就心死了。

“二哥？”为了他的神情，她有些不忍。

他避开与她的目光接触，“明日，我会去见母后，至于我是否会遵照圣意进攻北武国，我会斟酌。”

恋姬才想把他与父皇之间的事再问个明白时，他却跨步走进殿内，她凝视着他走得有些急的脚步，心中忽有所悟。

铁勒，在逃避她？



在思凉宫的宫阶上，冷天色纳闷地回过头看着站在阶上不走的铁勒。

“王爷？”不是说要来思凉宫看西内娘娘吗？怎么人都到了这里他又不进去？

雪白漫长的宫阶顶端，是座阳光照不进的阴森殿

宇,铁勒定立着脚步,往事像潮水一幕幕涌来,苍白美丽的母后、不快乐的母后、不曾抱过他的母后、渴望父皇再度踏进思凉宫的母后、因不得宠而思念故国的母后——过去种种不愉快回忆,像具具沉重绑缚在他脚上的枷锁,令他不知该如何说服自己踏出脚步拾级而上。

那日在清凉殿上聆听父皇口谕时,母后也在场,她也听见了代传圣意的冷天放大声说出,父皇要他率兵在百日内攻陷北武国的旨意,这几日来,母后为了他是否该遵旨出征北武国,也因即将不久于人世的父皇而过度悲伤,据思凉宫的下人们表示,母后曾自尽多次未果,情绪一直很激动的母后,更是下令不许宫人让他踏进思凉宫半步,她不要看到他这个即将率领铁骑踏平她故乡的敌人,也不想见他这名害她自诞下他后,她便再也无法获得圣上垂爱的皇子。

她将一切的错都归咎至他身上。

她是她的错吗?

“王爷,咱们进不进去?”冷天色走向他的身旁,忧心地看着他心事重重的脸庞。

铁勒收回漫游的心绪,在心中对要对母后说的话思索了一会,深吸了口气后拾级步上宫阶。

守在殿门前的宫人们,在铁勒即将进步殿内时,齐身横挡在殿前拦阻他的脚步。

“王爷,娘娘不许你——”

铁勒朝他们冷森一瞪,不怒而威的气势立刻将他们吓退两大步。

“还不快去通报?”冷天色在宫人白了一张脸不知该怎么办时,挥着手催赶着其中一人。

在宫人张惶地跑向殿内时,早料到即使通报也会被回绝不见的铁勒,也同时迈开脚步朝殿内的寝殿走去,

无视于殿内一千纷纷瞪大眼瞧着他的宫人们。

被迫前来通报的宫人 ,在通报了掖庭后 ,原本紧皱着眉心不肯答允的掖庭 ,在想赶走他时 ,不意在见到大步朝这走来的铁勒时 ,连忙来到寝殿内匍跪在皇榻前 ,向病卧在床的西内娘娘请示。

“启禀娘娘 ,刺王求见。”

“不见 !”不假思索地 ,纱帐后的西内娘娘立即回声驳斥。

掖庭为难地看着身后 ,“但——”

“母后。”已然来到寝殿内的铁勒 ,站在榻前淡淡地启口。

她扬高了音量 ,“我说过不见你 !”

“关于父皇的口谕 ,儿臣已自行定夺。”无论她听与不听 ,打算把话说了就走的铁勒 ,径自道出来意。

西内娘娘听了气息猛地一窒 ,忽地一改前态地伸手揭开纱帐。

“你想怎么做 ?”他——他已经决定好了 ?

铁勒继续道出 ,“依父皇口谕 ,进攻北武国一事 ,儿臣势在必行。”

“你——”西内娘娘震愕地瞪圆了眼眸 ,“不许你摧毁北武 !”

他眯细了眼 ,“母后情愿儿臣违抗父皇旨意被父皇革去一切 ?”她分明知道 ,不从圣意的话 ,他会有什么下场。

“不 ,我更不许你违抗你父皇 !”她更是勃然大怒 ,嘶哑地吼向他后 ,一时气息不顺 ,两手撑持着榻面频频喘息。

一旁的冷天色 ,不可思议地转首看向她。

“那——那王爷究竟该怎么做 ?”简直就是无理刁

难,不能这样又不许那样,她也别让铁勒这般无从选择吧?

铁勒面无表情地凝视着她因忿怒而涨红的面容,他发觉,他从没像现在这般清楚地看过自己的母后。

不只是方才她的那席话里的不为他设想,近三十年来的岁月里,她甚至也不曾说过爱他与否,她还是这么自私,这么的——无视于他。他明明就知道的,在她的眼里,就只有故国与父皇,他这个皇子,则不曾存在过,他怎会想在她身上索求什么母子情分?

自生下他后就不看过他一眼的她,是多么地想为父皇再添一名皇子,好藉此讨得父皇的欢心再获独宠,就连父皇要将年幼的他送至军旅时,她也没有出声反对过,当然,她也和父皇一样对在沙场上的他不闻不问,在他因此而受伤过太多回后,她刻意疏离与视若陌路人的作法,他早已看淡并命令自己别再去在意,也已经对此毫无感觉,只是,直至今日他还是很怀疑,她怎能为获得父皇的爱,抛弃自己的骨肉如此彻底?

“我不是颗左右为难的棋子。”铁勒定定地凝视着她的眼眸,决定无论她是否同意,他只为自己,“今日我来,不是想征求母后的同意或指示,我只是来告知。”

“告知什么?”西内娘娘边喘息边抬起头。

“圣命难违。我将在近日整军出发前往北狄,在与铁勒大军会合后举兵进犯北武国。”

她的脸孔当下青白交错,“你——”

冷天色担心地直拉他的衣袖,“王爷——”在这节骨眼上,他干吗说得那么直?

见她顺不过气来,铁勒的心不禁一软,犹豫了许久后,他跨步上前,才伸手向她,想为她拍抚顺息时,她却猛然抬起头来,眼底的恨意如溃堤江水。

“你这孽种——”她气若游丝,双眼忿毒,枯瘦的指尖颤颤地指着他,“当年生下你时,我就该亲手掐死你的——”她的下半生早已因他而毁,现在,他还要让她想回去的家国将因他而破,若是当年不生下他,那么也不会有今日的一切。

冷天色震惊地倒抽口气,半晌,他鼻酸地别过脸。

她——她怎能够说出这种话?她知不知道,她的这句话将伤铁勒多深?就连外人听了也会为铁勒感到心酸,她怎可以这样待铁勒?那是她的亲儿子呀。

铁勒的手怔在空中,无限悲凉在他的心底悄悄蔓延。

经这一击,即使他原本还对她存有一丝冀望,此刻也都化为乌有,被她彻底焚尽。他怎会忘了,在他放弃父皇之前,他最早放弃死心的人,就是她。

他麻痹地转过身,“儿臣告退。”

西内娘娘十指深深陷入榻上的锦被里,她紧咬着唇,看着这个只要一踏出宫去,不是让她的故国被毁,就是让她因子拖累而西宫娘娘之位再也不保的背影,在他转身消失在门边时,她的泪水忽如泉涌。

“娘娘——”不知该怎么办的掖庭怯弱地出声。

“出去,全都给我出去!”她失去理智地扫下榻上所有的东西,将眼前所能见到的东西捣毁砸碎,将一室的人们都给吓了出去。

聆听着身后传来阵阵清脆破裂的摔打器皿声,铁勒不回头地快步疾走。

“王爷——”冷天色边跑边跟在他的身旁试着劝慰,“王爷,娘娘定是伤心过度或是病糊涂了,你别把她的话当真。”

铁勒木然无言地大步走下宫阶,脚下的步子愈走愈

快,也踏得一步比一步重。

是真、是假,他心中有数,他不需要安慰,也不需找个地方躲起来疗伤,其实在来思凉宫前,他就该知道所得到的结果就将是如此,他根本就不该来这走这一遭。

“冷将军!”

冷天色霎然止步,回首远望着跪倒在宫阶上朝他放声大叫的掖庭。

“娘娘她——”掖庭连话都还未说完,便已掩面痛哭而出。

铁勒猛然回过头,在她的哭声中,隐隐约约的知道发生了什么,他的心房忽地狠狠一刺,在他意识到时,他已拔腿朝宫内飞奔。

“王爷!”也知道大概出了什么的冷天色来不及拦下他。

景色匆匆在铁勒的身旁倒退排掠,未至寝殿,里头已是一片此起彼落的哭嚎声,使得他愈是靠近,他的心便愈是拧挤撕绞地作痛,在排开齐跪在寝宫外头的男男女女后,他在寝宫门口处猛然定住脚步。

悬浮在寝殿中,那一双着白袜在空中来回摇晃的小脚,令他惊悚得遍身打颤,轰轰的心音直在他耳际作响,他动作极为缓慢地仰起头,视线一点一滴地往上挪移、再挪移,倏然间,他的眼瞳空洞地瞪大。

“娘娘——”同样也抬首看去的冷天色失声地掩住嘴,错愕之余,两脚受不住地跪倒在地。

铁勒颠颠倒倒地退了几步。

深深怀念故国,更爱父皇的母后,在这两难的局面下,她的选择,就是让他独自去承担罪人之名?

而更让他痛心疾首的是,至死,她也不爱他。

望着系在白绫下飘荡的母尸,铁勒受不了这个打

击 ,转身疯狂地觅路奔逃 ,凄厉嘶哑的狂吼声 ,转眼间响彻整座思凉宫。

“王爷!”被惊醒的冷天色急急站起身追去 ,并因他痛彻心扉的吼声 ,不住地掉下泪来。



“公主 ,求求你去跟王爷说说吧 ,他不能继续这样不吃不喝了。”冷天色哭丧着脸 ,不知该如何是好地在恋姬的面前不住地请求。

恋姬紧敛着黛眉 ,“他连我也不见。”她也想去劝劝把自己关在大明宫宫阁上的铁勒 ,可是无论她在阁外怎么对他劝说 ,他就是不开门。

已经三日了 ,距离西内娘娘自缢已有三日 ,为免此事刺激到父皇的病体 ,朵湛下令西内不许透露半点风声 ,这些天来 ,西内众臣为了西内娘娘的丧事在大明宫内来来往往 ,所有的事宜全都由朵湛一手张罗安排 ,就惟独铁勒不见踪影 ,他甚至也不来灵前守孝 ,这不仅让人人心中起疑 ,就连她也弄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我看——”他自告奋勇地拍着胸脯 ,“就由我去把王爷拉出来 ,然后由你去开导他。”

“不行 ,我怕他会杀了你。”也不知铁勒目前的心情是晴是阴 ,她还无所谓 ,别人就难保铁勒会不会拿来出气。

“那——那该怎么办?”冷天色的脸垮了下来 ,坐困愁城地低垂着头。

恋姬想先弄清楚原委 ,“那天 ,西内娘娘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

回想起西内娘娘在榻上所说的那席话 ,冷天色便不

由自主地屏住气息 ,他赶紧垂首面地 ,以阻止自己的表情泄漏半分情绪。

“西内娘娘是怎么伤他的 ?”据她的了解 ,他们的母子关系向来就很不好 ,因此她惟一所能猜到的就是这个。

他的两眼游移不定地凝视着雪白的地面。该怎么告诉她 ?说西内娘娘恨铁勒吗 ?他想 ,铁勒定不愿意把自己的心伤曝露出来让他人知道的 ,而且 ,就算铁勒没交代他要三缄其口 ,这种事 ,他也说不出口。

恋姬抚额深深长叹 ,“什么都不告诉我 ,你要我怎么帮 ?”一个不愿见人 ,一个不肯开口 ,她再怎么为铁勒心急 ,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握住他的手。”低垂着头的冷天色忽地开口。

“什么 ?”

冷天色抬首望着她 ,两眼蓄满了恳切。

“握住王爷的手 ,这样 ,就很够了。”愈是不怕孤零零一人 ,愈是习惯了孤寂的人 ,也就更渴望有人能够陪伴 ,铁勒他 ,长久下来已习惯了不把它说出来 ,也就变得更说不出口 ,只要坐在他的身边握着他的手 ,与他掌心相依静静陪伴着他 ,这对所求不多的铁勒而言 ,已是太过足够。

他的话 ,恋姬有些明白 ,因为她也和冷天色一样 ,都是站在铁勒身旁最近的人 ,她知道铁勒所惧的是什么 ,渴望的是什么。

她转首看向殿内通往宫阁的木阶 ,缓缓走至阶底 ,一手提着裙摆小心拾级而上 ,年代久远的木质阶面 ,发出刺耳的吱喳声 ,声声盘旋在昏暗不明的阶道上。

来到宫阁的门前 ,她一手抚在门扉上 ,另一手正欲轻敲门面时 ,不知何时已撤锁的门扉已缓缓敞开。

高高耸立在大明宫宫上的宫阁 ,晚霞自四面八方的窗扇透了进来 ,将里头照耀得金黄炫眼 ,不适应光线改变的恋姬抬起一手 ,遮去一时之间无法直视的霞光 ,在指隙间 ,夕阳奔腾直来所造成的光彩 ,像团红艳艳的焰火 ,她微眯着眼 ,在架空于阁外的阁廊上 ,她看见铁勒动也不动的身影。

她轻缓而来的脚步 ,并没有惊扰了铁勒 ,她来到他的身旁与他一同坐下 ,又急又冷的西风扑面而来 ,令她打了阵哆嗦。

凝视着远方层层峦山的铁勒 ,出声打破这片宁静。

“这些年来 ,你不曾对我笑过。”他的声音显得很淡远 ,“在我身边 ,你痛苦吗 ?”在他身边的人 ,总是痛苦的 ,已死的母后 ,想走出他阴影的野焰 ,还有她 ,他们都因他而受苦。

恋姬讶异地转首看向他 ,没想到他竟会问这话。

“告诉我 ,你的第二个愿望是什么 ?”他似乎也不知道她的答案 ,半晌后又继续再问。

她辗转想了很久 ,“我想回到从前。”

记忆之所以会美丽 ,是因为它已经逝去 ,故能恒久的停伫。

花了多年告别了她负疚的那部分后 ,她想回到在嘯月夫人府上吹笛的从前 ,那个时候 ,没有因爱而受伤的心 ,没有那么多的宫争是非 ,他们只有彼此 ,无论他们是否将对方视为兄长或是妹子 ,他们都以一种只有他们才能意会的方式相爱 ,她很想抛开眼前的一切 ,忘了自己的身份 ,与他 ,一起厮守。

萧飒的西风倏地急涌而至 ,在那片刻间 ,除了风声外 ,他们的双耳皆听不见其他的音韵 ,她看见他的嘴角动了动 ,不知在说些什么 ,待风停后 ,她只听见他平心静

气地开口。

“去找庞云吧。”他决定成全她的心愿。

恋姬怔了怔，忙伸出手握住他的，但在她接触到他冰冷的掌心时，他却轻轻将她拉开。

“你若爱他，就去找他吧。”

“二哥——”恋姬急忙倾身向他想看清他的眼眸，没正视着他的眼，她不相信他所说的是他的真心话。

铁勒整了整衣衫站起身来，“我将遵照圣意攻打北武国，今夜，我会率后备军团起程北上。”

“可是西内娘娘才——”守孝期间都还未满他就要出征？

“老七会帮我办妥的。”朵湛都已代他独自掌理大明宫那么久了，把事情托给朵湛，他很放心。

“等等。”她蓦然察觉不对劲之处，“你不带我去？”以往无论他要上哪，哪怕是上战场他也会带着她去，怎么这一次却没提到？

他回过眸来，仔细地看了她许久，“我不会再将你强留在我身边。”

他说什么？

恋姬在他走近她时讶然地张大了水眸，某种想要抵抗的感觉，正一点一点地入侵着她。

“你收着。”铁勒拉起她的柔荑，将不离身的刺王印信放在她掌心上，并且合上她的掌心，“若是皇后能够谅解，那么你就回凤藻宫，皇后要是还是记恨，你就留在大明宫，往后这座大明宫是属于你的了。”

“我的？”恋姬惶恐地拉着他的衣袖，“你呢？你不回来？”为什么他要把话说得像是永不会再见面一样？为什么他不听听她的意见，就自顾自地作了决定？

铁勒伸手细细抚摸着她的脸庞，珍爱地看着她，尽

力想将现下所见到的 ,全都深烙在心底。

母后已死 ,他与天朝再也没有任何牵系也再无羁绊 ,藏了那么久 ,他始终藏着的那个秘密 ,他终于可以告诉她了 ,可是现在 ,他却不再想说。

虽然爱她的心从未变过 ,但他已不想再去猜测她的心上是否有庞云的存在 ,也不想再像这般束缚着她 ,他不想 ,日日所见的 ,就是她的不快乐与他们之间的距离 ,他要的 ,是温热的、全心全意的、无后顾之忧的她。

在将她带至北狄时 ,他便已知道 ,以这种方式得到她 ,他将无法将她的心留住 ,这些年来 ,他徘徊在放手与不放手间迟迟不断 ,为的就是希望有天她能真正属于他 ,可是 ,他等不到 ,无论他再怎么等待他就是等不到 ,或许是因为她已不再爱他了 ,也或许他对他的情已冷淡下来 ,不管原因为何 ,她终于回到了她想回来的地方 ,也见到了她最想见的人 ,他还想等她什么 ?

就如她所愿 ,回到从前 ,让一切都回归到原点 ,什么都不曾有过 ,回到他头一回进啸月夫人府前 ,回到他不存在她的生命中的那段时光。

离开恋姬起身走向前 ,两脚在廊上站定 ,铁勒微眯着眼 ,自大明宫宫阁俯瞰这座在夕阳下显得端丽辉煌的皇城。

琉璃瓦、黄龙墙 ,绿釉翘角、金檐阁楼 ,一檐一柱层层叠叠耸立横卧 ,精巧繁复地堆垒成一座错综复杂的迷宫 ,深陷其中近三十载 ,权力欲望推动他步入走不出的迷魂阵 ,亲情爱情使他负伤累累 ,当他拖着疲惫的步伐终于走至尽头 ,他总算明白 ,这些年来那些求之不得的、得而复失的、失之交臂的 ,都只是这座深邃美丽的皇城所织造的幻景 ,他就是因为太过孤寂、太过渴望了 ,才会为之所惑。

该是离去的时候了。

秋末的西风，飒凉地拂拭他的面庞那一刻，他决定，将爱恨妒怨全都放下，再还给自己一个不必背负任何罪责或是错误的自己。

“二哥——”当他与她错身而过，迈开了步伐大步走向阁门时，不明所以的恋姬急迫在他身后。

他低沉地喝住她的脚步，“别过来！”

她匆忙的脚步因此而停下，进退不得地站在他身后，凝望着他此时看来格外孤单的背影。

“珍重。”铁勒深深吸口气，慎重地与她道别后，不回头地跨出步伐。

那一瞬间，仿佛有种东西正自她的身体抽离开来被他带走，她一手抚着抽痛的心房，甚想开口唤回他离她远去的脚步，可是紧涩的喉际却发不出声。

冷天色说，握住他的手。

踏在木阶上的足音愈走愈远，他就要走远了，可是她却来不及握住他的手，不，她曾试着想握住他，但他却冷淡地将她推开。

一步一声，他踏在阶上的脚步那么沉、那么重，他会不会停下脚步来？会不会回头望一望她？若是她开口叫他不要走，他是否会为了她而留下来？

都没有。没有停顿，也没有犹豫，毫不回顾地，在黑暗的阶道中，他一步步地走出她的生命。

她还没告诉他呢。

他还不知道她爱他。

夕阳缓缓沉落在西天的边境，暗紫与深红笼住了整片天空，也渗进空旷的宫阁内，恋姬怔站在逐渐幽暗的阁内，回荡在她眼前的，是铁勒背对着她离去的背影，她紧紧环抱住自己，任无声的泪，自两颊滑落。

8

咆吼呼啸的风势 ,挟带着盛大的飞雪袭来。

记忆中的笛音已远逸在岁月里 ,迎着凛冽的风雪 ,铁勒重新睁开双眼 ,在撼人心魄的杀敌声中回到战场上。

孟图与孟戈联手欲将铁骑中军围困失败后 ,铁勒便带着中军一路追打着不断往王城撤退的孟图父子 ,直至王城城畿外时 ,他首先亲刃曾派人伏袭恋姬的孟戈 ,再继续追击孤军奋战的孟图。

就在铁骑大军即将兵临城下之际 ,孟图所带领的人马在进城之前仍不放弃抵抗 ,决意在城外缠住铁骑大军 ,好让孟图能够趁机逃进王城。

“王爷。”佐参军策马来到位在后方观战的铁勒旁向他请示 ,“已经快到北武王城了 ,还要追吗?”

铁勒的双目四下搜寻 ,“孟图人呢?”

“正准备趁乱逃进王城。”他伸手指向不远处的王城城门 ,就见深深紧闭的城门已开启了一道门缝 ,城内的人正打算将无处可逃的孟图接进城内。

铁勒抬首看了看早已照他指示完成围城准备的左右翼两军 ,而后在心中估算了一会。

他边说边扯动马匹的缰绳 ,“命前行军破城 ,破城后 ,中军随我进城。”

佐参军忙把他拦下，“不等冷将军将后卫军带至这里增援吗？”冒冒然地就进城去，这实在是太过冒险也不符合他的作风。

“不必。”必须趁元气大伤的孟图还未来得及喘气时，一举攻下王城，不然孟图若是和留在城中的城兵联成一气，到时要攻下就得花上时间了。

佐参军怎么想就是不赞成，“可是万一北武王早有准备，打算等大军进城后就将大军困在城里怎么办？”

“就算被困，城外也还有前行军和左右翼两军，我军的胜面还是较大。”他当然知道北武王就等在城里头，就是因为如此，他才刻意要进城，他不能失去这次与北武王面对面的机会。

“那——”无法违抗他的佐参军只好退一步要求，“那就由属下代你进城吧。”他若是执意要现下就进城，那也不能由他这名最重要的一军之帅作为先发。

铁勒不改变初衷，“我要亲自拿下这座城。”

“可是你的安危——”一个头两个大的佐参军直皱着眉，恨不得现下冷天色能够在这帮忙说服他。

想争取时间的铁勒，烦不胜烦地瞪他一眼，“还不派令下去？”

“是——”他只好把所有谏言全都咽回肚子里。

“慢着。”

正准备离开佐参军连忙停驹。

铁勒反复地吸气吐息，试着不让自己看来很紧张。

“恋姬——醒了吗？”随着战况的演变，每当中军往前推进时，冷天色押阵的后卫军，总会与中军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跟着前进，并且不时派人来向他通报恋姬的伤势状况。

佐参军遗憾地向他摇首，“截至目前为止，冷将军还

未派人来通报十公主苏醒一事。”

还没有,她还没醒来——

她会不会就此不再睁开眼看他了?

朵湛日夜等待楚婉醒来的模样,忽地浮现在他脑海中,以往,他一直不明白朵湛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来等待,而如今,他却深刻地体会到,那是怎样蚀心刻骨的痛。

“王爷?”还在等他话的佐参军轻轻出声提醒他。

他振了振神志,“去吧。”

不久后,在前方的前行军已摆出破城阵式,准备出阵破敌王城时,铁勒飞快地策马疾驰,准备与中军在前行军后头接手入城进攻。

飞窜在雪地里的马蹄声,听来很沉重,仿佛这片冰封千里的雪色大地是座心房,达达的马蹄声则是它规律的心音,周遭扰攘的干戈金鸣,在疾驰的速度中听来变得很模糊,可是他的耳畔却依然清晰地存留着,恋姬汲着泪对他说出的那句话语。

她说,她只是想一起厮守。



半昏半醒,浮浮荡荡的梦境里,卧桑凑近了脸庞这么对她说。

“千万别让铁勒攻陷北武国。”

卧桑的身影忽如轻烟急速卷去,铁勒的侧影冉冉浮现在她面前,他转身朝一旁扬手,大声斥令着。

“去挑百名精锐,立刻护送十公主回京!”

温热的鲜血如泉,纷纷自她脚底涌上,她低下螭首,摊开染血的双掌怔怔地凝视着,耳边,离萧的叫声是那么凄厉。

“十公主！”

血海忽地变了色，冰蓝蓝的，清脆一声，不知是谁的泪滴进了冰凉的梦湖里，缓缓荡漾的涟漪把离萧的面孔模糊了，过了一会，风波稍停，湖面又再度平滑如镜，湖心中，清映出俯着身子哽咽低语的铁勒。

“我们重来过，把那些都忘了，我们重新来过——”

漫天的黑暗笼罩了下来，人影顿失，再无人语，环顾四周幽冥无限，迷失在黑暗中的她，清楚地听见自己快速的心跳声，冷汗涔涔流遍了一身，她试着想张口呼喊，却不知该唤谁的名，不意一瞥，前方有道渐行渐远的身影，不假思索，她拔足追了上去，在他快消失在黑幕的那一端时，她紧张地伸出手，想撕开眼前那片即将分隔他们的黑幕，就在那时，他缓缓回过头来，她看见他的侧脸——

铁勒！

是他，她所寻找的人，不就一直是他吗？

恋姬蓦然睁开双眼，刺目白亮的光芒照进她的眼底。

“公主？”离萧惊喜莫名的声音传抵她的耳畔。

她眨了眨眼，浮动的眼瞳无定点地漫游着，神智一片模糊。

凝聚了视线后，离萧关怀的脸庞就近映在眼前，恋姬试着想移动，胸口所传来的刺痛令她蹙紧了眉心，同时也让她想起了一切。

受卧桑之托，她来到了北狄，见着了铁勒，也挨了一记冷箭，铁勒他说——

“公主，你别动，我这就去叫军医。”终于放心中一块大石的离萧，掩不住满脸的欣喜之情。

“二哥——”她微侧过螭首，在空荡的帐内来回地看

过一回 ,再将水眸调至离萧的脸上。

欲走的离萧止住了走势 ,头痛地皱紧一双眉。

她半撑起身子四处探看 ,“二哥人呢 ?”他怎么不在她身边 ?对了 ,他在征讨北武 ,目前战况如何 ?也不知她睡了多久 ,他是否已经攻下北武王城了 ?

“王爷他——”说与不说皆不是的离萧显得很为难。

“他在哪里 ?”她注意到了他的异样 ,同时营内太过安静的气氛 ,也激起她心中丝丝的不安。

“他——”该告诉她吗 ?她好不容易才醒来 ,万一说了影响到她的伤势怎么办 ?

“冷天色 !”支支吾吾半天却还是吐不出她所要的答案 ,愈想愈觉得不对劲的恋姬 ,索性扭头直接朝帐外大喊。

“公主 ,冷将军——”萧离只好硬着头皮开口 ,“方才率后卫军前去增援了。”

“增援 ?”她的心房倏然一紧 ,伸手紧捉住他的衣袖 ,“二哥现下人在哪里 ?”铁勒会需要冷天色的增援 ?铁勒出了什么事 ?

他忙安抚着她 ,“公主 ,你先别着急 ,等军医过来先为你——”

“快回答我 !”恋姬大声截断他的话 ,过于激动造成血气不继 ,使得她脑中昏茫了半刻。

不想再刺激她的离萧只好赶忙道出 ,“王爷已经率军进抵北武王城 ,目前敌我两军已在城内相逢。”

铁勒已经进城了 ?

她甩甩头 ,清智清醒了一些 ,脑中转想了片刻后 ,便一手按着胸口吃力地下榻穿鞋。

“公主 ,你不能——”离萧被她的动作急出一头冷汗 ,直想将她扶回榻上。

“我要去救他——”眼下铁勒是生是死也不明，她得快点赶到他的身边，要是去迟了——不可以的，她还有好多话还没对他说，她——

离萧拉着她不肯放手，“不行，你不能在这时犯险离营！”在鬼门关前徘徊了那么久，她才捡回一条命，伤势都还未愈，别说想救铁勒了，她能不能上路都还是个问题，况且，铁勒吩咐过，她要是出了事，铁勒将会对卧桑——

“放手，我要救他。”她虚弱地想挣开他，不意脚下却被积雪绊了绊。

眼明手快的离萧忙接住她，并将她半拖抱至怀里，倚在他臂中的恋姬气喘着气抬起头来，恳求地望着他。

她的眸中泛着泪，“求求你——”明知道铁勒就在那里，她不能什么都不做，最起码，也要让她亲眼再见他一眼，让她知道他安然无恙，她不能在这枯等消息，这太折磨了。

“我——”离萧犹豫了许久，末了，深叹了一口气，“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准备。”

雪妆点点，山舞银蛇，这场飞雪下得他心烦意又乱。

收到左右翼军通知后，便自私带兵前来增援的冷天色，一掌拨去覆在脸上的薄薄雪花，再次仰首直盯着近在眼前紧闭的王城大门。

里头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那两票该死的左右翼军，送来铁勒受困于城中的消息后，便一声也不吭了，就连个下文也不告诉他，害心里十五个水桶的他在大营里差点没急疯，直怕铁勒有个万一，甚至甘冒着大罪私带着后卫军前来增援，结果才来到城下，全军马上被告知不准破城救帅，必须跟他们一样全都待在城外静候铁勒的指示。

眼看时间一点一滴逝去 ,都等这么久了 ,他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

一片恼人的寂然中 ,参军的声音悄悄在冷天色的身后响起。

“将军 ,大营有人来了。”

“没有我的命令 ,是谁敢擅自离营 ?”又急又气可又找不到发泄的冷天色 ,在听了后 ,怒气冲冲地回过头来喝问。

“她。”参军木然地指向来者。

他差点没瞪突眼珠子 ,“十公主 ?”她不是应该躺在大营里吗 ?

在百名精兵的护卫下 ,与恋姬同乘一骑的离萧 ,一手抱紧她一手持缰策马 ,在纷纷让道的后卫军中 ,往位在城门前的冷天色而来。

已经够烦的冷天色首先冲着不要命的离萧大吼。

“离萧 ,你怎么可以——”要是被铁勒知道他带恋姬来 ,他准玩完了。

但他声讨的全文还未说完 ,满腹怒气的恋姬已出口大声质问 :

“冷天色 ! 你还待在这里做什么 ?”都什么节骨眼了 ,他居然就在城外袖手旁观也不进城去救铁勒 ? 他不是来增援的吗 ?

“我——”冷天色的气势顿时少了一半 ,含在口中的话也说得模模糊糊的。

恋姬气急败坏地问向他 :“为什么不进城营救二哥脱险 ?”

“王爷他——”冷天色无力地垂下头 ,“他不许我带兵进城——”铁勒不许他插手城中之事 ,更不许他妄动后卫军任何一人 ,他再怎么心急想救人也是惘然。

什么？

恋姬瞪大了水眸，在错愕之余，怎么也想不通铁勒的用意为何。

她咬咬牙，“冷天色，我命令你，马上进城救人！”不行，她不管铁勒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她没有办法就这么袖手旁观置他于险地。

冷天色紧抿着嘴不发一语，而在他身后的后卫军，也同样无人敢遵从她的命令。

恋姬难以置信地问：“还不去？”

“公主，铁骑兵只听从王爷一人号令。”离萧适时地在她耳畔小声提供无人愿听她号令的原因。

她一怔，再次看向不愿施发号令的冷天色，并仰首环视他身后如人偶般杵立不动的整支后卫军所有兵士。跟在铁勒身边那么多年，她怎会忘了，这一只由铁勒亲手创立的铁骑大军，不受天朝世宗指挥，却视铁勒的只字片语有如圣谕，若无铁勒令谕，纵使他们在沙场上再勇猛无惧，此刻也只是少了操控者的人偶——

慢着，令谕？

伸手探向怀中，她拿出自从铁勒给了她后，她便贴身收藏的印信，低首看了金质滢澈的印信一会，她深吸口气，一手举高手中的刺王印信。

“后卫军听令，即刻随我进城！”

见到了有如铁勒亲谕的印信后，冷天色如释重负地松口大气。

“得令！”终于给他逮着借口可以进去救人了。

当下马声嘶啸、人声杂踏，得令后的冷天色忙指挥着下属准备破城救帅，但在人人忙碌的这当头，离萧的面色却愈来愈凝重。

他略为松开环抱着恋姬的左手，摊开手看去，掌心

已被恋姬自伤处淌下的血水濡湿 ,照这情况来看 ,她想必是已经扯裂了快要愈合的伤口 ,而这般环抱着她 ,也可感觉到她的身子不再像是初离营时的冰冷 ,她的身子烫热得吓人。

“公主 ,你就别再勉强了。”当恋姬疲惫不适地往后靠向他时 ,他忍不住想劝劝她。

“别管我 ,进城——”她喘息地摇首 ,两眼直视着前方准备破城而入的兵士。

“但——”

“我一定要亲眼见到他——”眼前 ,视线有些看不清 ,她握紧双拳 ,直将指尖刺入掌心里 ,试图振作愈来愈模糊的神智。

离萧忽地摇了摇她 ,“公主 ,事情有点不对劲。”

“不对劲?”几乎快闭上双眼的恋姬眨了眨眼。

“城门无守 ,北武王弃守城门。”他一手指向轻而易举就遭前行兵力打开的城门。

怎么回事?

恋姬不解地望向敞开的巨大城门 ,和在门前面面相觑的众人们 ,而后心神一凛。

她飞快地下令 ,“全军暂缓 ,把冷天色叫过来。”

事实上 ,并非北武王弃守城门 ,而是——无暇可守。

铁骑中军在攻进城内后 ,铁勒便与回头抵挡铁骑中军进城的孟图在城心中相逢 ,展开另一场雪地厮杀 ,就在孟图不敌之时 ,一直守在王城宫中的北武王终于带兵出宫 ,紧急赶至救援 ,然而 ,铁勒却刻意当着赶到的北武王面前 ,硬是一剑削下孟图的人头。

原本人人都以为 ,亲眼目睹王弟惨死的北武王 ,会发狂地号令城内全军猛攻 ,可是北武王没有 ,他只是下令全军不许妄动 ,而铁勒 ,也是命铁骑中军在他没有进

一步的指示前 ,不许有半分动作。

战线架在弦上一触即发 ,但 ,数个时辰以来 ,两军仍是持续保持对峙的状态。

带兵御宫的北武王 ,坐在马上不语地瞧了瞧天色 ,即使明知北武国存亡已在旦夕 ,他仍是没有与铁勒交手的打算 ,但再也等不下去的北武副帅 ,在见了北武王不动如山的脸色后 ,终于打破沉默忍不住向他催上一催。

“王上 ?”就算天朝刺王占了绝大的优势 ,但他们也还是可以做最后一搏啊。

北武王没有答腔 ,两眼直视着前方不远处的铁勒 ,不久 ,他首先扬手命身后众兵不许妄动 ,再独自策马来到对峙的两军之间 ,那座广阔的城心广场。

在另一方 ,本来被悬宕的气氛弄得一颗心七上八下的佐参军 ,乍见北武王如此大胆的行径后 ,立即如获特赦地在铁勒的身旁向他请示。

“王爷 ?”眼看就只差一手了 ,只要在这里拿下了北武王 ,那么这场战事的赢家就属于他们天朝这一方。

自进城后就一径保持沉默的铁勒还是不出声 ,半晌 ,无视于佐参军的阻止 ,他也仿效北武王的举止 ,只身一人策马来到城心 ,将为他捏了一把冷汗的大军远远抛在身后。

两雄对立。

穿窬在密雪中的两道视线 ,是识英雄重英雄 ,抑或想藉此探得对方底细 ,再寻隙破敌 ? 没有人知道。

皑皑雪花无声地落下 ,漫在两人之间 ,像道帘幕。

呼出来的气息化为白烟淡雾 ,寂静中 ,铁勒忽地一手脱去顶上的头盔 ,露出整个面庞昂然直视北武王 ,北武王怔了怔 ,暗自攥紧了握住缰绳的掌心。

乍进而出的箭啸 ,蓦地划破紧绷的弦 ,电光火石间 ,

自天际落下的长箭直立在他们两人之间，北武王座下的良驹受惊，起蹄站立嘶声狂啸，无论是急于控马的北武王或是抬首寻找发箭者的铁勒，对此突袭皆毫无心理准备。

一时之间，谁是来者，敌我皆不明，后头早已是蓄势待发的两军人马，经这突来的一变，两方随即躁动了起来。

“保护王爷！”

“为王上护驾！”

埋伏在远处城上的冷天色，惊见城中变化，连忙转头寻找是哪个捺不住性子，未得令就先行放箭的下属。

“哪个蠢才——”这下好了，弄巧成拙，不但没帮上铁勒的忙，反而是大大帮了个倒忙。

大惊失色的恋姬扯开了嗓：“立刻去救人！”

“公主——”离萧扭过头，来不及拦住说完话就冲下城楼，私自拉了马就朝城心奔去的她。

碍于城中敌我两方交杂，城上的弓箭手无法布阵，后卫军只好先行包围城心外围再缓缓逼进城心，但此时，城心中的两方人马已激战起来，犹如锅中滚煮的沸水，杀气腾升至顶点。

刀林箭雨中，伏在马背上急驰的恋姬，紧捉住马身不让自己掉下马，在两旁精锐的开道下，眼看她就将抵达已成杀戮战场的城心，但就在她驰近城心时，她赫然发现，铁勒仍是和方才一样静坐在马上动也不动，而在北武王身后攻向铁勒的兵士，正扬起了大刀冲向铁勒。

“离萧！”眼见铁勒竟不扬剑抵抗，恋姬连忙朝身后一喊。

早已架箭在弦的离萧，在急驰中，松手脱箭，一箭直取袭向铁勒的北武兵士，但他射中的，却是前来阻止自

己座下兵士袭向铁勒的——

北武王。

时间凝结住了 ,所有的箭啸刀吼风雪光影人声 ,全在这一刻静止。

铁勒瞪大了黑眸 ,静看着眼前这缓慢的一幕。为保护他而中箭的北武王 ,斜倾了身子坠马 ,跌至雪地里后 ,白净的雪地染上了一层令人惊心的血红。

“十公主 !”离萧的急喊声紧接着传来。

铁勒震了震 ,回头一看 ,驰向他的恋姬已不支地坠马落地 ,静静伏卧在雪地的另一端。

跃下马匹 ,定立在负伤的北武王与恋姬之间 ,铁勒没有动 ,城心中交战的双方兵士也全止住了动作 ,齐首看向雪地里的那三人。

在赶来的离萧搀扶下起身 ,恋姬强忍下胸口的剧痛 ,抬眼看向毫无动静的铁勒 ,但就在她的视线不意越过铁勒 ,来到他身后为疗肩上箭伤 ,被脱去铠甲袒露出胸口的北武王身上时 ,她倏然一怔 ,仿若青天霹雳。

她失声地掩住嘴 ,“老天——”

“公主——”离萧使劲地扶稳她 ,被她衣衫上的血湿吓得心惊胆跳。

恋姬置若罔闻 ,挥开身旁的离萧 ,跌跌撞撞地来到铁勒的面前 ,伸出双手忙不迭地除去铁勒胸前的铠甲 ,再一把拉开他的衣襟 ,而后 ,她的双眸止不住地怔大。

“不——”她颤抖地撤开两手 ,直朝他频频摇首 ,“这不是真的——”

铁勒依旧不语 ,面无表情地凝视着她。

她再回首看向近在眼前的北武王 ,负伤躺在兵士的怀中的他 ,有张酷似铁勒的面孔 ,在他赤裸的胸前 ,位于心口处的位置上 ,有个和铁勒一模一样的黑色弯月胎

记。

恍然大悟的恋姬脚步凌乱地颠退了几步，茫然环顾血光处处的周遭，与眼前所目睹的这一幕，她忍不住流下泪来。

这竟是父皇一手安排的悲剧。

“父皇——”她仰起头，痛楚地惊叫，沉痛的回声，在雪地里回响了一遍又一遍——

卧桑不要铁勒攻下北武国的原因，在今日，她终于明白。



所谓的秘密，不过是母后心上的一段记忆。

回溯的时光河川开始流动，回到铁勒尚未来到人世的从前。

继承天朝大统十六年来，竭力繁荣国内并稳定朝政的世宗，将自己的天下打理得富饶民强，但在对外的武功方面，除了持续对外扩张版图外，世宗并无特别轰轰烈烈的作为，因此，世宗极为渴望能在史上留下一笔辉煌的功业，尔后，或许千古不垂，或许万世称颂。

极目天下，连年征战的西戎小国不足为敌，南夷西蛮，不过是摆不上台面的两只蛮族，北方各族则尽纳与天朝齐名的北武王麾下，那名初接国祚，即将北武国文治武功推至极盛的北武王，令世宗有如芒刺在背。

那年盛夏，北方天候异常炎热，导致北方大量融雪，北武国国内处处水患成灾。

该是拔去这根芒刺的时候了。

当北武王广向旗下各支族纳粮赈灾时，世宗亲赴北狄，携来了大量赈援，北武王虽有疑于他，但因国内灾情

告急,也只能接受天朝这份善意。随着世宗在北武国境内处处释出善意的救灾表现,北武王渐渐撤去了心房,对世宗仁德感佩于心之余,进一步与天朝缔约结盟,誓言边疆撤防,永结同好,共享太平。

但这份和平维持得并不久。

同年初冬,世宗破盟毁誓,无预兆地率天朝大军御驾亲征北武国,因天灾元气大伤正待回复的北武国,对此变措手不及,为时已晚地想巩固已撤防的边境,却遭天朝大军一举击破,眼看,大军即将兵临北武王城。

在那时,北武王后宫中有位深受北武王宠爱的妃子,自世宗上回携援来到北武国时,便已疯狂地爱上了世宗,当天朝大军攻陷北武王城时,没与后宫嫔妃一块随北武王自王城撤逃的她,不惜抛弃一切,投入多情的世宗怀中,而世宗也将她视为与北武王交战外的另一场胜利,将她带回天朝大明宫,并策封为北妃。

北妃所得到的珍宠很短暂,她美丽的梦境,只到铁勒出生为止。

听闻铁勒来到人世的消息,喜获次子的世宗先是策封北妃为西内娘娘,再大肆摆宴大明宫,那夜,世宗满心欢喜地亲自前来大明宫的榻前探视,但就在乍见襁褓中的铁勒时,他的笑意自唇角隐去。

睡梦中的那张小小面孔,怎么看,也不像他。

面对那张轮廓面孔都不与他肖似的世宗,虽然心中有所犹疑,可又无法确定,于是他背着西内娘娘,暗地里召来太医与亲近西内娘娘的宫女太监,反复推算着西内娘娘受孕与怀龙子的日数,再怎么算,都在在显示了,铁勒确是他的亲骨肉。

可是世宗就是无法驱逐心头那只名唤怀疑的暗鬼。

渐渐的,世宗变得鲜少出入大明宫,也再没去看过

铁勒 次年 ,世宗新纳了来自遥远南方的绝世美人南内娘娘 ,并为新宠的南内娘娘在南方盖了座幽兰宫 ,每至天寒 ,必带南内娘娘南下避冬 ,而遭冷落西内娘娘 ,则独自一人守在大明宫中 ,日日夜夜活在铁勒的身世有朝一日将会曝露的阴影里。

她不敢告诉世宗 ,他眼里所藏着的怀疑 ,是对的。

她是在来到大明宫后才察觉自己有孕的 ,蓝田种玉者 ,并不是她所深爱的世宗 ,为此 ,她曾想过打掉北武王的遗祸 ,但在群妃并起美人环伺的后宫中 ,她这名初来乍到的新妃毫无地位可言 ,急于巩固自己的地位的她 ,必须趁着皇后扶育年幼的太子 ,而她正值得宠的这个当头 ,为世宗诞下龙子好在后宫中争得一席之地 ,于是 ,她选择留下了铁勒。

只是铁勒诞生的日期 ,再怎么算都会启人疑窦 ,为了瞒天过海 ,她自北武带来的两名侍女 ,日日喂她服食缓胎之药 ,眼看临盆之日将近 ,她仍是不放弃拖延日子 ,直至临盆时限已过 ,只差数日就达到安全的日期 ,她依然不愿诞下铁勒 ,苦苦一味拖延得几乎丧命 ,最终 ,她总算是在她所要的日子里临盆产子。

时光之河停止溯游 ,关于西内娘娘诞子的记忆停在遥远的从前 ,铁勒张开双眼 ,来到河中顺川而下。

时光推至他七岁时 ,在他被父皇送去北狄前的那个冬夜。

将这个秘密告诉他的 ,并不是母后 ,因为母后即使是做梦 ,也不会将这极力想隐瞒的秘密说出口。然而在母后身旁 ,两名伴随着母后的侍女 ,不忍见他因受世宗冷落 ,故而有想回故国念头的母后长年累月苛待 ,在那夜 ,当他因即将被送去北狄 ,独自一人躲在寝殿一角哭泣时 ,她们将他拉去了四下无人的暗处 ,在他耳边字字

道出众人所不知的秘密。

铁勒的泪水凝滞在脸上,他不信,纵使她们说得再怎么真,他还是不信,只想当这是一场噩梦,但在次日清晨,他发现两名侍女,一人毒发陈尸在殿内、一人不知所踪,而命人前来清理殿内的母后,她脸上那神秘的笑意,令他不寒而栗之时,他明白了自幼以来母后待他的种种所谓何来,也了解了冒死告知他的两名侍女,因他付出了什么代价。

自那日起,他遗忘了该怎落泪。

嘶啦一声,母后的笑意消逝在川水中,他再度顺水前行,来到已成年的数十年后,那一日,父皇采纳太子卧桑之荐,钦点刺王铁勒派驻北狄边防。

下了朝后,在寂静无声的翠微宫宫廊上,卧桑一边在他的耳畔低语,一边在他手心写下四个字。

北武王子。

铁勒震愕莫名,不知他是如何知晓这个秘密的。

卧桑的脸上带着笑,会发现这个秘密,其实并不是偶然。

原本,他只是为父皇长年待铁勒冷淡如冰的态度有所疑惑,他一直都很想找出原因,在但父皇那边,无论是明问或是暗示,他得不到答案,因此在这回前去北狄巡视时,他刻意腾出时间,在北武国边境寻找一名当年自大明宫私逃而出,尔后消声匿迹的侍女,但他没想到,在那名侍女身上耗费了千金哄她开口后,他所得来的答案竟是如此。

这个消息,不能见光,一旦有第二者知情,天朝难保不引发一次动乱,而他一直都想保护的铁勒,将在父皇发觉为西内娘娘所骗为敌育子之后,立即成为父皇的刃下之魂。

为此 ,当他走出那间侍女所住的小屋时 ,他命离萧进屋去 ,当离萧再次走出小屋时 ,屋内中人 ,失去了所有生息。

回朝后 ,他刻意点明铁勒派驻北狄 ,为的就是让铁勒能够一手掌握北狄的情势 ,如此一来 ,只要铁勒不兴兵北武国 ,那么父皇也无法造成铁勒与北武王父子相残的局面 ;二来 ,只要铁勒少在朝中 ,父皇自是减少了能将铁勒远贬或是削权的机会。

几番对话后 ,站在廊上的铁勒 ,听见卧桑在他的耳边开出两个条件。

“我有两个条件。一是 ,你必须和我一样守口如瓶 ,二是 ,将来 ,你得帮我一个忙。”

将来 ? 卧桑指的将来到底是什么 ? 他不解。

水声泼刺泼刺 ,时光之河再往前流动了些 ,急急缓缓的水势中 ,铁勒来到了卧桑弃位前的那一夜。

翠微宫底 ,宛如迷宫的地道里 ,人鱼膏的灯火照亮了卧桑的脸庞。

“多年前 ,我为你保守了一个秘密。”卧桑走近他的面前 ,带笑地一掌拍上他的肩头 ,“现在 ,我要你还我这份人情。”

铁勒盯紧他的眼瞳 ,“你要我怎么还 ?”原来当年他所留的那一手 ,就是想用在这个时刻 ?

“我要你保全我的八个皇弟 ,包括你。”卧桑倾身靠向他 ,附耳低声交代 ,“当我离开中土后 ,你得想办法让他们全都活着。”

“你——”他没想到卧桑竟会把这个责任交托给他。

“一切 ,就交给你了。”卧桑朝身后的司棋弹弹指 ,司棋随即捧来一只包裹着黄巾的木匣交给铁勒。

卧桑满意地看着捧着木匣的铁勒。匣中 ,是翠微宫

里的那枚传国玉玺 ,他之所以将它盗来 ,主要是为了父皇。

他怕 ,一旦他不在国中 ,可能已经知道铁勒身世的父皇 ,将会对铁勒做些什么 ,他更怕父皇在病中误择不适任的下一任太子 ,要是不适任的那名太子在登基后 ,首先便想对付表面上看来功高震主 ,可是实际上却没有半点贪念的铁勒 ,那怎么办 ?他不得不出此下策 ,只要传国玉玺一日不在父皇手中 ,那么无论父皇的选择是谁 ,在没有获得铁勒的认同前 ,天朝将不会有下一任天子 ,谁也都不能对铁勒如何。

“慢着——”手捧着木匣的铁勒 ,想叫住转身欲走的卧桑。

卧桑朝他眨眨眼 ,“给他们一个机会 ,也给你一个机会。”

机会 ?卧桑能给他什么机会 ?

他从不曾立愿登上天朝天子之座 ,他要的不是成为天子的机会 ,他要的是天朝能给他一份亲情 ,这么多年来 ,即使他知道他真正的出处 ,但他不想承认自己是北武国之人 ,更没有去见过那个素未谋面过的北武王一面 ,他要的 ,是有父有母有兄弟的这座天朝 ,渴望这座天朝 ,能让他真正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可是他也明白 ,只要他身上一日流着北武王的血 ,他根本就没有机会 !

水声停息 ,记忆的川水凝止于病重的父皇 ,于清凉殿宣揭口谕的那夜。

当跪立在地上的他 ,在殿内亲耳聆听冷天放代父皇所传达的圣谕后 ,他更知道 ,他是彻彻底底失去机会了。他失去了最后一丝与父皇成为父子的机会 ,也失去了与母后成为母子的机会。

面对百日之内攻陷北武国的这道口谕 ,铁勒的心摇

摆不定。

他该怎么做？一边是生父，一边是养父。

他知道，总有一日他必须在暧昧中做出抉择的，可是究竟该如何选择才是对的？是要他否认近三十年来他对天朝的情感？还是否认他血浓于水的出处？或者是，否认他自己的存在？

低首望着浮映着他面孔的川水，铁勒不知该如何选择，但当川心缓缓浮映出飘荡在大明宫梁上的母尸时，他终于血刃多年来的悲欢，狠心一断。

他的未来，不在这片天朝的土地上。

他的未来，在他的掌心里。



冰冷的感觉自胸口传来，伴随着丝丝刺痛，恋姬受疼地蹙着眉，挣扎醒来后，甫睁开眼，近在眼前的朦胧人影令她悚然一惊。

“是我。”铁勒以沉稳的音调安抚她，并没有停下手边的动作。

视线较为清晰后，她不解地望着他的面容，顺着他的动作往她的胸口看去，她才明白胸前冰冷的感觉，是他的指尖，而会刺痛，是他因他正在为她上药并更换纱布，但在看清她的疑惑时，她也见着了正袒胸接受他照料的自己。

“别动，你的伤口裂了。”铁勒腾出一掌按住羞窘欲躲的她，以另一手单独完成纱布固定的工程。

他才收回手，恋姬马上想找衣裳或是被巾为自己遮掩，可她找遍了两旁也摸不到半片布料，不希望她乱动再次弄裂伤口的铁勒，只好放弃欣赏眼前的美景，捞来

被他塞到她脚边的厚被为她密密盖上。

“我在哪里？”整个人藏在被下只露出一张小脸的恋姬，边打量着四周的环境边问。

“虎踞宫。”他漫不经心地应着，指尖轻轻划过她粉色的面颊。

虎踞宫？这是什么地方？

急于求解的水眸移至他的脸上，但他不回答，专注地凝视着她，他那眼神，仿佛不曾见过她似的。

“怎、怎么了？”被他瞧得有些不自在，她不确定地摸摸脸颊。

铁勒不发一言，将她扶坐起来，坐至她的身旁拥她入怀，埋首至她的发间，紧紧地，将她压进他曾经以为他将永远空虚的胸膛里。

他离营时，浑身是血的她，紧握着他衣袖的模样他还记在心底，她不会知道，当她离开大营，伏在疾奔的马背上朝他而来尔后又坠落在雪地那一端时，他有什么感觉。

他以为，她伤了、死了，再不会爬起来走向他，站在原地的他，碎成一千片、一万片散落一地，那一刻他甚至认为，原本打算与她重新来过的他，又再次失去了一次机会。

“答应我，别再乱来——”费了好大的力气，他才能把话说出口。

恋姬在他怀中想动，“那时我以为你——”

“你该对我有点信心的。”若非有十成十的把握，他怎会去面对北武王？外头有着左右翼军，里头有着数量庞大的中军，北武王城早就是他的囊中物，与他对峙的北武城兵，所做的不过是困兽之斗，他根本就没看在眼里，所以也才不要冷天色进来搅局。

“可是你连动也不动——”她却哽着嗓，泪光在眼底浮动，“离萧若是没发箭，你是不是就要任人宰割？”他简直就是置自己的生死于不顾，他甚至连还击的念头都没有，在她眼中看来，他只是想寻死。

铁勒无法否认。那时的他，思绪空洞一片，在见着北武王与兵士联袂朝他疾驰而来时，他真的不知道他该有什么动作。

他很想问那个与他面庞相似的北武王，想拿他怎么办？怎么看待他？那惊讶的表情又代表了什么？是否也把他视为国仇大敌？是否承认他的存在？在他的心底，有太多太多的疑问，想说，却又道不出口，于是他选择沉默，在沉默间，他犹豫着该不该动手，他怕只要他一动手，他就将成为一只失足的鸟，再也无处着陆。

“你分明就可以避开那些危险的，你——”在他的沉默中，她又是一阵指控。

铁勒的语气很平淡，“那，我该怎么做？”

恋姬怔住了。对，他该怎么做？北武王是他的——回想起比她先一步倒下的北武王，她的心漏跳了半拍。

她紧张地捉住他，“北武王呢？”

“他已宣布弃降。”在那之后，后卫军围困战术奏效，先前在外头围城的左右翼军也适时地发挥了功用，全面掌握住反被困在城中北武城兵，不久，他挟北武王命敌军弃降，在负伤的北武王一点头，城兵们纷纷弃械后，他立即派冷天色率所有铁骑大军进驻北武王城，正式拿下北武国。

恋姬想知道的却不是这个，“不，我是说他的伤。”是她命离萧动手的，万一北武王有个不测，那她岂不是——成了他的杀父仇人？

“无碍。”他一语淡淡带过，“目前人在龙盘宫养伤。”

她讶异地瞅着他,“你的反应——就只有这样?”再说怎么说,他们也是父子,他怎会这么冷淡?

“不然呢?”铁勒反倒是很好奇,他该对那个陌生人有什么反应才算正确。

“北武王他是你的——”她把话说了一半,但又含住话尾,小心地看着他的表情。

“生父。”

恋姬没料到他会承认得这么直接,换作他人,恐怕任谁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更何况他的身份还是个皇子、奉命征伐北武国的大军元帅,倘若,他是在最后一刻才察觉他所破的是亲父的家国,那么他定会痛不欲生,可是他没有,他惟一的反应就是木然,他该不会对这件事——老早就已经知情?

还记得当她知道事实抬首看向他时,他面无表情,一句话也说不出口,眼中有怜有悲,他一定是早就知情了,可是他还是奉父皇之命前来攻打北武,老天,他是怎么说服自己来做这件事的?

她浑身泛过一阵冷颤,“父皇知道这件事吗?”也许,父皇就是也知道了这个秘密,所以才会刻意——

“知道。”铁勒冷冷轻哼,“自父皇的口谕中,便可得知父皇早已知情,不然父皇不会要我在百日之内攻下北武国。”

多年来,他守秘,卧桑守信,他们两人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除了母后外无第四者知情,但他们不知,父皇早已自怀疑中变为笃定。

父皇的那道口谕,表面上是冲着他来,但暗里,实是为了下一任新帝。他若是不遵旨攻打北武国,那么他将顿失所有,如此一来,下任新帝将不费一兵一卒就可将他逐出朝政,他若是遵旨攻打北武,那么下任新帝便可

坐收他与北武王父子相残之利，两军交战他若胜了，下任新帝正好可以一举除去北武国这个大敌，他若败了，下任新帝就不会再有他可能会窜位夺朝的隐忧。

父皇的这个如意算盘，怎么拨，都划算。

此刻的恋姬，不知该怎么面对他。

父皇他，怎能这么残忍？丝毫不顾念多年来的父子之情，父皇竟要铁勒座下大军的铁蹄踏平自己的家国并且手刃生父，站在敌我分明的立场来看，父皇的做法固然对，但这对铁勒而言，太阴险也太过残酷，父皇根本就是存心要逼死铁勒。

怪不得铁勒在出征北武国之前，不去问问父皇为何苛待他，铁勒早就知道答案了，也早就对父皇死心，他所渴望的父子之情，彻底在那一日梦碎告终。

“我已软禁了离萧。”铁勒伸手轻抚着她雪白的脸庞，说得很云淡风轻。

她一怔，软禁离萧？他不要离萧把这件事张扬出去？他早已确定并且有自信手底下的铁骑大军，即使知情也无人敢开口置喙，现下在整只大军里，就只有离萧这个外人。

“你打算怎么做？”会问她，是否是代表他还没决定好要不要公开这件事？

他反问：“你希望我怎么做？”

“我——”

她希望铁勒怎么做？

承认北武王是他的生父？那么他进攻北武国的举动岂不是大逆不道？而这件事若被天朝知晓了，他将会被视为叛臣逐出天朝。若是不承认北武王呢？那他，则一辈子都要欺骗着自己，夜夜难寐。

铁勒叹口气，伸手揉揉她的发，“放心，我并不打算

拿这件事当成筹码威胁你或任何人什么。”

她咬着唇，“以前，你为何不说？”

“说了，让父皇赐我母后白绫一匹吗？还是说了后，眼睁睁地看着天朝掀起朝野政乱，并任东南两内因我齐攻西内众臣，赔上一个西内？或者是让霍鞅与野焰兴兵讨伐我，而我为求自保，不惜与兄弟操戈相向，在大大削弱天朝国力之余，任外敌蛮族趁虚而入大举进犯天朝？”

恋姬怔怔地望着他。她没想到那么多，也不知他的顾虑有这么深。

“在我身后，不只是一人而已。”若不是为了身后那些人，当年，卧桑不会阻止他开口，而他也不会一味求全。

她总算有点了解卧桑所说的羽翼是什么。

这些年来，铁勒张开了一双足以覆盖天朝的翅膀，在这双他努力撑持张开的翅膀下，西内娘娘稳居大明宫，卧桑安坐在太子之位上处理国政，天朝外防有了霍鞅和野焰的全心巩固，其他皇子们也得以站在庙堂之上或实现理想，或勾心斗角，父皇的晚年也不需汲汲于朝政——铁勒提供了每个人在这块土地上一个安歇的角落，天朝若是无他，今日恐将人事全非。

可是在他尽力为每个人求全之余，他把他自己搁在哪儿？卧桑之所以会对他那么重视，是否就是因为卧桑将铁勒所付出的看得太清楚，也因而对他太过不舍，所以卧桑才会处处都为了他？

“那，现在——”如今他所隐瞒之事已不再是秘密，他是不是该为他自己着想了？

铁勒早已决定好了，“父皇母后已殒天，天朝群龙无首，朝政早已分裂，霍鞅和野焰也都为东南两内有动兵

的念头 ,我再隐瞒也没什么意义。”

远处的门扉遭人轻点了两下 ,冷天色推开门 ,提醒铁勒时间。

“王爷。”龙盘宫那边已经准备好了 ,他该去见见那个舍身护他 ,把北武国一票人都吓傻的北武王了。

铁勒看了他一眼 ,点头示意后 ,妥妥地将恋姬扶躺回榻上。

“我有事得办 ,你安分地待在宫内养着不许再乱来。”他边叮咛边帮她把厚被盖好。

她伸手拉住他 ,“你要上哪 ?”

他的眼眸灿亮亮的 ,“去拿回真正属于我的东西。”在这片土地上 ,有个一直是真正属于他 ,而他却从未去取得的东西。

“什么东西 ?”

铁勒扬高了唇角 ,“北武太子之位。”

父皇在拨如意算盘之余 ,大概没料想到 ,接招的他 ,也有他的算盘在拨。

他刻意不用整只铁骑大军的兵力来对付北武国 ,其主要目的并不是想保留铁骑大军的兵力 ,而是他想减少铁骑大军对北武国所造成的损伤 ,他要在北武国国力并未尽没之前拿下它 ,此次出征北武国 ,为的不是父皇 ,是他自己 ,他要将北武国——纳为己有。

恋姬在听白了他的话后 ,忙想留住他的脚步。

“二哥——”他不再为天朝效力了 ? 他该不会是要——彻底背叛天朝 ?

铁勒脚下的步子顿了顿 ,他缓慢地转过身来 ,一瞬也不瞬地凝视着她的眼眸 ,一字一字地清楚告诉她。

“我不是你的哥哥 ,我不是。”

雪霁天晴 ,连续下了月余的大雪 ,在这一日终于止

歇 随风逐走的浓云间 ,无声地释出一束束璀璨的光束 ,大地 ,耀眼晶莹。

窗外匀匀的日光洒落在铁勒的身上 ,照亮了他神采飞扬的脸庞 ,一扫多年来沉积在他身上的暗影 ,恋姬怔望着他 ,感觉他 ,宛如新生。

9

这不是北武王想象中的父子相认场面。
至少 ,气氛就不对。

半躺半坐在榻上的北武王 ,先是瞧了瞧站在他面前的铁勒 ,再看看铁勒身后那一票全都摆着一号表情 ,也就是没任何表情的铁骑兵 ,再把眼睛挪至站在榻旁 ,个个流着冷汗的北武丞相和大臣们 ,他叹了口气。

他都已投降示诚 ,并且还负伤在榻 ,铁勒不跟他来个赚人热泪的父子相认场面就算了 ,不对他的伤势稍微关怀一点也就罢了 ,这个一脸阴沉的铁勒 ,没必要在这时候还是草木皆兵地防着他吧 ?他又没露出什么马脚。

铁勒微眯着眼 ,低首直视着这个即使是投降 ,也还是在背后留一手的老狐狸。

“北武国其他的兵力在哪里 ?”现下他没心情跟北武王谈什么父子情 ,他只对背后那几根还未拔掉的芒刺感兴趣。

北武王挑挑白眉 ,“不是都已被你击溃 ?”糟糕 ,马脚

好像已经被人发觉了。

“我再问一次。”铁勒慢条斯理地重复 ,并且动作徐缓地抽出腰际的配刀 ,“北武国其他的兵力在哪里?”

北武国有几分底 ,他和北武王再清楚不过 ,北武王的麾下怎可能只有孟图、孟戈那两个草包大将?此役攸关一国存亡 ,北武王却风吹不动地安坐在王城里?若非有诈 ,北武王哪来的自信?他们各自花几分力气来打这场仗 ,他们父子俩心底皆有一份谱。

“王上!”一旁的丞相在惊叫之余 ,也为北武王的安危捏了把冷汗。

北武王没理会旁人的叫声 ,只是不满地指着贴在脖子上的凉凉配刀。

“这是你对亲生父亲该有的态度吗?”哪有人认父认得这么没诚意的?

铁勒冷着一张脸 ,“少在这时跟我攀交情。”没诚意又在暗地里藏着大军准备复国的人可不是他。

他不会真的动手吧?

北武王怀疑地看看抵在颈间的短刀 ,在感觉铁勒微微用上劲时 ,他开始怀疑 ,当年那个偷溜回国向他报讯的女侍是不是说错人了 ,所以才害他挨了一箭还认错儿子 ,但铁勒那张与他简直就是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脸 ,又让他很难否认这个先派大军撂倒伯父堂弟的人马 ,再踹破自己家门返家认父的陌生人 ,的确是他的亲儿子没错。

“都藏在北方边境。”不想挑战铁勒耐心的北武王深吁口气 ,老老实实在地道出他不怕北武国被破 ,也无所谓于弃降的主因。

“召他们回国 ,并要他们对我弃降不许携械。”

“否则?”他倒想看看铁勒会有什么做法。

铁勒轻扯嘴角，“你不会希望我亲自铲平北武国所有兵力的。”

“传诏各境武侯率军弃械返国。”下一刻，北武王马上朝榻旁的丞相吩咐。

丞相难以置信地问：“王上？”

“快去。”他不以为意地挥挥手。

“是——”

“你是怎么知道的？”打发完了旁人后，北武王变得很有心情与他闲聊。

铁勒不屑地睨他一眼，“你以为我是谁？”这种把戏也好拿出来在他面前耍？他又不是初入营的新兵。

北武王紧皱着眉，“世宗把你教成这么自大吗？”早知道就早点把铁勒带回国了，看，世宗那家伙虐待他儿子就算了，还把他儿子教成这种德性。

提及世宗，铁勒脸色微微变了。

他是一只过于自由的鸟，也因此，从来没有人教过他什么，他所能得到的，全靠自己摸索得来，相较之下，太过不自由、被拘禁在太子之位下的卧桑，虽说拥有一切，甚至拥有了他所渴望的全部父爱，可是卧桑却情愿抛弃这一切，父皇的给与不给，为何会有相同的结果？他不懂。

“我一直很好奇——”察觉到他脸上表情变化，北武王刻意拉长了音调，“这些年来，你为何不进犯北武？”

他一怔，不想面对这话题地别过头去。

“你早就知道你的身世了？”北武王叹口气，在榻上换了个姿势，想更加看清他那些写在脸上却说不出口的心事。

“知道。”多年来一直深埋着的心事，一下子被人挖出来，铁勒觉得有些难以面对。

北武王的脸色趋于凝重，“天朝的人也都知道吗？”这些年来，世宗对铁勒做了哪些事，他都一清二楚，这使得他不得不认为，世宗会如此，是刻意要向西内娘娘报复。

“不。”

“既然如此，为什么你不把它当成秘密永远藏下去？”要是他继续藏下去，说不定他这个刺王还有机会成为天朝下一任的新帝。

铁勒转转眼眸，把目光定在他身上，“你是想说我对你有父子之情吗？”

他挤挤眉，“你对我没有吗？”

“没有。”在他眼中，他的父皇是天朝世宗，不是北武王，毕竟多年父子一场，某些早已存在的情感总是很难割舍。

“那昨日为何又要对我手下留情？”对于他的矛盾，北武王只是狡猾地扬高嘴角。

铁勒气息一窒，僵硬地别开视线，“我不知道。”

“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对吧？”想起昨日种种，他也知道那时目光空洞，立在原地不知所措的铁勒心里在想些什么。

铁勒无法否认，也不知该怎么把这个当时把他看得那么清楚的北武王否认，于是他选择了合上嘴不置一词。

“驻守北狄的这些年来，你一定很为难是不是？”又要遵照圣意，又要提防着自己的亲父，他是怎么挨的？

“我没兴趣回顾过往。”铁勒对这类的话题失了耐性，也不想再拿那些早就想忘了的过去再来折磨他自己。

北武王不疾不徐地叫住他欲走的脚步，“你拿下北

武的理由是什么？”

“为了我自己。”

“不是天朝世宗逼你的吗？”他们天朝为了下一任新帝的事，八王夺位闹得举国沸沸扬扬，世宗的一举一动，所有的外族可是都盯着在看。

“不是。”他只是顺水推舟罢了，“我无法将北武国视为敌方，因此，我只好趁此机会退一步将它成为我的。”说起来，还是父皇给了他一个正大光明的理由返回北武。

“你想成为北武国下一任太子？”北武王绕高了两眉，爱笑不笑地瞅着他，仿佛他说的是个笑话似的。

“北武太子之位本就是我的，我将它拿回来有什么不对？”铁勒紧盯着他那刺眼的笑意，“更何况，我已杀了你的王弟以及你的王侄，北武国目前除了我之外，后继无人。”

北武王笑咧了嘴，还笑得两肩一抖一耸的，“搞了半天，原来你这么怕我不传位于你？”

“我只是很讨厌再费一次力气而已。”被他惹得有些毛的铁勒，阴冷地直瞪着他，“我先把丑话说在前头，倘若你不将太子之位传予我，我会采取另一个法子让北武国对我伏首称臣。”

他一点也不意外，“你想杀光所有不服你的人？”刺王的大名，北狄人尽皆知，而刺王是怎么治军的，只要是听闻过的人就难以忘怀。

铁勒哼声冷笑，“别忘了，历史上用得最多的一字，是杀。”

“你不是不用叛徒？”要是北武国的兵士惧于他的杀威，因此而投诚于他，岂不成了北武叛徒？

铁勒不以为意地挑挑眉，“他们本就该是我的人，何

来叛徒之说？”

北武王边皱着眉心边努着嘴。真是霸道——都还没说会把太子之位传给他呢，这么快就视为己物？还说得那么理所当然？

“我若不把太子之位传给你的话，你会如何？”还是先试探一下底细好了。

“那么——”铁勒徐徐弯下了身子，“我会替天朝铲平北武国，就当是为世宗完成遗愿。”

北武王听得白眉倒竖，“狡猾。”心机这么重，他干吗不跟那些天朝皇子们一块去抢皇位？

“客气。”铁勒朝他眨眨眼算是还礼。

他没好气地问：“告诉我，你刻意在我面前杀了孟图父子的目的是什么？”

“怎么，你心疼？”铁勒根本就不相信他会对那对想自他手中夺位的父子有过同情。

暗地里借刀杀人的北武王缓慢地摇首。

“那倒不是。”虽然他老早就想找机会除掉那两个王亲了，只是一直苦无机会，不过就算铁勒帮他完成了这个心愿，他还是很难向国人交代。

“我只是要向你和北武国所有人民证明，我才是下一任新王的不二人选。”就凭那两个草包王亲也想跟他抢？是他的，就是他的，谁也别想从他的手中偷走属于他的东西。

“用这种手段，不怕国人会反叛于你？”杀了下任继位的王储人选，再声明王储这个位置是他的？只怕那些反对声浪淹都会淹死他。

这点铁勒倒是自信十足，“他们不会有机会去动这念头的。”

北武王光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将以何种方法来对

付不利于他之人 ,只是他或许不知道 ,整个北武国承认他这个攻破北武国的人是他们的下一任太子之人 ,为数并不多 相反地 ,国内反他之心可是壮大得很。

他坏心眼地转转眸 ,“太子之位是你的了。”就看铁勒能使什么手段好了 ,他很期待铁勒怎么对付那些文武大臣。

铁勒的眸里清清楚楚地映着他不良的居心。

先给得这么爽快 ,再放个陷阱等在后头 ?这家伙 ,跟世宗简直是半斤八两。

他朝冷天色弹弹指 ,“天色 ,去把交代的事安排一下。”太子之位 ,北武王敢给 ,他就敢接 ,他就让北武王看看他是怎么个接法。

“是。”在一旁旁听他们父子对话 ,听得直摇头又叹气的冷天色 ,边晃着脑袋边往外头走。

“铁勒。”在他也跟着要离开时 ,北武王忽然叫住他 ,音调里一扫先前的玩闹意味 ,显得沉肃得很。

他不解地回过头来 ,看向眼眸里蓄满了后悔与不舍的北武王。

北武王问得很犹豫 ,“这些年来 ,你一个人——过得好吗 ?”

他怔了怔 ,不习惯的温情在心底流淌 ,暖融融的 ,让他有些措手不及。

“我不是一个人。”铁勒深吸口气 ,坦然迎上他关怀的目光 ,“我曾经有个妹子和八个兄弟。”

“那就好。”



“本王将立铁勒为本国太子。”

在北武王的话一出口后 ,朝殿上左右罗列的文武百官瞪大了眼眸不语 ,众人万万没想到 ,在铁勒率铁骑大军攻占北武国 ,且北武王负伤后 ,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的北武王 ,首先向他们宣布的 ,就是他要择立太子的消息。

坐在北武王身旁的铁勒 ,淡看着殿下无法接受这消息的北武众臣的表情 ,回想起当他将他欲成为北武太子一事告知铁骑大军时 ,铁骑大军的反应也是和他们差不多 ,只不过 ,他麾下的铁骑大军 ,除了点头听令外 ,无人敢有第二句话 ,但这些人——

“诸位爱卿是否同意 ?”在殿上失去音息后 ,此刻北武王的话 ,听来根本就是明知故问。

“当然不同意 !”当下朝殿上爆发出阵阵翻腾的反对声浪。

“天朝刺王与本朝有着国之仇、族之恨 ,王上岂可立他为太子 ?”殿上的左仆射 ,挺直了腰杆 ,字字铿锵地大声质问 ,并把反对的目光直定在铁勒身上 ,仿佛恨不得能将仇敌碎尸万段。

北武王懒懒应着 ,“他是本王离散多年之子。”

“同时也是欲灭北武之敌 !”尚书令喝声接口 ,说得慷慨激昂 ,“更何况刺王乃天朝之臣、世宗次子 ,臣以为王上万万不可立敌为王储 !”

北武王状似困扰的白眉歪了一边 ,不予置评地闭口收声。

因北武王的沉默 ,殿上又再度哄哄闹成一团 ,坐在北武王身旁的铁勒侧首看他一眼 ,谁知北武王的反应竟是两手环着胸 ,大有不插手帮忙之意 ,那张脸明明白白地写明了 ,他北武王虽是认了儿子 ,但并不代表其他人也承认他的地位。

“臣,恳请王上三思——”对北武国忠心耿耿、日月可表的左仆射,端跪在殿上才想再叫北武王重新考虑,但他的话却遭人打断。

“你话挺多的嘛。”坐在椅里的铁勒终于出声,双目似冰地瞪睨着这个在殿上喳呼最多的左仆射。

在铁勒一开口后,朝殿上顿时安静了下来,随侍于朝殿两旁的铁骑兵,纷纷往前跨进一步,人人皆手握着刀柄凝视着殿内的文武朝臣。

在铁勒身畔的冷天色看了铁勒的表情一眼,有些同情地在嘴边喃喃:

“祸从口出——”这些人在反对之前,都不先探清铁勒的底细吗?

“王上,臣——”在左仆射被铁勒吓退之后,不屈不挠的尚书令重振士气地接口,但更快的,一阵尖锐的箭啸声飞快地划破殿内的空气。

眼尖的冷天色,动作飞快地一手推开铁勒,一手接住直朝铁勒脸上飞来的弩箭,并立刻回首吹了声口哨,待在殿上的铁骑兵随即拿下行刺铁勒的人。

短短不过片刻间,众人的反应,是由深深惊喘、暗自欣喜,到失望明显地写在脸上,那遗憾的叹息声,淡淡缭绕了整座殿堂。

铁勒的表情丝毫无改,他只是微微眯细了黑眸,看向那名站在殿上武官群里被铁骑兵架住的发箭人,在他的视线所及处,人人下意识地闪避开他的视线,惟有那名发箭的武官,敢作敢当地挺起了背脊,毫不畏惧铁勒的气势。

冷天色拎着手中的弩箭,缓慢地步下殿阶来到那名武官的面前。

“胆敢行刺王爷?”他坏坏一笑,笑意里带着无比寒

意，“你太不了解王爷的为人了。”

“天色。”位在殿上的铁勒冷声启口。

“在。”冷天色边应着，边好心地朝朝殿上众臣弹弹指，“学个借镜吧，都竖起耳朵听好了。”

“杀一儆百。”

“是。”接令的冷天色朝架住行刺者的铁骑兵努努下巴。

“慢。”铁勒还没把话说完。

冷天色一点都不讶异，老早就扬高了两眉在原地等他其他的指示。

“连诛九族，再将他的首级置于城门示众。”铁勒一手撑着面颊，慢条斯理地说完后，再对另一人开口，“佐参军。”

“在。”

“把刚才在殿上出声的全都拖出去。”既然北武王敢放手让他去做，北武王以为他会对这些人客气？铁骑大军军中人才济济，无论文武将官，皆可随时代替这些不对他叩首称臣，还有反他之心的北武臣子，他一点也不介意北武国少了几个顽固老臣。

“遵命。”佐参军搔搔发，开始伸出食指很认真地点算起人数来。

“王——”饱受众文臣眼神的请托，仍是惊悸难平的北武丞相，试着想向北武王求援，但他才开口，话就在口中打结并全缩回肚子里。

因为，北武王——只是袖手旁观。

眼看着殿上的北武王只是坐在位上打了打呵欠，完全放纵铁勒也没有对他们伸出援手之意，恐慌飞快地在众人眼中流窜，朝殿上原本齐心攻向铁勒的文武众臣顿时向盘散沙人人自危，有的是识相地立即闭上了嘴，有

的则是不忍同袍和同僚就将因此丧命，纷纷壮大了胆子想试着挽回。

“冷将军——”朝殿上的一些武官们飞快地将冷天色包围，直拉着他的衣袖希望他能代为开口替那些反对铁勒的人求求情。

冷天色爱理不理，“别开口啊，谁开口谁下一个倒霉。”

“佐参军——”被冷天色打回票的武官们，又改把正在点算人数的佐参军当成下一棵浮木。

佐参军扬着食指警告：“少说一句是一句，不然不小心把你点进去，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求这个不对，拜托那个也告无效，众人在求救无门之际，忍不住将视线偷偷溜回远在殿上，从头至尾身形动也没动过的铁勒身上。

情势急转直下。

铁勒淡淡环扫兵荒马乱的殿内一眼，“还有谁反对？”

众人霎时鸦雀无声面色如土，殿上静默一片，心惊胆跳的众臣们皆屏紧了呼吸大气也不敢喘一下，若是铁勒走下殿来靠近倾听，他或许能够听见在每个人胸腔里，那颗狂跳的心房所制造出来的轰轰心音。

面对此情此景，铁勒满意地点点头，但当他再调回首睨向那个置身事外的北武王时，他的笑意凝结在脸上。

安稳待在座上看戏的北武王，非但对铁勒的作法没有怒意，反而自嘴边咧出一抹笑意，而后那笑意渐渐扩大，最后演变为无法收拾的仰天长笑。

寂寂的笑音回荡在殿上，殿上的众人眼珠子差点没掉出来，望着坐在王位里破口大笑的北武王，冷天色忍

不住打了个哆嗦，频以双掌搓着两臂，感觉全身上下的鸡皮疙瘩都站起来了。

这对父子——实在是太诡异了。

北武丞相头皮发麻地问：“王——王上？”他儿子在他面前，大刺刺地拖了他的人出去，他还笑得出来？

北武王没理会他，笑得合不拢嘴地频揉着脸颊。

“够了。”对北武王有些受不了的铁勒，皱紧了一双剑眉，在北武王笑得东倒西歪没半分仪态时，忍不住出声叫他克制一点。

北武王收敛了嘴边的笑意，满眼期待地直盯着脸色难看的铁勒。

“你会叫我父王吗？”他实在是太中意这个儿子了，不用几句话就把文武大臣全都收拾得妥妥帖帖，更不用说铁勒在治军方面多有实力，北武国要是有了他，别说往后称霸北狄的大业已是指日可待，就算是想拿下天朝国土也是反掌之易。

铁勒抬眼眯目微瞪，冷冷地对他打了个回票。

“算了，我不急。”受挫的北武王并不气馁，他转眼想了想，不一会，又双眼璨亮地问，“对了，关于那个命人射我一箭的天朝小公主——”就不知那个被他保护得紧的恋姬公主，对他是否很重要。

铁勒语气阴寒地向他警告，“你若敢动她一根汗毛——”

“我会后悔？”找到铁勒罩门的北武王愈听愈是兴奋。

“我有很多方式可让你后悔。”铁勒森栗的双眼紧紧地锁住他，丝毫不掩一身的戾意。

瞪着他那双不像是在开玩笑的眼眸，北武王收拾起了玩笑的心情，赫然发觉，他们这种父子关系，似乎——

有点危险。

“改天为我引见那个也很危险的小公主吧。”觉得背后有点冷的北武王，识相地摸摸鼻尖。

铁勒扬高了剑眉，在心中估量着他又是在打什么主意。

北武王叹口气，“丑公婆总要见媳妇的不是吗？”他也只是想看看能让他儿子做出天朝人无法容许的乱伦情事的小公主而已。

“离她远一点。”他还是不放心地把话放在前头。

北武王边说边站起身，“是是——”改天他要去向那个天朝小公主讨教一下，她是怎么收服他这个儿子的。

铁勒不明所以地瞧着他的举动，见他在一旁的随侍的搀扶下，捧来御案上的国印，在将国印交给他后，握紧了他的手。

“今日起，你就是北武太子了。”



“为何我不能见他？”恋姬躺在榻上，半侧着身子问着眉心打了好几个结的冷天色。

冷天色万分无奈，“王爷有令，不许任何人见离萧。”他就知道被叫进来绝不会有好事。

她愣了愣，原本她只是想向离萧道谢，感谢他救了铁勒一命，但她没想到，铁勒竟还将他囚禁着。

也不知外头是发生什么事了，这几日来，虎踞宫宫内鲜少有人走动，就连铁勒也少来探视她，她就连想找个人问问是怎么回事都找不到人，而被铁勒找来服侍她的北武掖庭，又个个像个人偶似的不开口，或是不敢开口说些什么。

她迟疑地问：“二哥他——已经是北武太子了？”她再怎么想，也只能想到这个答案。

“是的。”

她心头猛然一惊，“那天朝那方面是否已经——”

“王爷已命人全面封锁消息，目前此事天朝应当还无人知晓。”目前是可以瞒住这个消息，只是这事迟早都会众所皆知的，日后，一旦铁勒不想瞒了，或是铁勒准备带兵返国，这事恐怕将会掀起天朝一阵大风大浪。

恋姬一手抚着心口，感觉胸膛底下的那颗心怎么也无法安宁。

万一这件事被天朝知道了，那铁勒不就要和自己的皇弟们——到时，是霍韃还是野焰？她想不出哪位皇兄敢与铁勒交手，也想不出天朝有哪个人可以眼睁睁坐视铁勒叛国投敌，若不是父皇已殒天，只怕父皇早就已命人前来讨伐铁勒这个乱臣贼子了，就不知下一任新帝会不会对铁勒——

下一任新帝是谁？

她从不曾像现在这般想知道父皇意属的下一任新帝是哪位皇子，扳指算算，除去已失格的卧桑不算，和父皇也绝无可能让外人来占领天朝天下这一点来看，铁勒也已失去资格，那么目前仍有可能性的皇子还有七位，那七位兄长中，是谁会登上九五？又惟有让谁登临天下，铁勒才可以免去杀身之祸？

恋姬紧张地看向冷天色，“二哥见过七哥的手谕吗？”朵湛会助铁勒，不就是因为想让铁勒登上天子吗？那么那张手谕里所写的人名，有没有可能是——铁勒？

面对手谕这个不解之谜，冷天色到现在还是一头雾水。

他摊摊两掌，“没有。”以他来看，铁勒八成对那张手

谕半点兴趣也没有,不然他早就叫朵湛把手谕交出来了。

“你呢?你有见过吗?”他在朵湛身边这么久,总有机会接触到那张握有下任新帝人选的手谕吧?

“王爷只是命我前去保护襄王,至于手谕里写了什么,襄王说什么也不让人看。”他也想知道啊,但朵湛简直把那张手谕当宝藏似的在藏,让人想看也不知道该去哪挖来看。

恋姬忧心地咬着唇瓣,“七哥他到底是在藏什么——”

“公主,你还是先把伤养好为要,用不着为了那张手谕烦恼。”将她为铁勒的担忧心情都看在眼中的冷天色,满足地扬高了嘴角,“反正王爷都已是北武太子了,无论手谕里写的新帝是何人,这都对王爷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不会有影响?”她难以置信地张大了水眸,“难道二哥不打算回国吗?”铁勒是想这么放弃他在天朝所有的一切不成?

他耸耸肩,“这我就知道了。”

她的视线缓缓游移至他的脸上,“你是不是也已经和二哥一样,都已是北武国的人了?”死心塌地效忠铁勒的他,不会是也——

冷天色朗朗一笑,“公主也知道,无论王爷是何等身份,我只听命于王爷一人。”在这点上,他没有半分犹豫,也没有困惑,而他也不会过不去地让自己去担个背不背叛的罪名,自始至终,他还是忠于自己。

驱之不散的忧愁拢聚在恋姬的眉心。若是他也已经随着铁勒背叛天朝了,那么在铁勒手底下的铁骑大军,想必也是不说二话地追随铁勒而去。

恐怕任谁也没想到 ,素来是天朝最为倚重的镇国大将军 ,尔今成了叛徒 ,而三只大军中最为驍悍的铁骑大军 ,摇身一变 ,也已不再是护国之军 ,反成了随时都有可能危害天朝大业的敌军。

是友是敌 ,仅在一线之间。

站在这道看不见尽头的边界中 ,对这突来的改变有些难以接受的她 ,处在摇摆的地位上 ,左右不定地看着两端 ,若是两者只能择其一 ,非要她拣选个立场不可 ,她会怎选 ?

“公主呢 ?”低首着她犹豫的神情 ,冷天色忍不住想代铁勒问一问 ,“公主的立场是否也变了 ?”

她不加考虑 ,“我仍旧是天朝十公主。”若是不要去看选不选择 ,光就身份这一点 ,是永不变的。

“不 ,我是说——”冷天色意味深长地绕高了话尾 ,“公主还认为王爷是你的兄长吗 ?”想从前 ,他们就是卡在一个名分上 ,一旦失去了横隔在他们俩之间的那个阻碍 ,她还会像以往一样对待铁勒吗 ?

恋姬一怔 ,忘了改变的不只是敌我的身份而已 ,爱恨 ,也变得仅有一线之隔。

一味顾念着铁勒与父皇之间夹杂的爱恨 ,铁勒与北武王的新父子关系所带来的情势演变 ,她全然忘了 ,她与铁勒纠缠多年晦暗不明的情事 ,她都忘了他已不是她的二哥 ,只是 ,她还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那个一夜之间 ,与她失了血缘关系的男人。

无论过去是什么 ,只要泪水一洗 ,双眼一合 ,那些昨日就不存在了 ,现在的她 ,对什么都没有把握 ,她不知——铁勒是否还记得当时的话 ? 他是否还会伸出双臂拥抱她 ,并且对她说 ,我们重新来过 ?

该怎么重新来过呢 ? 失了兄妹这个身份后 ,他们只

是两个陌生人。

密密麻麻的不安在她的心底穿窬，铁勒那些深藏在她心中的温存话语，匆匆吹掠而过，铁勒在大明宫宫阁上执意离去的背影，朦 朦 眈眈再来到她的眼前。如今他们的身份已经不同了，虽然他们再也没有那道锁住他们的血缘枷锁，但他们也有了一道新的隔阂，那道，隔着国界的高墙。

“你曾对我说过，握住他的手。”恋姬没有信心地垂下眼睑，扭绞着素白的十指，“那时我没有握住他，所以他走了，现在他还会希望我握住他的手吗？”

冷天色沉思了半晌，弯下身来看着她的眼眉。

“为什么公主不去试试看？”她恐怕不知道，她这个表情，他也曾在铁勒身上见过。

恋姬抬起螭首，静静凝视着他鼓舞的笑容。

“别怕，每个人都是胆小的。”他含笑地向她点头，“在‘情’这一字面前，没有什么人是绝对勇敢的，你会害怕，王爷也会，他不过是个普通人而已，去试试吧。”

“你在这里做什么？”低沉的问句自冷天色的身后传来。

“糟了——”冷天色吐了吐舌，瑟缩地回过头，入夜的盛月银辉投向花菱宫窗，在铁勒身上形成了飞绕交错的暗影，他定立在殿中，不知听了多少。

“该办的事办妥了没有？”有时间在这打扰恋姬的休息，他还不如快些去把那些还未彻底摆平的人搞定。

“我这就去办！”冷天色在他的冷眼扫过来时，忙着脚底抹油。

恋姬的双眸凝定在月下铁勒模糊不清的面容上，在冷天色步出殿外后，铁勒环视了幽暗的殿内一眼，为她捧来搁在角落驱寒的炭盆，随手又把殿内的烛光点亮，

烛焰烧得很红，逐去冷月带来的清寂光鳞，也照亮了他的脸庞。

恍然一看，这张面容和她以往所见的并无二异，但看得真点，却已在她的不知不觉中变了。

让他改变的是谁？北武王吗？啊，一定是的，他终于和他至亲的血亲重逢了，他的眉头当然不再和以往一样深锁，可是，北武王待他好不好，会不会也和父皇一样将他以敌视之？北武王能够解开他的心结吗？能不能给他父皇从不曾给过的父爱？

看着铁勒的过去，想着铁勒的未来，那些在铁勒身后已消蚀的过去，她虽参与其中，可是她却不知他深藏在心底的那些，他再受伤、再挣扎，她也全然不知，而他还未来临的将来，里头可会有她？

“伤势好些了吗？”没留心她在想些什么的铁勒，在她发怔时在她的身旁坐下，“让我看看伤口。”

恋姬任他扶坐在榻上，深深地看着他，她开始怀疑她在他心中的身份为何。

“恋姬？”正在解开她衣衫的铁勒注意到了她缠锁不放的双眼。

她在唇边喃喃：“你可以告诉我的——”

虽然她的细语说得很微弱，但铁勒还是听见了，他止住了手边的动作，不回避地迎上她的眼。

“无论你身后背负着什么，你都可以告诉我的。”是他不信任她吗？所以他才连说也不说。

他明白地轻耸剑眉，“我的身世？”

“你若早点告诉我，我也不需——”他可以说的，若是他愿说，她可以为他分担，而不是各自伤怀。

分不清是怒还是怨或者是别的，在她心上盘绕不去，想想这些年来的种种，因为他的不说，因为他的隐

瞒 她觉得冤枉 ,也觉得浪费了太多时光 ,可是他不能说的理由 ,又阻止了她想责怪他的冲动。况且 ,就算他只告诉了她一人 ,使得她毫无顾忌地去回应他给的爱 ,但在不知情的他人眼中 ,他们还是乱伦、也仍旧是背德 ,到时 ,她不也还是要承受着同样的责难和相同的眼光 ?

铁勒拉来她的小手 ,摊开它细抚着柔嫩的掌心 ,低首看着她掌中织错交杂的掌纹。

“因为我无法确定。”他将掌心贴上她的 ,密密地 ,与她十指交握。

“确定什么 ?”恋姬低首看着他的动作 ,下意识地 ,她反手将他握紧 ,生怕他又将如同上一回般地放开她的手。

“你的心。”他沉沉地道 ,炯亮的黑眸望进她的眼瞳中。

她的爱 ,他从隐隐约约地察觉、证实、但又不确定、肯定了、到又再质疑 ,在这可能有、可能无的交错中 ,他已不再能够紧捉住什么真实 ,他不知道她的心在哪 ,是在他身上 ,抑或庞云身上 ? 她一日摇摆不定 ,他也就一日跟着摆荡 ,这使得他无法开口说明 ,他不知到底该不该告诉她 ,但他又不想 ,占着身世这一点来赢得她 ,他希望的是 ,无论他是谁 ,她都不会在意 ,愿意倾心。

只是她却被压下所谓的道德之下 ,愈远愈冷清 ,当他总算是想放弃时 ,她却又追到北狄 ,在浑身浴血时 ,紧捉住他告诉他 ,她想一起厮守。

到底哪个才是她的真心 ?

“它不是一直都在这里吗 ?”看着他眼底的不确定 ,恋姬拉着他的掌心按向心口 ,让他感觉温热的体温和鼓动的心跳。

若是他们两人一定要有个人先走出去 ,先打开那道

锁上的心房 ,那么就由她先来吧 ,因为他就像冷天色说的 ,也和她一样不勇敢 ,上回在大明宫宫阁上 ,她没有积极地留住他 ,这一次 ,就算他会逃走或是不屑一顾地离开 ,她一定得把想说的先告诉他。

铁勒的眼眸闪烁着 ,“里头——有我吗 ?”就是因为怕得到的失落将会是加倍的 ,故而他不去看清 ,不愿去弄明白。

“没有你 ,我怎会来 ?”他竟连这点也看不穿 ? 他们真的是把心锁上分隔彼此太久了 ,若是无他 ,她当年怎会想嫁庞云 ? 又怎会与他在北狄待了那么多也不想回京 ?

“你说 ,你只是想一起厮守。”他的掌心隐隐颤动 ,隐藏的期待悬在他的问句里 ,“真的 ?”

她侧首凝睇着他 ,“这会是个你无法实现的愿望吗 ?”

他缓缓靠向她 ,将额抵在她的额间 ,“即使实现你这愿望的我是个北武国的人 ?”

她有些哽咽 ,“你是什么人都好 ,只要你还是你就好——”他所应允的 ,是她这些年来只能在梦中所做的奢求。

聆听着多年来求之不得的话语 ,铁勒修长的指尖拨开她胸前的衣物 ,露出她的伤口 ,感觉她因冷而泛过一阵颤抖 ,他俯低了身子 ,首先在她的伤处轻柔地吻了吻 ,再移至她的心口印下一吻 ,算是他的回答。

“二哥 ,别——”红云泛在她的颊间 ,冰凉肌肤上骤落下的热吻 ,让她不自在地想闪躲。

他抬起头来 ,“叫我铁勒。”

“铁勒。”她怔了怔 ,试着让这不习惯的名自唇边逸出。

“再叫一次。”仿佛等待太过多年似的，他渴望地央求，将唇悬在她的唇边。

“铁勒。”她轻轻启口，他随即将她的呢喃收进他的唇里。

铁勒小心翼翼地吻着她，似怕这一切会像易碎的瓷一样，太过急躁或不小心就碎了，但那些积蓄已久的热情，怎么也掩不住，正在他心头炽烈地燃烧着，在感觉她低吟一声将身子靠向他时，他抛去了所有的顾忌，动作狂放地与她交颈而吻，两人的双手急切地在彼此的身上游走，再将对方收紧至胸怀里，谁也不想放开。

温热的暖意在她的胸口徘徊不去，终于，她可以好好捧着他的脸庞，这么唤着他的名，没有束缚，没有压抑，这么自由自在地唤着她一直想唤的名。

彼此交织的气息中，恋姬捧着他的脸庞，再次重复她的梦景，与他最想在她心中得到的身份。

“铁勒——”



冷天色首先清了清嗓子，再拉长了音调。

“不为己用者——”

“杀。”佐参军若无其事地接完他未竟的下文。

“不从者——”冷天色接续再道出下一个成规。

“杀。”佐参军懒懒地应和。

“叛徒——”冷天色刻意扫视台下众人一眼。

“杀。”对于这些早就习惯到不能再习惯的成规，佐参军早就已经没什么感觉了。

但，其他听者则是——很、有、感、觉。

狂啸的北风在殿外飕飕吹过，有片刻，殿中的气氛

完全呈现死寂。

站在冷天色他们台下听讲的北武众将官们 ,每当台上的他们俩开口说上一句 ,下头的人们脸色便益发惨淡一分。

果真是亲父子 ,铁血治军的北武王已经够不近人情了 ,没想到铁勒还更胜一筹 ,原来铁骑大军就是在高压集权统治下这么建立起来的 ,怪不得铁勒手底下的人每个都忠心耿耿 ,一旦将来当他们也被纳入铁勒麾下 ,要是有个不慎 ,恐怕就将成为这三戒的戒下亡魂。

被铁勒派来摆平这些北武国武官们的冷天色 ,为缓和殿内所弥漫的恐惧气氛 ,赶忙在威吓过后端出利诱以收拢人心。

“别紧张、别紧张。”他笑咪咪地朝面无血色的众人挥挥手 ,“除去这三点成规不看 ,咱们刺王可是相当知人善任的。”

众人动作一致地挑高眉峰 ,皆很怀疑这句话话中的可信度。

“刺王在治军方面 ,首重功过分明。”冷天色摇头晃脑地说着 ,“哪 ,咱们就说说功这方面。”

“论功拔擢 ,每逢年半考核职等 ,每至秋末、春仲上职依例提拔下属。”接口的佐参军 ,在倡扬之余 ,还不忘对底下的人小声说明 ,“铁骑大军的升迁管道是非常畅通的。”

“还有 ,有功必赏也是刺王的原则之一。”威胁利诱双管齐下的冷天色 ,再接再厉地把苗头导向人性的弱点。

“在赏这一方面 ,王爷从不吝啬。”佐参军边说边亮出腰间价值连城的配剑 ,再眨眨眼示意他们看向冷天色身上那柄钜阙名剑。

原本在听到赏这一字时,众人便已纷纷拉长了双耳,再看到冷天色身上那柄自古流传下来的宝剑后,许多人的眼神马上变得不一样,但还是有些许存疑派的人,仍是持保留态度,一颗心摇摇摆摆的。

“怎么,不信?”冷天色边叉着腰边瞪向他们,“不信的话随意去天朝找个当兵的人问问,在铁骑大军中当兵数年,可胜过在其他大营里当兵十数年,不然你们以为铁骑大军为何如此壮大?天朝三大军中,就属铁骑大军里的人,当兵当得最是情愿!”

“正所谓风险大,利益也大。”一搭一唱的佐参军又压低了音量,刻意说得暧暧昧昧的,“王爷不会亏待你们的。”

静默再度降临,好半天,殿上无人出声。

听进去了?还是听不进?难道,真没半颗心浮动?

冷天色与佐参军双双不安地交换一眼,然后不动声色地,静待后效。

“不能再称刺王了吧?”忽然间,殿中有人冒出打破寂静的一言。

“喔?”殿上的他们俩异口同声。

“该改称太子殿下。”站在较前头的武官,说得是一脸严肃,还频频颌首。

“太子殿下——”冷天色愈听愈是觉得顺耳,“这个头衔挺新鲜的——”难得素来只能在卧桑身上听到的名号,今日竟会用在铁勒的身上?真是再动听不过。

心中放下一块大石的佐参军,抚着胸坎深深吁了口气,定眼看去,不知何时起,殿中的人们已吵杂地讨论起所谓的称谓问题,或者叨叨絮絮地谈起北武王父子的长相和生性有多相似,也有人彼此交换着口中的北武大业、登上青云的仕途大梦,云云等等。

趁着殿上谈论得更热络时,他们俩退至殿旁,交头接耳地说起他们另外一件受托的大事。

“关于大军返京——”冷天色以肘撞撞他,“你手底下的人怎么说?”

“他们说,他们原本就只效忠铁骑大军的主帅,何来叛徒之名?”想起下属们一致又理所当然的表情,佐参军就觉得他们铁骑大军有默契得好笑。

冷天色错愕地瞪大眼,“都不怕被逐出天朝?”原来除了他们两个之外,铁骑大军中还有那么多不怕无家可归的乱臣贼子。

“会怕,就不会留在北武了。”佐参军边笑边摇头,“他们和朝中那些人不一样,他们不是权势的人偶。”

相较于天朝里的那些政客们,他就觉得还是他们武人较为可爱,骨头也较硬,不会风儿一吹就随处倒,想想京中的那审慎选择势力投靠的文武大臣,以及个自想要为皇的人们,或是在时机来到时纷纷选边站的皇子,他们的感情朝夕可变。而他们这些一根肠子通到底又不知变通的武人,感情最真也最不变质,在看穿铁勒吓人的外表,熟悉了铁勒之后,他们皆不想回到京兆那个充满变量和背叛的地方,与那些永远也不能脱身的人,继续在那缸大染缸里搅和到无止无休。

“这次挥兵中土,对手可不是什么外人。”虽然是很高兴,但冷天色还是要把话先说清楚,“去告诉他们一声,想退出就趁早,我可以睁只眼闭只眼,但要是上了船,就别想反悔,若是让我知道有人想暗中造反——”

佐参军有自信地耸耸肩,“放心吧。”

“粮草都备齐了?”冷天色在心底估算了铁勒给他的时间后,对铁勒交给他打理的这个任务有些头疼。

“北武王在打点了,应该很快就会备妥。”那个北武

王一听铁勒要挥兵返京后 ,早就乐得忘记身上有什么伤了 ,兴奋地指使了一大堆人去帮铁勒办这件事。

冷天色只担心一个人 ,“有没有襄王的消息?”现下就只希望那个野焰千万不要半途杀出来搅局。

“探子是说——”想到这个佐参军就一个头两个大 ,“襄王并没有返京。”

他低声怪叫 ,“没返京?他不帮翼王了?”

“看样子 ,襄王可能是要与王爷一战。”听说襄王在率雄狮大军东进后 ,并未一如所料地返京助翼王一臂之力 ,竟不顾翼王之命前往北向的返京道。

“呼——”冷天色深深吐了口大气 ,复而疲惫地搔着发 ,“叫底下的人趁机多休养生息 ,再过不久 ,他们就又有得累了。”幸好铁勒并未动用铁骑大军所有的兵力 ,不然才打下一个北武国 ,眼看又要再次出征上阵 ,换作其他大军 ,恐怕累也累死了。

佐参军忧心忡忡地抚着下颌 ,“你认为王爷与襄王交手 ,何者会胜出?”

“别忘了襄王可是王爷一手调教出来的。”这点连想都不需去想 ,野焰有几两重 ,铁勒再清楚不过。

“也有可能会青出于蓝啊。”听人说太阿兵书落在野焰的手上 ,士别不只三日 ,说不定野焰会让所有人都刮目相看。

“青出于蓝?”冷天色嘲弄地扬扬眉 ,“你认为这个机率有多大?”

他考虑了许久 ,最后严肃地皱着眉心。

“不大。”无论是年资还是战历 ,怎么看都还是铁勒的胜面较大。

“现下我只担心 ,王爷有没有法子对襄王下手。”保护野焰那么多年了 ,如今兄弟要在战场上相见 ,铁勒能

够狠下心来吗？要是铁勒真能够的话，那野焰会不会更加心碎？

对于这个问题，佐参军除了也是一脸的茫然外，同样也很难去想象那个局面将会有来临的一日。

“这个——就很难说了。”但愿，到时可不要两败俱伤才好。

10

恋姬烦躁地在殿内走来走去，她总算知道，这阵子铁勒为何执意要她待在虎踞宫里养伤，不要她踏出寝殿一步，也不要她与冷天色或他手底下的人以及北武国的人接触的理由。

他竟要率军返京！

根据父皇的口谕，铁勒本就是该返京的，但那是在他不是北武太子的前题下，现下他既已是北武国的人，他还回去做什么？被人当成乱臣贼子人人得而则诛之吗？率军返京这消息他保密的功夫可算是做到家了，就连她也不告知半分，若不是她今日想去营中与他商量释放离萧一事，她不会见着已然准备妥当、随时都可以出征的铁骑大军，更不会在营中听见他与众将军商议该如何突破东内防御，再进一步挺进京兆这件事。

恋姬忐忑不安地在窗边停下脚步，远处，隐约可听见宫外杂沓的人声，抬首看去，这阵子天候甚好，无风无

雪 ,若要举兵 ,这是个再好不过的时机。

虽然说 ,没有一件事有绝对的对与不对 ,但究竟让铁勒返回北狄认父 ,这么做 ,是对了 ,还是错了 ?铁勒他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 ?他不会忘了他也是天朝的皇子吧 ?若是他只当他自己是北武太子的话 ,那他岂不就成了天朝的敌人 ?

她不禁回想起卧桑催促她来北狄时的那份焦急 ,卧桑说 ,她得来阻止铁勒 ,但卧桑所说的阻止到底是阻止什么 ?除了不要铁勒他们父子相残外 ,难道说 ,这也是卧桑不要他攻下北狄的原因之一 ?卧桑所怕的 ,会不会他将成为天朝的敌人反戈相向 ?他若是挥兵天朝 ,而野焰和霍韞没及时拦住他的话 ,那、那——

天朝就将到此为止。

浮现在心中的这个念头 ,令她打了个寒颤 ,她忍不住伸出双臂环紧自己。

“你有很多话想问我 ?”铁勒踩着无声的脚步走向她 ,对她伤势还没好就待在窗边受凉吹风的行为再也看不下去。

沉思的恋姬被无声无息的他吓了一跳。她缓缓转过身 ,也明白在她撞见了极力想隐瞒的事后 ,他定会来找她。

“你要回京 ?”她直视着他那双明亮的黑眸 ,不拐弯抹角地直接问。

“嗯。”他边应边走至她的身旁伸手为她关上窗。

她赶忙捉住他的手臂 ,“带着铁骑大军 ?”

“还有北武部分的兵力。”他慢条斯理地道出参与此次回京的正确人马。

“你想做什么 ?”她愈想愈恐慌 ,直怕她所猜测的即将成真。

铁勒微扬着唇角，“你认为我想做什么？”

她一怔，杏眸害怕地游移着。

“你想毁灭天朝吗？”若不是他想以北武之名攻向天朝，只是回个京为何要带上北武的兵力？

他的眼瞳闪了闪，凝视着她满脸紧张的神色半晌后，他俯下身在她的眉心印下一吻。

“回答我——”恋姬这时可没那份心情，蹙着眉将他的脸庞挪开。

他撇撇嘴角，“父皇要我百日之内返京不是吗？”转移不开注意力，她又这么坚持，看来不跟她解释清楚恐怕会没完没了。

她无法理解地按着额，“现下还有必要吗？”他都认祖归宗了，为什么他还要听从父皇的遗命？

“有。”他拉开她的小手，大掌抚上她看来气色不是很好的小脸。

恋姬不语地眨眨眼，一扫先前的迷茫不解，心中茅塞顿开。

“父皇要你百日之内返京，是不是因为七哥手上的那张手谕？”或许就是因为那张手谕与他有关，所以父皇才会以百日为限，而他也愿意遵守这个时限。

“别问那么多，你先去歇会儿吧。”见她的脸色愈来愈白，铁勒软言软语地哄着她。

“你先告诉我，为何七哥不愿公开手谕内容？”将心底的恐惧化为力量后，她坚持想解开那一大串藏在心中的谜，不再自个儿在那边反复地猜测那虚虚实实的答案。

他两手环着胸与她讨价还价，“说完，你就会听话歇着？”

“嗯。”

“据我所知,父皇在手谕里上了四道锁。这四道锁,让老七不得篡改手谕内容,也无法将手谕公开。”铁勒叹口气,将她冰冷的身子拉至怀里,边说边搓着她的臂膀,想让她温暖些。

恋姬讶异地张大眼,“锁?”手谕里,不是只有下任新帝的人名而已?

“一道,是老七本身,一道是我,另两道应该是卧桑和下任新帝。我们四人若是不在百日内齐聚京兆太庙,那么,天朝将不会有下任新帝。”他老早就把手谕里所写的东西打探和想过了,虽然得到的答案并不完全,不过也应该八九不离十。

“你也有份?”她愈想愈觉得不通,若是父皇有意铲除他,怎又会让他手谕这事上插手?

“别忘了我手中握有传国玉玺。”他了无笑意地勾勾嘴角,“父皇就是再不情愿,他也无法不让我下水加入这一局。”想必父皇应是对偷了玉玺的卧桑很头疼吧,但要是卧桑不这么做,他不可能安然活到今日。

“七哥呢?父皇为何要指名他保管手谕?”这更是她一直都想不通的地方,父皇所诞的皇子有那么多人,怎么会挑上与世无争的朵湛,并刻意把他拖进来?

铁勒沉吟地压低了音调,“因为——老七有梦。”

“梦?”

“老七和其他人的不同处,就是他渴望太平,而不是为帝。”提及这点,他更对世宗感到寒心,“父皇会将手谕交给他而不交给三内,最主要的原因即是,老七除了有梦外也有弱点。”

“什么弱点?”朵湛不愿入朝时,全朝的人都拉他不动,父皇是找到了朵湛什么罩门才请动他的?

“楚婉。他丢不下楚婉这个包袱。”这个一针见血的

答案,他只要看看朵湛的双眼即可明白,“老七若是不遵旨保管手谕,或是私下毁了手谕,别说他自个儿会送命,楚婉将首先遭到不测,父皇就是抓紧了老七这个弱点不放,所以老七才会拼了命也不让人得到手谕。”

她忙不迭地提醒他,“可是七哥拥你为皇。”

“那又如何?”铁勒不以为然地挑高剑眉,“老七可有说过我是下任新帝?我只是老七的希望而已。”

“不是你的话,那谁才是下任新帝?”面对这层层圈圈,解开了一个又有一个的谜团,她是愈理心头愈乱。

“不清楚。”朵湛为了手谕里的下任新帝的安危,坚决不向任何人透露,怕的就是手谕一公开后,下任新帝的性命即将不保。

“你心中有意属的人选吗?”

这一点,他就有结论了,“有。”

“倘若——”她不安地绞扭着十指,犹豫地抬首看向他,“下任新帝并不是你意属的人选,你会怎么做?”

“我会打下天朝。”

恋姬屏住了呼吸,难以相信耳边所听见的是真的。

他——真如卧桑所料?

她颤声地指控:“即使你是北武太子,但天朝到底也是你近三十年来的家国,更何况天朝人民并无欠于你,有愧于你的只有父皇而已,你怎能对天朝起杀机?”

“你这么不希望我一手掌握天朝?”面对她的怒气,铁勒只是懒懒一笑。

“那是我的家国!”每每想起他的身份,她便觉得有愧,因使他受苦多年的,是她的父皇,站在血亲的立场上,她没有资格去阻止他什么,可站在天朝人民的立场,她无法坐视。

他淡淡提醒她:“别忘了我也曾经有份。”这么快就

把他视为外人？她可分得真清楚。

恋姬更是没好气，“那你就更不该这么做！”当是自己的家国还打？他比那些自相残杀的皇兄们更无情！

“你的伤还没好，别动气。”铁勒忙拍抚着快顺不过气的她，半哄半强迫地抱起她，将她带至榻边去休息。

“你究竟有什么打算？”心急如焚的她不放弃，边问边扯着他的衣襟。

“这要看局势。”将她放在榻上后，他忙碌地松开她紧揪不放的小手，“一时也说不清的，你只要等着看就成了。”再说下去，只怕她的好奇心会愈来愈多。

“铁勒——”她怎么等得下去？要是国破家亡怎么办？

“你若是继续这么激动——”铁勒以指按住她的唇，意有所指地抚着她的唇瓣，“我会想法子让你冷静下来。”

恋姬低首看看他的手指，再看向他弧度往上挪的薄唇，倏然明白他所指的法子是什么。

她红着脸伸出一指，“再问一个问题就好。”照他那法子，她准会更无法冷静下来。

“动作快。”他飞快地在她唇上偷了个吻。

“当初，你为何要回京接下摄政王？”恋姬在他缠上来时忙不迭地拉开他的大掌。

一直以来，他在朝中只是保持着袖手旁观的姿态，就连风淮遇袭，进一步产生卫王党与西内的恶斗，他也不加以阻拦或是帮朵湛一把，难道他忘了，朵湛是为了他的帝位在拼搏？他如此置身事外，是不在意帝位，还是另有所图？要是不在意帝位的话，为何他又要接下摄政王？他是否——也和其他的兄长们一样，也希望为帝？

“因为我曾答应卧桑一个条件。”然而铁勒的答案却出乎她的意料之外。

“条件？”该不会就是卧桑和他的秘密吧？

“我会接下摄政王，不过是为了实现我对他的承诺而已。”

卧桑要他保全八个皇弟，一开始时，他还认为卧桑太过多虑，未来局势未必会至此，尽管三内内斗，但不过只是诸位皇弟要清除各自党内为患的大老和党内内乱而已，他们有心要除去卧桑在太子位时做不到的积祸，他乐见其成，因此也不打算出手干预，直至风淮出走，京兆失去平衡，而久卧病榻的父皇又已病重，他才意识到卧桑的忧虑是正确的。

舒河的心性难以捉摸，面对自己的手足，杀意似有似无，让人对舒河的心态说不得准也拿捏不定，为此而不得不加以提防；两面人的律滔阴险之余虽有温情，但为了与舒河抗衡，必要时也可以大兴争端痛下杀手，使得他不能不命朵湛在暗地里看紧律滔；风淮表面上看来虽无害，但在私底下为他大动手脚的庞云可就未必，回想舒河的事件，庞云一出手，就使得舒河差点不保，或是差点就让父皇在未把后事交代好前提前驾崩。

说到朵湛，自作多情地想拥他为皇，他不拒绝，是因三内之争还须有西内入局来牵制，他远在边疆鞭长莫及，不适时让朵湛加入三内之争，只怕东南两内会把朝野闹得无法无天，在他返京摄政后，之所以会继续让朵湛掌舵西内而他并不介入西内之事，是因为——他得保己。

接下摄政王后，他的一举一动，皆在病中的父皇眼下，他若是出手助西内，那么父皇必定认为他有夺位之意，更何况父皇是有意让三内与卫王党进行内斗，不然

父皇也不会彻头彻尾不插手干预,在这两个前题下,他若是不端坐摄政王之位置身事外,只怕卧桑要他保全的八个皇弟里,头一个他就会护不住他自己。

沙场无情,政局是无情也无义,而最是无情的,则是帝王家。身陷在里头,他不求得势与否,能活着才是首要。卧桑顾虑得很对,他必须提防父皇,并小心地将三内与卫王党揉搓在掌心上监管着,不让任何一方特别坐大,也不让任何一方失势被击灭,如此一来,他才有可能守住他的承诺。

恋姬的小脸上布满了失望。

“就这样?”什么答案也没得到,这让她的心更加不落实,与他说了半天,她只知道他要回国的原因是那张手谕,以及他可能会毁了天朝,他——她再也不了解他在想些什么。

铁勒想扶着她躺下,“好了,你已经问完了——”

“我们已经成为敌人了吗?”恋姬却拉住他,眸里失去了光彩。

“不。”他肯定地向她摇首,“我们不是。”

“但——”他都要率军回国了,怎会不是?

他伸手揽她入怀,“相信我,我不会与你为敌。”在他心中,她怎可能会是敌?他也不愿因天朝的事而伤她的心。

“若我不要你回京呢?”

他沉吟半晌,“我不能答应。”

她垂下眼,“你何时起程?”

“铁骑大军已整军完毕,不日即可出发,父皇就快百日了,我打算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京兆。”距离百日期限,时日所剩不多,他不能再拖延下去。

瞧他都已准备好了,她想,即使她再怎么说不,恐怕也

无法改变他回京的决定。

她淡淡地道，“我要留在虎踞宫。”与其和他一道回京，亲眼见他攻破京兆，或是他在回京兆后做些如何不与她为敌的事，她还不如什么都不要看，什么都不要知道，一切，就让时间去揭晓。

“恋姬？”她不想回京？

恋姬闭上眼，在他怀中寻找着适合入眠的姿势，习惯性地将她的心事藏起来。

她还记得，她是最讨厌选择的，怎么绕了这么大个圈子之后，她又要选择了？此时此刻，她不知该走向有着铁勒的北武国这一端，还是生她养她的天朝那方。她试着闭上眼，不愿再让那些怎么也解不开的疑惑，和她所不了解的他再继续困扰着她下去。

她不想再面临选择。



天气虽回暖了些，但远处天边有些云，正朝这边的天顶缓缓前行。

为了赶在北武国又飘起下一场大雪前，北武王开启王城城门，并命通往国境的官道清除雪障，以利铁骑大军在被风雪围困在国内前尽快出境，北武支军已先奉命出城为铁勒开道，护送军粮的后备军团也已上路，目前王城中就剩铁骑大军仍未出发。

负责安排所有回京事宜的北武王，站在龙盘宫宫外面临广场的校台上，不时询问着旁人时辰，不时把目光投向迟迟不起程的铁勒身上，当铁勒准备步下宫阶的步子，又再度停下，并回首转身看向站在宫阶上方的恋姬时，北武王的耐性终于宣告用罄。

“他到底想耗到什么时候？”三步一停顿、五步一回首，不过是回京兆一阵子，又不是不回来，他不必这么依依不舍吧？

冷天色很能体谅铁勒的心情，“王爷放心不下公主嘛，你就再等他一会。”

北武王可不满了，“放心不下？我是会吃了他的小公主吗？”都说过他会好好照顾那个愁眉不展的小美人了，他都这么纡尊降贵了，铁勒竟还是信不过他。

他莞尔地瞄北武王一眼，“你这是在吃哪门子的醋？”

北武王绯红了老脸，“去告诉那小子，早点出发早点回来，别再磨磨蹭蹭了！”重色轻父，有时间在那边难舍难分，他还不如过来跟他的亲爹来个抱头话离别。

“好好好——”也觉得拖延够久的冷天色，为了不让大军误了时辰，在众将官感激的目光下，如他们所愿地去扮演程咬金的角色。

心情沉甸甸的恋姬，在这离别的场面上，她不知该对铁勒说些什么才好。

事关手谕，若是不让他回天朝，天朝不会有下任新帝，可让他去了京兆，她又不知他是否会斩断对过去所有对天朝的眷恋，为北武国破国大败天朝。

“王爷。”冷天色策马来至宫阶底下仰首望着他。

“起程。”铁勒回看他一眼，快步下宫阶翻身上马。

刹那间天鼓法锣齐鸣，回声震耳，恋姬步下宫阶，来到阶底目送军容壮盛，浩浩荡荡准备南征的铁骑大军。

在北武国的支援下，铁骑大军有了快速南下的壮马和秣粮，预计很快就能出北武国国境入天朝疆界，接着，就将是与野焰的雄狮大军遭遇——

野焰为了东内，不让属于西内的铁骑大军进入京兆

是理所当然 ,因此两军交战自是无法避免 ,但 ,谁会胜出 ?她深锁着眉心 ,不希望见到铁勒有半分损伤 ,也不愿见野焰败在铁勒的手下 ,铁勒真有想好该怎么去面对由他一手扶养的野焰吗 ?

身披光明铠甲的铁勒 ,在策马出内城时 ,在他脑海里回想的 ,全是恋姬失了笑容 ,左右为难的神情。想当初 ,他出大明宫时和她一样也有过这种心情 ,但她执意不跟他走 ,不想去知道他的答案 ,他也无法奈她何。

阵阵冷风拂面 ,他忽地忆起 ,他竟忘了一件事。

“王爷 ?”冷天色错愕地拉缰止蹄 ,瞪大了眼看着骑了一段距离后 ,又突然掉头驰向恋姬的铁勒。

恋姬不明所以地看着他在她的面前定下马 ,随后即弯下身将她给拉上马背。

“你在做什么 ?”当他将她安置在怀中 ,并没有放她下马的打算时 ,她忍不住要问上一问。

“你得跟我一道走。”无论她想不想面对天朝之事 ,她曾说过 ,别丢下她 ,他怎可以让她独自一人在北武国面对孤独 ?

她黯然地问 :“看你打垮天朝吗 ?”

“你还不够了解我。”铁勒笑了笑 ,一手拉高了大氅低首吻住她的唇。

“咳 ,咳咳 !”冷天色出声咳了咳 ,示意那票包括北武王在内 ,都张大了眼在看的大臣们 ,不该看的东西别乱看。

“铁勒——”当他放开大氅时 ,恋姬尴尬地掩着嫣颊 ,对这个最近愈来愈不在意与她在外人面前亲热的铁勒有些头疼 ,他可能不知道 ,不远处的那个北武王 ,那双写满兴奋的眼可表现得露骨极了。

“这是最后一次了。”他轻抚着她的秀颊 ,眼底流露

着淡淡的不舍，“这是我们十个兄弟妹最后一次聚首，因此我得带你一块回京。”

“什么意思？”最后一次？他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

他的声音空洞洞的，“是聚是散，早已安排好了。”

该来的，躲不掉，或许卧桑早就已经知道在手谕公布后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卧桑才会回国，既然卧桑都已千里迢迢地来参加这场盛宴了，他又怎能缺席呢？好歹，他们每个人都还可以再当最后一回的兄弟。

“铁勒？”为了他伤感的模样，恋姬愣了愣。

“我们回京吧。”铁勒深吸口气，握紧缰绳策马前行，准备返回故土去面对即将来到的未来。



“那个嘴上无毛的臭小子——”

站在大营外头，仰首望着远处不断上升的袅袅余烟，龇牙咧嘴的莫远是又气又恨。

神风大军的副将一手掩着脸，“将军，震王听不到的。”

“他居然烧了我的粮草！”恼得心头在淌血的莫远，气急败坏的低吼声再次如响雷般地劈下。

自从在南向水域里拦劫到北上的南蛮大军后，莫远已记不清在这段期间，霍鞑为突破神风大军的防守，好让船舰继续朝北迈进，已与他们正面交锋了数回，并在私底下又发动了几次奇袭。在这你来我往的一波波攻防战下，谁都没想到，堂堂一名辅国大将军，他不光明正大地率中军一决生死，竟在双方约定不扰民、调节百姓生习的停战日，偷偷派人潜进营里做出烧敌军粮这种的卑劣事，他不觉得可耻吗？

“属下已致书星辰郡主，请郡主尽快为我军筹措足够的粮草。”已经派人清点过损失的副将，早就在莫远生气的当头去做了补救。

“大营里剩下的粮草还能撑多久？”被那一道道白烟气得吹胡子瞪眼的莫远，踩着重重的步伐走来走去。

“应该还能撑上一个月。”这已是最乐观的估计了，现下就希望莫无愁能本事大到能在这风声鹤唳的期间，筹措到大军所需的粮草。

他边掐指细算边问：“敌军的粮草呢？”

“依属下看——”说到这点，副将的脸色就变得很难看，“应该足够让震王打下京兆并在京兆囤军两三年有余。”都是那个买卖手腕高强的舒河害的，没事帮南蛮大军买那么多粮草做什么？现在京兆的军粮会全面短缺，全都是因那家伙把粮草搜刮光了。

他的脸色顿时显得凝重不已，“再这样下去情势会不妙——”

“将军请放心，只要咱们守得住，震王无法进京的。”都守这么久了，也不见威震南蛮的霍鞅有多神武英勇，说不定霍鞅是根本就打不下他们。

“可问题就是出在那小子可以在这囤军囤到他高兴为止，咱们却没有粮草可以陪他耗！”再这么拖下去，只要粮草一告尽，或是等不到军粮，霍鞅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大败神风大军，挺进京兆。

“这个嘛——”呃，先皇百日就快到了，霍鞅不会是真的想进行耐力战吧？

愈想愈烦的莫远紧拧着眉心，“卫王目前怎么样？有没有安危上的顾虑？”

“八百御林军已抗圣命去保护卫王了。”为怕京兆会乱起来，风淮早就先做了保命的动作了。

“冷天放那家伙没执行圣谕？”依照圣上口谕，京兆百日内缴械不许兴兵，若是抗旨冷天放不是会奉旨杀无赦吗？

“没有。”副将也是满脸的疑惑，“他失踪了。”

他讶异地张大嘴，“什么？”这怎么有可能？最忠于圣上的冷天放是在搞什么鬼？

同一时刻，霍鞅也张大了嘴准备再开骂另一回合。

“那个都已经一脚踏进半个棺材的糟老头！”在距离神风的大军五里处扎营的霍鞅，正瞪着桌案上的损失报告，火冒三丈高地在嘴边叽叽咕咕地咒骂着。

“王爷，你就不能换个新词吗？”听得耳朵快长茧的宫罢月，非常期望他在这方面能够有些新的创意。

霍鞅怒不可遏地大吼：“他竟然玩阴的！”

什么定威将军？年纪都一大把了，白发白须得活像个月下老人似的，不安分地待在家中颐养天年，没事学年轻人上什么战场？

哼，水师打不过他，就在江道上布满桐油，那个老头是想历史重演来个火烧连环船吗？害得他的大军不得不放弃进京最快的水路，必须弃方便的船舰改由陆路进京，还好舒河事前买通了由南向北进京的官民两道，要不然他的整支大军不是得打道回到南方，再由南方出海由海外东进京兆，就只能扛着船舰直接向东走至东海再上船！

冷凤楼在忍受他够久，却发现他还是没有停止喷火的迹象后，扬起玉拳一拳挥向他的脑袋，阻止他继续制造噪音。

“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在他捂着头低哼时，她拎起他的衣领问：“返南出海取道东向水域西进？还是绕道避开定威将军？”多亏了定威将军那狠毒的一招，现在他

们南蛮十万大军全都无法登船进京。

“不，我要北上！”男子汉大丈夫，他说什么也不逃避！他也没工夫去绕远路然后再被堵上一回，既是挡住了他的路，他就直接把这个路障给除掉！

“北上？”宫罢月啧啧有声地摇首，“定威将军还杵在那里挡路呢，你不怕他真来个火烧船？”

他不死心地握紧了拳，“我、要、打、陆、战！”

“陆战？”他们两人意外地绕高了音调。

“哼哼，小看我？”霍鞅频搓着两掌，“这些年来我在山里打那些蛮子可不是打假的，这回就让那老头开开眼界！”那老头不会以为他就只会水战吧？他们南蛮什么不多，就属崎岖不平、险阻高耸的山林最多，在那片又湿又热的林子里打混了那么多年，现在无论是遇到什么地形的陆战都难不倒他。

宫罢月不赞成地举起一掌，“王爷，你不先利用火炮轰平他的大营吗？”直接撂倒定威将军就好了嘛，干吗还要那么大费周章呢？

霍鞅恼火地眯着眼飙向他，“那老头不要脸的把大营设在民区里，我怎么轰？”两军交战还躲在老百姓的家里头？简直就是恬不知耻，为人如此奸险，难怪莫远会当不上大将军！

“呃——”被轰了满头炮灰的宫罢月只好摸摸鼻子退场。

“去，去召齐所有参军，告诉他们着手准备陆战！”他大掌一挥，决定选日不如撞日，行动是愈快愈好。

“好吧。”

“霍鞅，你在急什么？”在宫罢月出帐后，冷凤楼走至他的面前，仔细盯审着看来一脸急躁的他。

他抓抓发，“舒河送来消息，老八现在囤军在栖凤坡

那里等二哥 ,看样子是要与铁骑大军一分胜负 ,咱们得把握这个机会赶快进京拿下京兆。”

通盘了解的她抚着掌 ,“渔翁之利 ?”

“没错。”霍鞅一扫脸上的阴霾 ,笑咪咪地揽过她的腰肢亲亲她粉嫩的脸颊。

她一掌推开他的大脸 ,“你不等朵湛开封手谕 ?”照他话里的意思 ,他根本就不把那张手谕当一回事。

“谁管那张手谕 ?”霍鞅扬高了一双浓眉 ,唇边带抹邪邪的笑意 ,“真要在乎手谕的内容 ,那还需要帮舒河抢帝位吗 ?”

“就算咱们不管那张手谕好了 ,要是情况有变 ,如果到时舒河登不上九五 ,你打算怎么办 ?”万一京兆里的人都奉那张手谕为旨怎么办 ?到时要是舒河不是新帝人选 ,他们可就成了头号叛臣。

他已做了最坏的打算 ,“至少我也要保住舒河的小命 ,谁敢动他 ,谁就得后悔。”

她边听边点头。说的也是 ,舒河的安危全系在他的身上 ,他要是无法及时进京 ,那别说登临天子了 ,舒河就连能不能保住性命都还是个问题。

“你有把握能胜定威将军吗 ?”两军在这僵持这么久了 ,他是在玩什么 ?该不会是真的打不下定威将军吧 ?

他说得眉飞色舞地 ,“我保证 ,我会带整只南蛮大军去京兆逛逛。”

她朝他伸出素白的两指 ,“就算过了定威将军这一关 ,别忘了 ,后头还有驻京的民团和护京兵团这两道关卡。”

“你站哪边 ?”愈听愈不中听 ,霍鞅拉来她的纤指作势欲咬她 ,“舒河还是别人 ?”

“都不站。”冷凤楼理智地朝他摇首。

“都不站？”

她朝他眨眨眼，“我只站在你这边。”谁会是皇帝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眼前的这个男人。

霍韫当场听得龙心大悦，快快乐乐地在她颊上奉送了好几记响吻。

“正经点。”她忙把腰上那双不规矩的大掌拍开，走到帐门边看看有没有人看见。

他站在她身后，将下巴放在她的香肩上，与她一同往帐外看去，随风飞散的落雪悄悄滑过他们的眼前，将大地铺上一层新妆。

“真是个好打仗的季节。”虽然来到这后就不曾中暑了，他也有好几年没看过落雪的景致了，但现在他还真有点怀念又闷又热的南方。

她叹口气，“是啊，真是是个不安宁的季节。”吹落一地白雪，也吹起了人间烟火，没有人知道情势再演变下去将会如何，每个人，都已是入局的棋，谁晓得最终的棋王会是谁？

“会过去的。”霍韫笑笑地放下帐帘，将所有寒冷都隔绝在帐外。

“但愿如此。”



坐在桌案内的律滔，一见被派去探听消息的仇项步进殿内后，忙不迭地起身迎向他。

“他人呢？”走近仇项的面前，发现仇项的眼神闪烁后，他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

“仍是——囤军栖凤坡。”无法直视他的仇项怯怯地应着，几乎快把头点到胸前。

律滔听了,脸色更显阴郁三分。

“那小子在搞什么鬼?”就算野焰想与铁勒来个对决,他也不必硬挑在这个节骨眼上头吧?分明就已命他争取时间进京了,可他却还是待在栖凤坡上等铁勒?他怎么那么固执?

沁悠听得频频摇首,“不能再等他了。”眼看百日就快到了,再等下去,那就什么皇位也都不必争了。

律滔睨她一眼,“没有老八,咱们没本钱和其他三内打。”

“谁说的?”她却扬起黛眉,神秘的笑意停在唇边。他紧盯着她甚是值得玩味的笑容,心中不禁起疑。难道——东内还有其他的本钱?

“啊。”他顿了顿,霍然明白她所说的是指什么。

“啊?”没默契的仇项,不解地看着他恍然大悟的模样。

律滔试探性地问:“那个?”

“就是那个。”沁悠点点头,伸手取来桌案上的城图,将它在桌上摊开后,素指朝里头一点。

他不语地看着她白皙的指尖在图面上游移,直移至他预想中的某个地点后停伫。

他扬高眉,“把它用来对付老七?”她对那张手谕还是那么执着?

“现在京内所有人都把重心摆在三内大军的身上,咱们得好好利用这个时机。”和其他三内相较下,他们东内的军援迟迟不至,既然京兆外头无法动弹,那不如就先由京兆内着手,不然若是真等不到野焰,而他们又什么都没做,那岂不是就眼睁睁地把将到手的帝位拱手让人?

“你们——在说什么?”摸不着头绪的第三者试着出

声搏得他们的详解。

她没搭理他，兀自扳着纤指盘算着，“只要能藉此拖延上一段时日，让东内撑到雄狮大军进京助援，咱们就有胜算。”

照着她的想法去考虑过后，律滔对这个做法仍是觉得有些不妥。

“你肯定会奏效？”想法太过乐观了，说不定朵湛老早就防备好了。

她轻耸香肩，“至少能耗上一段时间吧。”她要求的不多，不过是想争取到一些时间而已，东内的重心当然还摆在手握重兵的野焰身上。

律滔最担心的还是这个，“万一老八回不来呢？”虽然野焰是有了太阿兵书，但与铁骑大军交手——打不垮铁勒的铁蹄那倒罢了，怕就怕雄狮大军会因此全军覆没。

她严肃地抿着唇，“他不能不回来。”野焰要是回不了京，那么他就注定跟帝位无缘了。

“好吧，在老八回来前，也只能先下手为强了。”律滔边说边挽起衣袖，接着摊开一本折子提笔挥毫。

仇项怯怯地举高手，“有人——愿意解释一下吗？”谁像他们两个一样一个眼神就可以明白呀？

“仇项，把这送去给老八，叫他尽快。”不过在折子里写了短短几字后，连笔墨都还未干，他便将它交给一头雾水的仇项。

“是。”终于找到一句听得懂的了。

沁悠来来回回地在殿上走着，不一会，她走至他的面前担忧地望着他。

“我看，咱们必须得提防着舒河，他八成已经在暗中动手了。”舒河那个小人，绝不可能安安分分地等朵湛开

封圣谕,他要是没在背地里动什么手脚,她就将她的名字倒过来写。

“怎么提防?”律滔朝她翻了个白眼,“你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吗?”她还有心情提防舒河?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先摆平他们东内的隐忧。

她两手环着胸,“不知道。”连他这个最清楚舒河的“知心人”都猜不出来了,她又怎猜得出来?

“都说我跟他没那方面的关系了,别扁着嘴。”一眼就看穿她在想些什么的律滔,没好气地以指轻弹她的额际。

“谁教我信你不过?”她半眯着眼斜睐着他,对这个前科累累的未婚夫不怎么具有信心。

“这事往后再说吧。”他深深吁口气,而后正色地凝视着她,“短时间内,你要不要先出京避一避?”

沁悠愣了愣,“避?”

“京兆会乱的。”一旦三内和卫王党打起来了,京兆恐怕就不会像现在这般平静了。

她撇过螭首,“我不走。”又来一个,就连她娘亲也要她进凤藻宫避避风头,她为什么就非得躲躲藏藏不可?

“沁悠——”律滔叹息地拉住准备开始使性子的她。

“我要留在京内。”被扯住的她定住脚步,用力地回过头来,突不期然地伸出两手紧捉住他的衣领。

“你不怕?”他不是不明白她的心情,只是,他不愿见她有任何危险。

“怕。”她爽快地承认,但同时,她眼底泛滥的是更多会失去他的恐惧,“但我更怕你会出事。”

律滔动容地看着她,掬捧着她的小脸在她唇上印下一吻,感觉她的一双柔荑环紧了他不肯松手。

他在她耳畔低喃:“咱们成亲吧。”

她仰起小脸 ,水眸里盛满了意外。

“现在 ?”以往时局安定时 ,为了等一个风淮 ,他拖来拖去就是没空和她成亲 ,而就在天下快要大乱时 ,他反倒是要成亲 ?

“嗯。”他爱怜地以指抚着她柔嫩的唇瓣。

沁悠挑弯了黛眉 ,“你是怕——事败的话 ,我会弃你于不顾或是要你了 ?”

律滔哭笑不得地用力吻她一记 ,“我是怕你这醋桶吃醋吃着 ,就出尔反尔不打算嫁我了。”

她伸手抚着下颌 ,“说得也是 ,或许我是该考虑一下——”他不提还好 ,他一提她就又开始想起他和舒河那些纠纠缠结的往事。

“别想。”在她的小脑袋想得更多前 ,他赶忙托起她的下颌 ,炽热地扣吻住她的唇 ,让她没空再去想那么多。

在他热烈又温存的吻中 ,沁悠再不掩饰那份对未来毫无把握的不安 ,伸出双臂紧紧抱住他 ,仿佛恨不得能将自己嵌入他的体内躲藏 ,又像是想与他交融在一起 ,往后再也不要分你我 ,就这么一块携手度过所有即将到来的风雨。

他抵着她的额 ,沙哑地问 :“再问一次 ,怕不怕 ?”

“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们都会在一起是吧 ?”她颤颤地启口 ,眼中流离着不安 ,极需他给她一个保证。

律滔收紧了双臂将她深深紧拥 ,“对 ,我们永远都会在一起。”



“四哥——”怀炽匆忙的步伐止于殿门边 ,到嘴的话也搁在嘴里。

趴在桌案上休息的舒河动了动 ,抬首睁开惺忪的睡眼看了看看来者后 ,再精神不济地坐起身。

看着过于疲惫的他 ,怀炽紧拧着眉心 ,眼中全是不舍。

“你多久没歇息了?”自他离开了滕王府住进了兴庆宫后 ,他就一直是这个样 ,就连芸湘也没法将为政局悬心不下的他给拖去歇息 ,再这样下去 ,他会累垮的。

“我没事。”舒河揉揉酸涩的双眼 ,“放出风声了吗?”

“嗯。”怀炽边点头边自架上拿了件保暖的外衫 ,走到他身旁为他披上。

他一手撑着下颌 ,“他们有何反应?”

“都已经着手避祸至翠微宫内。”在制造出不出数日皇城即将陷入闭城激战的流言后 ,居住于皇城外城的朝中大臣人人自危 ,纷纷都把主意打到一直被皇家中人用来避皇祸的翠微宫的地宫。

“正中下怀。”舒河一扫睡意 ,脸上终于露出许久未见的笑容。

“我已派人埋伏在翠微宫上下 ,无论他们选择躲在哪 ,我会将他们全都逮着。”他已经全盘打点好了 ,目前众人的注意力全在三大宫和卫王府里 ,所有防卫兵力也都在这四个地方 ,反观无人防守的翠微宫 ,老早就被南内水师给渗透。

“别吓着他们。”舒河谨慎地向他叮咛 ,“若要为皇 ,咱们还得靠他们呢。”少了那些人就少了一份保障 ,若是没把他们哄得服服帖帖 ,那就得费工夫去强迫他们对他投诚效力 ,太花时间了。

怀炽点点头 ,在报告完了后 ,就急忙去知会手下动手别太粗蛮 ,方走没几步 ,他忽地顿下两脚 ,又拖着步子踱回舒河的面前。

“有件事,我一直不懂。”这个结再卡在他的心里的话,他会憋死的,况且现在不问,只怕往后也没机会问了。

“不懂什么?”

“为什么你这么有把握手谕里写的人名不是你?”从舒河的所做所为来看,这些皆不是他为准备迎接手谕开封后成为新帝的打算,而是开封后新帝不是他的布局,他是看过了手谕所以才笃定自个儿不会当上新帝不成?

舒河笑了笑,“因为父皇早就知道我的野心。”做人是要有自知之明的,在父皇的心中他有几分重量,他自己心里有数。

“可父皇不也是个野心家吗?他老人家应当很欣赏你才是,不然他怎会打算处死芸美人以保住你?”在父皇所诞的九个皇子中,就属舒河的手腕与政风最与父皇相似,除去卧桑和铁勒不看,剩余的皇子中父皇最重视的就是他。

他敛去笑意,一脸的冷清,“父皇想保住的人不是我,是他自己。”

“什么?”和寻常人一样,怀炽首先看的也是好的那一面,对底下那些暗局也不甚明了。

“他不过是想为他自个儿留个美名罢了。”表面上看来,父皇的确是很为他着想,但在回过头来再看看父皇,一生功绩无数,就待史笔划上个圆满句点的父皇,怎能容得他这个坏事者在上头留下个污点辱名?芸湘好歹也是父皇的妃子,父皇会不在意自己名声?

听着他语气里的不满,和看着他那一脸鄙视的模样,怀炽的心中不禁浮现一个念头。

“四哥?”他该不会是——很痛恨父皇?

舒河狡黠地朝他眨眨眼,“我没对你说过,我很讨

厌、也看不起父皇？”

“没有——”他直摇着头，一时之间有些难以消化这消息，“你怎会有这种念头？”

“对于自己的骨肉，他的血太冷了。”光就这一点，就够他对父皇不耻了。

“父皇有吗？”他觉得父皇还满宠爱他的，也感觉不到父皇对其他人有哪点不好。

“二哥就是个最好的例子。”舒河站起身，不疾不徐地提供了他一个受害者。

想想铁勒，七岁从军，从没听闻过皇家哪个皇子这么年幼就从军的，且送铁勒去从军的父皇，非但没在铁勒身边安插个保护铁勒的大臣或是心腹，还任铁勒在那个举目无亲的地方任人欺凌，父皇待铁勒的态度太异常了，然而在铁勒长大后，父皇也没善待铁勒一些，不是年年调派边防，就是去打些会威胁到铁勒生死的仗，是他们天朝都没人了吗？还是天朝没有铁勒这名大将军就保不住了？

虽然铁勒总是半句怨言也无，也藏得很好，但明眼人看得出来，什么都没有的铁勒会如此效忠卖命，全是渴望能在父皇身上得到一些父子情，可是知道这一切的父皇却视若无睹，还刻意加以利用，他这个旁观者，是不明白父皇究竟为了什么而对付铁勒，但，他很想告诉父皇，那是他儿子，不是敌人，可是父皇仍旧一再将铁勒耍弄在掌心里，任意揉捏自个儿子的心情，这教人看了怎么不心寒？

“二哥？”怀炽皱眉细细深想，却怎么也看不出个原由来。

这件被父皇和铁勒压在台面下的心事，舒河并不指望他能明白。离开桌案后，他信步走至窗边，抬首看向

漫天的冰霜。

其实除去铁勒不看 , 父皇又曾对什么人付出过 ?

为了天朝国祚 , 父皇情愿让八个皇子撕破脸抢成 一团 , 也不在卧桑弃位后随即颁布下任太子是谁 , 为的就是因父皇想除掉不是新帝的其他皇子 , 以免将来在新帝的身上会发生篡位夺嫡之情事。可他又 不想由自己动手 , 不愿在史上留了个千古骂名 , 所以才刻意让众皇子们自个儿上演一出骨肉相残 , 而他这个退居幕后的操控者则落了两手干净 , 也因此 , 他的名 , 将会清白洁净、流芳百世 , 日后 , 人们只会记得他在位时的功绩 , 不会有人注意到 , 他为了让下任新帝接捧国祚 , 用了什么手段。

虎毒食子 , 父皇他 , 比任何人都来得残忍。

“四哥 , 你还好吧 ?”来到窗边望着他凝重的脸色 , 怀炽担心地推推他的肩。

“我没事。”他不露情绪地将话题转至正事上 , “霍鞅目前人在哪 ?”

怀炽顿了顿 , “还在南向水域 , 若不是有定威将军在碍事 , 咱们就只差一着棋。”

“你先照计划去办。”舒河转想了一会 , 决定先一步行事。

“你不等三哥进京 ?”当初不是说好要和霍鞅来个里应外合的吗 ? 他怎变得这么没耐性 ?

“咱们必须先为自己图个后路。这事尽快去办好 , 记住 , 别声张。”之后的情势谁能说得准 ? 不能再步步为营了 , 要争皇 , 就必须先下手为强。

怀炽听了就要走 , “我知道了。”

“老九。”舒河忽地叫住他。

“嗯 ?”

舒河动作缓慢地转过身来 , 一瞬也不瞬地望着他的

眼眸。

“倘若我无法为皇，答应我，你一定要成为天下第一臣。”无论是成是败，他都必须为怀炽谋个后路。

怀炽压低了嗓音，“你在胡说什么？”

“将来无论是何者为皇，登基者为了国政与抚平朝野人心，定会摒弃三内之见，将第一个定朝大臣的首选指向老七和你，到时，你千万别为了我而推辞。”这是一定的，在众皇子夺位落幕后，新帝必然需要有朵湛的高压手段来镇压朝野，以及怀炽的怀柔政策来收拢人心稳定朝情。

“你怎会无法为皇？天子之位，惟有你才适任！”怀炽三步作两步地来到他面前，两掌重重地拍在窗棂上。

舒河笑笑地举高两掌，“别激动，我只是假设。”他又没说他不想要当皇帝，说说风险都不可以？

他一脸的不信，“真的？”这不是他在预告或是他料想到的结果？

“真的。”舒河安抚地拍拍他的肩头，“去办事吧。”

怀炽犹疑了一会，好半天才慢吞吞地转身走向殿外，但当他的身影方消失在殿内时，舒河的脸上也失了笑意。

舒河回过头来，站在窗边，自兴庆宫的高处俯瞰整座沐浴在漫漫雪色中的皇城。

一宫一殿，是棋盘上的权势棋格，一人一事，是左右交错的生死棋线，父皇将他们全都置于其中，冷眼观棋。棋局里的他们皆不知，入局后所有环环相扣、步步接踵的一切，不是他们有心在走，而是父皇为他们一手安排好的棋路，就算日后他们其中一人能够坐拥天下，却都不会是这场争夺战中真正的胜者，他们只是走卒。

自这场角逐皇位的战争掀起后，他们每个兄弟，谁

人背后不伤人 ,谁人背后不被伤 ?手足相残、骨肉争锋 ,表面上看来 ,这是他们这些皇子们自个儿求仁得仁 ,是福是祸全都是他们的贪念和野心所招来的 ,这点他无法否认 ,也不想逃避 ,可是 ,又有谁曾去揭开清凉殿御驾后的帷幕 ,去看看隐身在暗处的父皇 ,他老人家脸上那份将他们摆弄于掌指间的笑意 ?那抹 ,远比冬雪还要寒冷的残笑。

如今局中情势 ,已到了收官围地的最后阶段了 ,在这众皇子的存亡之秋 ,他想去太庙为父皇上炷香 ,亲口问父皇一句 ,这就是你想看到的局面 ?

然后 ,再告诉他——

身为人父 ,你太失格了。

11

环京七郡以北 ,进郡入京的官民两道 ,在过了降龙坡后于栖凤坡汇合为一路 ,为天朝环京七郡以北向南通京的惟一隘口 ,传闻 ,此地曾有彩凤停栖 ,故名栖凤坡。

全速南下的铁骑大军 ,其顺畅的进行军势 ,在进入天朝本土后终于在将要进入栖凤坡时受阻 ,抱括中军在内 ,铁勒命手中七线大军停军于降龙坡内 ,与雄狮大军遥相对望。

狭道相逢。

飞腾的雪花飞掠过铁勒的眼帘 ,面对这个围军栖凤

坡 ,阻挠了铁骑大军快速进京的八弟 ,铁勒不知该是喜或是忧。

野焰刻意在围军于栖凤坡等他 ,他在赶至此地前早已知悉 ,他不是不明白野焰想打倒他的那份心情 ,自野焰投效律滔后 ,野焰已正式向他宣告过 ,将会帮助律滔击败西内。倘若野焰单纯只是为助律滔一臂之力那倒还好 ,可围军栖凤坡罔顾远在京内的律滔安危 ,就只是执意与他一战此等举动 ,这哪是在帮律滔 ?野焰只是想打倒深藏在心中的魔障和心锁罢了。

他真的——有伤野焰那么深吗 ?

上回西戎一见 ,他原以为野焰已经将过往的挫折置之脑后 ,已在西戎重生全新出发了 ,可没想到 ,到底野焰的执着还是在他身上并未离开过 ,仍旧是将他视为必须超越的强者 ,这片积藏在心中已久的阴影 ,深到野焰走不出他已经撒手不再保护的背影 ,深到野焰的眼中只容得下他这个敌人 ?他多么想告诉野焰 ,他不是敌 ,无论他身上所流的血液是属哪一国 ,他仍然是一手扶养幼弟长大 ,依旧只是个希望幼弟能够直勇无惧面对政局或是沙场的兄长而已 ,这些年来 ,他无一日不期望着 ,有朝一日 ,野焰能在朝中大放光芒 ,成为天朝另一颗耀眼的新星 ,和一条不受任何拘束自在的飞龙。

已经命全线七军准备应战的冷天色 ,脸上踌躇的神色 ,远比铁勒的还来得沉重。

虽然知道两军交战是必然的 ,事前他也做了不少的心理准备 ,可一旦真要与多年来生活在一块的野焰正面冲突 ,这种感觉还是让人的胸口沉甸甸的 ,每每他一想到常在野焰脸上出现的开朗笑容 ,和野焰眼底那份多么需要铁勒给予肯定的期待 ,他就不知该怎么带兵对野焰下手。

“王爷,你真的要——”实在是受不了这种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感觉,冷天色忍不住想再向铁勒确定一回。

“不逼雄狮大军让道,咱们无法回京。”铁勒正色地抬起眼眸看向前方,定定地凝视着掩藏在雪原后方的敌军。

“可是他是襄王哪。”冷天色忙不迭地提醒,“你不怕他败了,他会——”野焰的心思易感敏锐,就怕只要被铁勒重挫后,野焰会从此失去所有的斗志。

他意喻深长地启口,语中带着叹息,“不打倒我,老八永远也无法面对他的心魔。”

冷天色满脸的怀疑,“你愿意——输给襄王吗?”照他这么说,他该不会因疼爱野焰,所以愿奉上铁骑大军败给野焰?

“我不打没胜算的仗。”他可不会为了个人私情而误了大事。

“那——”冷天色的眉心打了一圈又一圈的结。

转眼想了想后,他低声吩咐:“叫北武支军守住铁骑大军腹背并挖壕御袭,再命工部两日之内造出渡过彦水的便桥。”

“彦水不是还结冰着?”就算野焰毁了过栖凤坡后进郡的彦水大桥,在这冰冷的时节,他们也还是可以踏冰过川。

铁勒却有把握地笑了,“有老八在,它会融的。”想回京哪有那么容易?野焰若是不使出全力阻止他,那就枉他教了野焰那么多年了。

“王爷!”冷天色尚未应旨,冷不防地,一道急切的男音自他们身后传来。

他们两人回过头来,就见找不到人的佐参军边策马驰向他们,边朝他们大叫。

“十公主不见了！”

铁勒微微一怔，随即明白了恋姬会在此时离营是为了谁。

“王爷。”眼尖的冷天色一手指向前方的雪原，一匹快马正自营中疾驰而出，踏蹄奔向属于敌方的栖凤坡。

“天色，在我回来前先别动手。”铁勒拉紧了缰绳，决意由自己快马追回她。

雪寒霜重，沉默的雄狮大军，在漫天飞雪的雪原上，几乎融为天地间的雪色一景。

冷沧浪在雪地里踩出一个又一个深印的步印，来到站在狮子鬃旁，独自一人在雪中远望铁骑大军的野焰身边。

立足停顿，静静看着野焰的侧脸，他看见野焰的眸心不安地浮动，一如初出西戎，准备来到中土与铁骑大军时的表情。在全军东进的这段期间，野焰的话变少了，也不爱笑了，镇日心事重重却又不愿开口说出来，看在他眼中，他有说不出口的不舍。

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围军栖凤坡，野焰不回京兆帮忙律滔，就只是在这里一直等待铁勒，无论军中大将们再怎么心急，或是来催促他去向野焰说上一说，但他就是不开口过问或是在这事上头置喙，为的，就是因他明了野焰的心情，他知道，野焰将自己逼到什么程度，因此他不想去催野焰断下决心，他希望野焰能够自己走出来。

“敌方有动静了吗？”野焰双目一瞬也不瞬地看着远方，才开口，口中的热气便化为茫茫雪地里的白雾。

“探子说，刺王已下令全军准备进袭，或许不日就将进攻。”冷沧浪叹了口气，伸手抚去他肩上过多的积雪，就怕他在雪地里待太久了会冻着。

犹豫在野焰的眼中一闪而过 ,更多无法遏止的害怕与茫然在他心头一涌而上。

不该是这样的 ,他预想中的情况 ,不该是这种情景的。

停军在降龙坡的铁骑大军人数 ,远远超过他初时的估计 ,按理说 ,带着十五万大军进攻北武国的铁勒 ,旗下兵力应当会被北武王削减至十万或是八万左右 ,谁也没想到 ,铁骑大军非但未减 ,还额外吸收了北武国的兵力 ,使得大军的人数直逼三十万 ,北武王究竟是怎么了 ?不但没消耗掉铁骑大军的战力 ,却反而像是全力支持铁勒似的 ,更壮盛了铁勒的军容 ?

虽然他也早就吸收了西戎的兵力 ,带来了将近廿万大军 ,可两者相较之下 ,敌众我寡 ,这场仗再怎么算 ,他的胜算也不大 ,他不得不怕 ,若是铁勒的战技高出他一筹 ,雄狮大军将会尽殁于栖凤坡 ,而更令他害怕的是 ,万一他侥幸打下铁勒 ,他该怎么办 ?他无法想象天朝没有铁勒的情景 ,也无法想象没有铁勒的未来 ,一直以来 ,铁勒就是引领他前进和追逐的目标 ,若是没有铁勒 ,他会失去方向的。

对他而言 ,铁勒是一座照亮他生命的灯塔 ,虽让他的身后产生了挥之不去的暗影 ,可同时也为他带来了希望 ,这些年来 ,纵使离开铁勒的他站得再高、走得再远 ,他仍旧是无法不抬首看向一身光芒的铁勒 ,因为无论发生了什么事 ,只要让他知道 ,在他的面前 ,还有个为他遮挡风雨的铁勒 ,他就可以安然地往前走 ,可如今 ,他已走至尽头来到铁勒的身边 ,再没有前进的目标了 ,他虽渴望能打倒铁勒以证明自己的能力 ,可是 ,他也不愿见铁勒会有失败的一天——

他不想动手 ,也做不到。

在他沉默了好一阵子后 ,冷沧浪忍不住伸手推推他。

“王爷 ?”他怎么没下文了 ? 敌军就要进攻了 ,现下我军全军都还在等着他的发落呢。

野焰紧捉着手中的缰绳 ,紧闭着唇不发一语 ,冷沧浪定眼细看 ,赫然发现那两条不断震动的缰绳 ,是源自两手频频打颤的野焰 ,将手放在他的肩上 ,更可以感受到他浑身明显地颤抖。

“你可以的 ,你办得到的。”冷沧浪拉开他握得死紧的掌心 ,用温暖的大掌紧密地将它包拢住 ,并扬首看进他惶然的眸底 ,“不管结果是如何 ,你只要尽了力就好。”

野焰深吸口气 ,抬起一手朝身后勾了勾 ,“小花 ,粉黛进京了吗 ?”

“应当就快抵京了。”站在远处的花间佐立即来到他的身后答复。

被蒙在鼓里的冷沧浪扬高了两眉 ,“你事前就叫她进京 ?”军力都已经这么悬殊了 ,他竟然还分散雄狮大军的兵力 ?

“为免五哥会有危险 ,我要她先去帮五哥。”野焰深深吐出一口气 ,“因为我知道 ,短时间内 ,我将无法进京助五哥一臂之力。”

“王爷 ,咱们何时进攻 ?”花间佐忧虑地转着十指 ,直在心底认为他们实在是不能再继续拖下去了 ,再这么耗着 ,大军的粮草恐将会是个问题。

“我——”野焰像是哽住了 ,声音紧缩在喉际。

“放手一搏吧。”冷沧浪微笑地拍着他的肩头 ,“成功虽不是上天注定 ,但失败 ,也绝非宿命。”

他静静地看着冷沧浪支持的笑脸 ,记忆中 ,铁勒好像不曾对他笑过 ,铁勒总是厉色以对 ,他还记得 ,多年

前 ,铁勒在赶他离开北狄时曾对他说过——

你该长大了。

他是该让铁勒看看他成长到什么地步了。

“小花。”他拢聚起心神 ,振作了精神后弹指问向花间佐 ,“命后备军团护粮退向灵山 ,铁骑大军若是想越过彦水就命左翼军点火 ,右翼军绕到他们后头了没 ?”

“就快了。”总算听到指令的花间佐眉开眼笑的。

“到了敌军腹背后 ,就着手准备炮轰。”那几座律滔特意为他购来的火炮 ,可不能备而不用浪费了律滔的好意。

“是。”得令的花间佐方抬起头来 ,便瞪大了两眼 ,“王——王爷 ?”

“怎么了 ?”野焰不解地盯着他古怪的神色。

花间佐一手指向他身后的远方 ,“那个人该不会是——”

野焰回过头来 ,在飞雪笼罩的雪原上 ,找到了一抹令他难以置信的身影。

“恋姬 ?”她怎么——跑到这来了 ?

“王爷 ,是刺王。”冷沧浪飞快地按紧他的肩头 ,一手指向正朝恋姬疾速策马追来的铁勒。

野焰忙不迭地向身后一吼 :“全军备战 !”

独自来追恋姬的铁勒 ,在快抵达敌方阵营时 ,终于加快先前刻意放慢的马蹄 ,战驹在雪地里制造出的音响 ,让在前方的恋姬回头看他一眼后 ,更是让座下的马儿全力飞奔。就在到达野焰的视线范围内后 ,铁勒骑至她身旁探出一掌 ,将策马飞奔的恋姬掳至他的怀中。

“你想上哪 ?”他将挣扎不休的她紧按在怀里以免她掉下马。

“放开我 !”眼看野焰就在前方了 ,她必须快些去告

诉野焰撤兵,不然他们两军真的动起手来,铁勒不会手下留情的。

“咱们得快回去。”铁勒不理睬,将马匹调头打算返回我军阵线。

恋姬却伸出扯住他的缰绳,让马儿定立在原地不让他回营。

“我不能让你——”由他一手调教出来的野焰,怎是他的对手?她无法眼睁睁地看着野焰被他击溃,一旦野焰败了,那么本来就对他怀有自卑感的野焰,就将会永远也站不起来了。

“恋姬,我必须回京。”铁勒捧起她的小脸,严肃地对她低语,“我若是不回去,你和我,就看不见天朝下一任新帝登基了,而天朝,将会如卧桑的卦言,群龙无首。”

对于他突来的话语,恋姬的反应先是一怔,而后豁然开朗。

“你不想为帝?”他是专程回去让别人登基的?

铁勒挑高了剑眉提醒她,“我已经有北武国了。”

她不解地蹙着秀眉,“可是万一新帝不是你所希望的人选,你会打下天朝——”之前他不就是这么说的吗?

“再让适任的人选登基。”在她还未把话说完前,他已为她接上另一段上回他未说完的话。

她的思绪,忽地自喧扰难宁中,沉淀如地上积雪。她无声地望着他,感觉窜飞在雪原上的风雪,在他的身后形成了一双白色的羽翼,正将她缓缓包围。

冒着身世被人发觉后,将会有性命之虞的风险回京,他为了,就只是要让他兄弟登基?

“可以对我放心了吗?”铁勒拉回她持缰的小手,低首以额轻点她的额。

她怔怔地问:“这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

“没有。”他缓缓摇首，“但至少在我离开前，我可以亲眼看到天朝太平盛世的来临。”想当初，他在对北武王说出他的计划时，北武王还发了好大一顿火气，不过到后来，在知道他将完全属于北武国后，北武王又再度露出了笑容。

“你这傻瓜——”薄薄的泪雾，不受控制地在恋姬的眼中丛聚，她伸出双臂搂住他的颈项，不舍地埋首在他的胸前。

他怎么可以如此？这么多年来，他明知自己的身世为何，也无论父皇待他如何，他还是为天朝做尽了一切，到了底，即使他已认祖归宗，他依旧心系天朝，还是和往常一样，想伸出他的羽翼保护他的皇弟们和天朝里的所有人，他到底把他自己置于何地？

“不必为老八担心，我保证，他不会有事的。”铁勒靠在她的耳畔低语，“走吧，我们一块看看老八这些年来在西戎学到了什么。”

她哽咽地颌首，“嗯。”

在马匹即将驰回我军阵营前，铁勒回头看了看远处的野焰，两眼微微一眯，扯紧了缰绳起蹄立马，以挑衅来揭起这场战争的号角，而后策马全速返营。

“王爷？”完完全全明白铁勒在示意什么的冷沧浪，担心地转首看向面无表情的野焰。

野焰默然地目送着铁勒的身影消失在不断落在的细雪中，半晌过后，他仰起头看向天际。此刻，天际携了大量雪花的密云在雪原低垂，仿佛正预告着，他们兄弟间的命运，即将降临。

就让它来吧。

野焰不再犹豫地翻身上马，取来鞍旁的五彩面具戴上后，抽出腰际的配剑朝天际一指。

“开战！”



“他们两军交手了？”

正在想办法打通被南内封锁民官两道，好让无愁好不容易才筹措来的粮草运给定威将军的风淮，在听了庞云承报的紧急军情后，满脸讶异地抬起头来。

“正在栖凤坡决一生死。”继卫王党与南内后，现在东内也已与西内卯上，天朝镇守四方的大将，全都已经出笼赶上这场夺皇之战了。

他急切地问：“目前战况怎么样？”

“即使刺王未尽全力，寰王还是略占下风。”庞云边说边摇首，眼底写满了惋惜，“依我看，寰王恐怕抵挡不了铁骑大军的攻势。”可恶，铁骑大军真有那么无坚不摧吗？铁勒到底是怎么训练那只大军的？

风淮不解地皱着眉，“之前二哥不是才刚进攻北武国吗？照理说，铁骑大军应当被削弱不少实力才是，老八怎么会挡不住他？”没料到战况竟会是这样，之前他在心底再怎么推算，雄狮大军应当也有六成的胜算，根本就料到会事与愿违。

“除了刺王吸收了北武国的军力，造成了两军兵力悬殊外，恐怕——”庞云顿了顿，将矛头指向对铁勒一直有心结的野焰，“恐怕主因还是出在寰王身上。”

“老八出了什么问题？”风淮现在既是担心雄狮大军的处境，更是烦恼野焰本身的状况。

“寰王他——”庞云叹了口气，“他或许还是对刺王有所忌惮，所以才会一直伸展不开来。”他实在是懂，野焰都已能拿下整个西戎了，为什么只要一遇上了铁

勒,他就对自己没有信心?铁勒真有那么可怕吗?

风淮听了,又急又气地踩着烦躁的步子来回踱步。真是的,就算是为了西内,铁勒在面对野焰时竟不手下留情?好歹野焰也与铁勒相依为命了那么多年,没想到铁勒竟狠得下心来。

庞云撩高了两眉,“王爷,你这么希望东内获胜?”他有没有担心错?那两个人全都不是他们卫王党的人耶。

“我不得不。”他也是没得选,“定威将军被三哥困在南向水域就已经够糟的了,若是雄狮大军挡不住二哥,那么二哥的下一步定会是进军京兆,现下京兆并无能够防御铁骑大军的力量,二哥的大军若是一抵京兆,那么新帝之位,就将是二哥的囊中物。”

“王爷。”宫御风敲了敲门扇后,侧身探进头来轻唤,不知是否打扰到他们。

风淮看了他一眼,扬手示意他入内。

“洛王离京了。”被宫家派来接替宫悬雨的宫御风,走至他面前向他报告京内的最新消息。

他有些错愕,“他上哪去?”不属任何一内的卧桑,在这时出京?

“洛王带走了大内禁军,目前正起程北上。”

“北上?”风淮怔了怔,出乎意外地张大眼,“他想阻止二哥?”

“也有可能是想助刺王一臂之力。”庞云翻了翻白眼,才没他那么乐观,“王爷,怎么办?”自小到大,卧桑一直都是站在铁勒那一边的,要是卧桑在这时也对铁勒下注的话,那么铁勒的胜算就更大了。

风淮不想把这之中的来龙去脉理个分明,他更心急于其他。

“就让大哥去,我们有更重要的事得做。”远虑虽不

能置之不理,但眼前的近忧更要紧。

“更重要的事?”他要置之不理?

他点向卫王党的重心,“定威将军目前情况怎么样?”都已经两军交战那么久了,没想到定威将军非但没传回来什么捷报,反倒是被烧粮或是其他防不胜防的意外频频发生。

宫御风摇摇头,“已陷入苦战。”

“能不能阻止南蛮大军北上?”风淮不意外,但还是由衷希望定威将军能够阻止霍鞅进京。

“将军他——拦不住南蛮大军。”宫御风两指紧按着眉心,叹息也更深了,“震王已经率军逐步挺进京兆。”

任谁也没想到震王打起陆战来,作风粗犷野蛮与水战并无二致,有了充裕的粮草后,全军更是一轮轮不歇止地猛烈进击,使得粮草所剩不多的定威将军,在节节败退之余,只好一路往京兆撤退,以求能在与护京兵团会合后,联手还击之余,能够在第一时间拿到粮草支援。

“不能等手谕开封了,我们得先拿下京兆。”风淮愈听愈觉大事不妙,不得不赶紧采行第二个方案争取时间。

庞云正为了这个陷入苦思,“怎么拿?”

“叫巽渺拨五成兵力给巽磊进皇城,先拿下皇城外城再逼进内城,另五成和民团想办法护住京兆内外围别让三哥进京。”擒贼还得先擒王,三大宫六大殿全都在皇城内城,所有的新帝人选也皆在皇城里,只要先拿下了里头的首脑,还怕外头的人不弃降?

此时门扇遭人轻敲了两下,宫御风前去应门,与火速赶来通报的御林军副统领交头接耳了一会后,带着不解的神色回到风淮的面前。

“王爷，雅王已率南内水师攻进翠微宫。”在众人都欲拿下京兆或是皇城时分，舒河不去巩固地盘，也不兴兵攻击其他三内，却反而独独去拿个微不足道的翠微宫？圣上都已殒天了，再拿下翠微宫有何用？舒河真知道他在做什么吗？

翠微宫？

风淮的心房狠狠一震，缓缓回过眸来，心头顿时风涛迭起涌起一片密云，阵阵的不安，扶摇直上措手不及。

他颤颤地深吸口气，“没人——拦着老九吗？”老天，千万别告诉他——

“拦不住，他们有王棋。”宫御风摇摇头，“为避皇祸的六相和全朝大臣，皆在翠微宫里。”

风淮瞪着眼眸，与庞云双双震愕当场，沉默忽地降临在厅内。

宫御风杵着眉，“南内挟持六相是想做什么？”看他们的表情，好像是遭到多大的打击似的。

“只有一个可能。”庞云紧拧着眉心，对心机远胜众皇子一筹的舒河，既是佩服又是懊恼，无论他再怎么想，也没想到舒河还有这种夺帝的法子。

“什么可能？”不只是庞云，就连风淮的脸色也难看到了极点，这让宫御风更是好奇不已。

风淮闭上眼，“皇袍加身。”

“什么？”宫御风张大了嘴，完全没想到事情的严重性。

庞云接口解释，“天朝之臣尽在舒河之手，那么就算王爷能够成为新帝，有主无臣，国之根本尽失，如何定国立朝？”

“高——”现下就连宫御风也对高人一等的舒河肃然起敬了。

挫折过后,风淮抹抹脸重新提起精神面对问题。

“四哥现下人在哪里?”怀炽挟持了众臣不打紧,重要的是想为皇的舒河,是否也已离开了兴庆宫前去与怀炽会合。

“可能——”宫御风垂下两眉,接着再继续报出坏消息,“也已经进了翠微宫。”

庞云紧张地向他进言,“王爷,舒河要是真躲进了地宫,那事情就棘手了。”自开朝以来,翠微宫的地宫就一直是皇家避祸的所在地,易守难攻,若是舒河执意待在地宫里,恐怕就很难打下他了。

风淮咬咬牙,抬首再问向宫御风。

“律滔人呢?”律滔是在搞什么鬼?居然就这么让舒河得逞没去拦下他?

“在——”宫御风想了想,赫然发觉截至目前为止,竟没有半分律滔的消息,“不知道——”

庞云缓慢地转首看向风淮,“他该不会——也已经行动了?”

风淮慌忙急吼:“快叫巽磊进皇城!”



站在太极宫宫阁上远眺大明宫的律滔,在刺骨的寒风中微眯着眼,在微暗的天色中静看袅袅黑烟,逆着细雪攀上大明宫上方的天际。

多亏沁悠的提醒,他才忆起东内还有一只至今三内皆无人察觉的兵力,站在同是东内人的立场上,那只自卧桑弃位后就一直处于无主状态的太子亲卫,及时加入了这场战局,这才使得他们东内多了一分胜算,也终于有了多余的兵力,能够迅雷不及掩耳地突袭大明宫。

眼看东内联军进攻大明宫都已有一段时间了,就不知目前的战况如何。

“王爷——”爬宫阶爬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仇项,气喘吁吁地站在他身后,“襄王妃粉黛即将进京了——”

律滔讶异地回过头来。原本他还以为野焰为了铁勒想弃他于不顾呢,没想到野焰还有这一招。

他笑笑地踱进阁内,“算那小子还有点良心。”有援兵就早点告诉他嘛,弄得他心里十五个水桶的,还都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了。

“王爷,粉黛王妃还在等你的指示。”喘完气的仇项靠在门边,想在得到他的指示后就快点去通知粉黛。

律滔以手抚着下颌,在阁内踱了几步后,扬手朝他弹弹指。

“叫她先打掉保护京兆的护京兵团,把京兆内外城抢过来,拿下京兆后,千万别让霍韞或是定威将军攻进京。”京兆目前算是风淮的地盘,要是不把风淮的人弄出去转移主权,只怕在他抢下大明宫后,风淮又会来坏事。

仇项听了就忙着要走。

“慢。”他抬起一掌,眼底盛满了担心,“凤藻宫无虞吧?”现在皇城内兵荒马乱的,包括沁悠在内,东内的家眷们和国戚,全都为避祸被他送至皇后一手保护凤藻宫了,其他三内可不能抓住凤藻宫这个弱点来威胁他。

“王爷大可放心。”早就派人去守住凤藻宫的仇项朝他拍着胸膛保证。

“好。”律滔满意地颌首,“大明宫那方面呢?”

“太子亲卫与水师已联袂攻进大明宫延政与望仙二门。”他边想边扳着手指数算着,“顺利的话,应当很快就能拿下青霄和银汉门。”

他拢紧了剑眉,“动作快,在老七开封手谕前,务必

要打下大明宫。”若是想让被铁勒困住的野焰能及时返京 ,那么他就必须拖延朵湛开封手谕以争取时间。

“是。”

迎着夹带着细雪的冷风 ,律滔再次踏上阁廊 ,暝色袭来 ,冬日日头落得快 ,脚底下的皇城内城不似往日般 ,在日落后便悬灯处处、灯火通明 ,取而代之的 ,是前所未有的漆黑 ,在这片黑暗中 ,惟有大明宫焰光通亮 ,一股股翻腾的烈焰恣窜雪霄 ,远望过去 ,像个发光体。

结束纷乱的时间 ,就快到了。

凄艳的火焰吞噬了大明宫宫前的三道回字宫墙 ,火星点点迎风飘飞 ,像是漫飞在雪地里红色的雪花。

由于事前一点风声也没有 ,因此东内的这场突袭很成功 ,率东内联军直闯大明宫的宫垂雪 ,在连破延政与望仙二门后 ,率联军进抵麟德殿外 ,准备接续挺进另两道西内水师固守的宫门。

接到消息忙来传报的亲卫统领 ,紧张地对站在云宵殿殿内指挥的朵湛报告。

“王爷 ,望仙门被破 ,东内联军来到麟德殿外了——”谁都没料想到太子亲卫竟会投效于律滔麾下 ,使得东内联军的人数远超出西内水师 ,使得在宫外御敌的西内水师不敌。

忧心如焚的朵湛忙下令 :“弃守麟德殿 ,全军撤至青霄、银汉二门内 ,全力抵抗 ,不能再让东内拿下这二门 !”

亲卫统领的眉心攒得紧紧的 ,“咱们不弃降吗 ?”横看竖看 ,面对这么大的一只东内联军 ,他们西内是一点胜算也没有 ,为什么不在损伤更为扩大之前弃降呢 ?

朵湛冷冷地转首看向他 ,“谁敢弃降 ,我就杀了他。”眼看就快百日了 ,他可不能在这最后关头让手谕出什么差错。

“王爷！”亲卫统领还没回话，抬首见到自宫外远射进宫内的火箭飞来时，心惊胆跳地将朵湛拉离险处，拉着他至殿门旁避箭。

被烟熏黑了脸庞的水师统领，在一殿的人忙着拿东西扑灭殿内的火势时，来到朵湛的面前向他求救。

“王爷，银汉门失守，东内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再这样下去，水师会全毁的——”

朵湛紧咬着牙关，也明白任水师去抵御东内联军实在是太过勉强，可铁勒犹未进京，他们西内也真找不出其他兵力可供后援，除了尽力抵抗外，眼下并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王爷？”等不到答案的水师统领，心慌意乱地仰首看向他。

朵湛握紧了拳心，“叫水师立刻退进宫内，宫门殿门落闸上闩！”

划破夜空的火箭，道道拖曳着红艳多彩的焰尾，犹如流星般地再一次地纷纷落进宫内，殿外远处枯干无池水的莲田着了火，丛丛扶摇而起的火花在黑暗中舞动，像一朵朵盛开的火莲，跳跃的火光映在朵湛的眼中，他像是看见了最后一分爱情残留的记忆，也在这夜被烧毁，令他心痛难当。

“快取太掖池的池水灭火！”在殿外其他处也纷纷着火时，朵湛忙指挥殿上的亲卫快去取水救火，以免火势会烧至宫内所有大殿。

“王爷，你先走吧，留在这太危险了。”担心他安危的水军统领，愈想愈觉得大势不妙，深怕大明宫一旦被破，东内联军头一个就会冲着握有手谕的朵湛而来。

朵湛斜睨他一眼，“被困在宫内，我怎么走？”大明宫可不像翠微宫有什么避难的信道，一旦外头被包围了，

里头的人就出不去了。

“那——咱们该怎办？”

“死守大明宫——”他咬咬牙，决定就算是豁出去也要完成开封手谕这件事，“无论如何，我必须在先皇百日当天抵达太庙！”

在下一波点了火的飞箭袭来时，朵湛与众人合力掩上巨大的殿门，一起接受这波攻势所带来的冲击，在箭势稍息后，在一殿浓烟呛雾中，亲卫统领又忙不迭地命人取殿旁小道出殿去殿外灭火。

“二哥，快回来吧。”双手紧按着门扉的朵湛，垂下头不住地在嘴边低喃，“求求你，快回来吧——”

他一定要撑到铁勒回来。



“大明宫被破？”恋姬睁大了水眸，在听完来者的报告后，手上的茶碗直坠落地。

律滔他怎会——为什么要把主意打到朵湛身上？大明宫不能被破的，在那里，有着即将宣揭手谕的朵湛，还有朵湛的心伤，那个在宫内一直沉睡不醒的楚婉。

“嗯——”佐参军将头压得低低的，“紫宸殿已失守，襄王与残存的水师都聚在云霄殿内死守——”

“七哥——”她一手掩着唇，惶然地抬首看向铁勒。

铁勒走至她的身旁，先是安抚地拍拍她的肩头，再转首问向冷天色，“便桥造好了吗？”

“已在时限内完成。”冷天色的两眉几乎连成一直线，很怀疑他在此刻提起那个东西是想做什么。

“你与一半大军留在这拦住老八，我率另一半大军先行突围进京。”铁勒边向他吩咐，边点明佐参军，“你跟

我回京 ,马上去准备。”

“十公主呢 ?”佐参军一手指向忧心忡忡的恋姬提醒他。

铁勒低首看她一眼 ,伸手轻抚她的小脸 ,“她跟我们一道走。”

“公主 ,咱们走吧。”佐参军听了 ,随即扬掌邀请她一块出帐去打点。

在他们走后 ,冷天色拉长了一张苦瓜脸踱至铁勒跟前 ,怎么想就觉得怎么不妥。

“王爷 ,你要在这时分散军力 ?”由开战以来 ,除了一开始野焰有些伸展不开 ,故没办法占到上风外 ,但时至今日 ,现在野焰可是卯足了全力来求胜 ,愈来愈让人难以招架 ,而且野焰主要的目标就是铁勒而已 ,他却要在这时候回京不和野焰打了 ?野焰若是知道了 ,恐怕气也会气坏。

铁勒的忧心明明白白地悬在眼眉间 ,“再不回去 ,老七就死定了。”

就连他也没料到 ,他会被野焰拖住那么久。

从一开战起 ,铁勒大军便以防守为主要进攻为次要 ,雄狮大军频频发动奇袭 ,若不是他事先就已命位在大军腹背的北武支军挖壕御袭 ,只怕一开战 ,他首先就将对不起北武王 ,让那支他带来的北武支军全毁在野焰的炮火下 ,之后每当他想抢下先机强行将大军推进至栖凤坡 ,大军的两侧又会受袭 ,若是想绕过栖凤坡渡过彦水 ,早已被野焰命人击破冰面的彦水上已布满了烧热的桐油 ,只要他们想渡水 ,野焰的左翼军便会在上头点火——

受阻在这 ,铁骑大军进京一事是丝毫无进展 ,但困住他们的雄狮大军情况也好不到哪去 ,只要一日不能打

下铁骑大军,野焰就一日无法回京去援助律滔,因此,他们两方,对于进京一事皆很急躁,却又不得不面对阻碍彼此的两军。

只是,最终的结果他已经预料到了,以他来看,如此再僵持下去,大军人数与粮草皆不及他的野焰,即使力战到最后一刻,恐还是得吞下战败之苦果,虽说野焰打不下他,但对于眼下这成果,他已是相当满意,更欣喜于野焰能将他挡在这里这么久,只可惜,他没有时间在这再陪野焰耗了。

手谕还在朵湛的手上,此刻的朵湛孤立无援,他若是不快些回京夺回大明宫,失了那张手谕不打紧,就怕朵湛会与手谕来个玉石俱焚。

“手谕开封后,你就立即带兵返回北武国。”铁勒深吸口气,在帐中着手打点着自己的装备,打点好后边说边走向帐门。

“是。”即将独自去面对野焰的冷天色虽是不情愿,不过为了朵湛着想,也只好硬着头皮准备接手战事。

“还有。”就快在踏出帐门时,铁勒忽地顿住了脚步。

冷天色好奇地拉长了双耳。

“别死。”铁勒回过头来,对他只身迎战野焰一事,满脸是放心不下。

冷天色怔了怔,从没想过铁勒会对他出现这号表情。

他咧大了笑脸,“遵命。”

数个时辰后,雪原上的天朝两军攻势稍停,就在野焰认为铁骑大军也需要喘口气重拟战略时,也自雪原返回大营,回营与冷沧浪和参谋们重新检讨战略,并筹划下一波攻势。

花间佐一把掀开帐帘,劈头就朝里头大喊。

“刺王强行渡彦水了！”

“什么？”野焰倏然站起身，对这措手不及的消息满脸意外。

花间佐用力拭去布满额间的汗，“王爷，刺王并没有打算全军回京，他将铁骑大军一分为二，目前冷天色正率另一半大军朝咱们中军而来！”

野焰顿时心火骤起，“都还没分出胜负，他就想走？”这算什么？他想逃避吗？

冷沧浪一手按紧他的肩头示意他切勿为此大动肝火，一边扭头问向花间佐。

“刺王想怎么渡川？”就算铁勒能突破重围好了，他就不信铁勒能走得那么容易。

“铁骑大军造了便桥，并就地取雪以灭川中之火。”

当下换成冷沧浪气急败坏，“快派人拦下他！”

野焰深深吐息再吐息，末了，他一把握紧了拳心，二话不说地冲出帐外。

“王爷！”冷沧浪在回过神来时，也忙不迭地追出去。

当野焰赶到彦水时，铁勒所率领的人马，已在北武支军的掩护下一半都已渡过了彦水，犹剩一半正在渡川或准备渡川，野焰看了，既是心急于想追回铁勒，更是想也带着大军先一步返京去救律滔，免得铁勒一抵京兆，律滔就注定将败于铁勒之手。

“渡川截住他！”野焰飞快地地下令后，一马当先地策驹冲下山坡身先士卒。

但不过多久，一柄又快又急的飞箭疾射而至，直抵他的马前，他紧扯住马儿整个人险些栽倒，往旁一看，护送铁勒离开的冷天色已经赶至。

“你的对手在这！”带着中军人马与他硬碰硬的冷天色，飞快地疾驰而来，并迎面朝他挥出一剑，不让他有闲

暇去拦截铁勒。

“走开！”满心忿恼的野焰不客气地举剑劈过去。

“办不到！”

渡过彦水的铁勒，在大军正式朝京兆出发前，回头朝彦水另一端已经展开厮杀的战场看了看。

“二哥！”忙得分身无暇的野焰，扯开了嗓子当空一喊。

但，他的声音很快就被冷天色盖过。

“中军进攻！”

12

“王爷——”佐参军停下马，两眼直视着前方。

“我看到了。”铁勒扯紧了手中的缰绳，两眼直盯着那个拦路人。

就在铁骑大军通过了京畿腹地环京七郡，即将抵达进京兆外城时，就遇上了早就在京兆外城北门严阵以待的大内禁军，而在大内禁军前方为首的，不是别人，正是与铁勒已有三年之别的卧桑。

铁勒直视着卧桑那张久别的面容，心头一一浮掠过，在过去那段即将被时光湮没的岁月里，那份对卧桑又爱又恨的心情。

卧桑去国这三年来，他反反复复为卧桑所做过的事想过不知多少回。他曾因自己屈居于卧桑之下而深感

不平,也曾恨过卧桑为了巩固太子之位而对他调职削权,他更忌嫉的是,父皇将所有的爱都给了卧桑,可是当卧桑离开后,他再回头细想,却又发现,他的恨,与爱的距离是那么的近。

每每京兆扬起沁着百花花香的春风时,他会想起,卧桑一手将恋姬带进了他的生命里,让他知晓了人间有情;当他安然地栖身北狄欣赏绮丽雪色时,他会忆起,卧桑在朝堂之上不遗余力向父皇举荐他远离京兆的情景;夜半时分,当母后的影子飘进他的心底,卧桑恳求他不要将身世说出口的模样,也会来到他的面前;而他能在乱伦事件中安然渡过,自然也是少不了全力为他护航的卧桑。

这些年来天朝之所以没有分崩离析,不是他的功劳,而是因有卧桑的存在,因为,卧桑总是挺身站在他之前保护他。

但这回,卧桑会出现在这儿,是想怎么做?

佐参军杵着眉心,“你认为洛王是想挡路拦人,还是想迎接咱们入京?”以卧桑那么沉重的表情来看,这好像不是什么欢迎他们进京的好脸色。

铁勒动作利落地翻身下马,“他特意来拦我的。”

佐参军紧张地想把他拉回来,“王爷?”他疯了?卧桑摆明了就是来意不善,他还一个人去会卧桑?

见铁勒主动前来,卧桑在举步向前时先向后头的人示意别妄动,随后也独自步向前。

“老二——”

铁勒愈走愈快,在靠近他后,二话不说地朝他脸上挥出一拳。

“王爷!”被铁勒的举动吓了一跳的大内禁军,纷纷紧张地架剑在手。

挨了一拳的卧桑,低垂着脸庞,先抬起一手示意身后的人稍安勿躁。

他边揉着脸颊边问:“小妹出了什么差错?”能让铁勒如此光火,想必除了恋姬这个原因外,应当也不会有别的了。

铁勒紧咬着牙,“她差点就死在北狄——”对于他的做法,铁勒至今仍是记恨难平,要不是他把恋姬派去北狄,恋姬也不会受那无妄之灾。

“她没事吧?”他也知道送恋姬去会有什么风险,自然也事先预估到若是恋姬有个闪失,他和天朝将承受什么后果。

铁勒甩甩手,“她若有事,我不会这么客气。”

“那就好。”卧桑吐去了口中的血渍后站直了身子,不慌不忙地把欲走的他叫住,“回来。”

对于卧桑命令式的口气,铁勒有些没好气,而更令他不解的是,卧桑明明就知道他的身世,却总是用大哥的身份来对待他,在卧桑的心里,卧桑究竟是怎么看他的?

卧桑盯审着他的眼眸,“你把实情告诉小妹了吗?”

“她已经知道了。”因纳闷全军为何停下,故特意由军后前来查探状况的恋姬,缓缓步出人群走向他们。

卧桑抬首看她一眼,飞快地在心中猜测起铁骑大军目前的情势。以恋姬的表情来看,在接受了这个事实后,她并不是与铁勒处于敌对的状态,而她也不反对铁勒带兵返京,这是代表着,铁勒并无意争夺皇位,或是,恋姬愿意叛国支持铁勒为皇?

疑心四起的人并不只卧桑一个,此刻的铁勒,同样也眯着眼打量着他。

“为何你会来此?”想来确定他的心意那倒罢了,问

题是卧桑干啥要带兵来？

卧桑淡淡轻应，“在你们与雄狮大军对峙于栖凤坡时，离萧就已先你们一步返京。”当逃离北狄的离萧仓惶回京时，脸上那份惧于铁勒将会率军大破天朝的表情，至今还存映在他的心底，即使他原本对铁勒再有把握，也逼得他不得不前来弄清楚状况。

“让路。”铁勒不想再与他说得更多，只想快些进京夺回大明宫。

然而卧桑一步也不退开，挺直了背脊，即便知道这与以卵击石无异，他也不打算退让。

“在确定你的目标之前，我不能让你进京。”铁勒进京，固然能够平定京兆的战乱，但只要铁勒怀有异志，那么天朝就即将沦陷于外族之手。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铁勒挑挑眉，对他数十年如一日的疑心病觉得好笑。

卧桑面色凝重，“因为，立场不同了。”

他不知道，此刻铁勒的脚下，是站在哪个立场上。

若是往日，他会大声地向父皇和天朝中的每个人说，铁勒是个深爱天朝的皇子，也从无夺嫡谋反之心，可是自父皇派铁勒去攻打北武国后，仅只一个冬日，铁勒与天朝之间的关系，已有了天差地别的变化了，现在的他，再也无法确定铁勒是属于何方，他没把握铁勒是否仍是和初时一样，更不知这回铁勒是为了北武国返京，还是为了天朝。

是敌是友或是亲，此刻都只在一念之间，但权势、爱憎，是那么地感人可怕，即使是心志再坚强的人也都将受挫折，何况铁勒也只是个凡夫而已？

“我只是想把那个代人保管的东西送回去而已。”赶时间的铁勒不想再与他僵持，遂老实地道出目的，以期

他能快点让道。

卧桑仍是摇首，“送回去之后呢？”

“得看情势。”他顿了顿，不想把话说得太满和太有自信。

“你已经是——”卧桑犹豫地迎上他的目光，“北武国的人了？”即使离萧已向他承认这一点，但他还是要问，他不相信铁勒会把天朝全都抛诸脑后。

“我本来就是。”多此一问，他们彼此早就心知肚明。

卧桑的眼中有掩不住的期待，“属于天朝的那一部分呢？”

铁勒沉默了一会，看了看身旁的恋姬后，清晰地开口。

“还在这里。”

“那就好。”紧窒的气息终于获得纾解，浑身绷紧的卧桑深吐出一口长气。

“大哥，我一直想问你。”恋姬很难掩饰带怨的眸光，“因你的弃位，造成了今日所有的兄弟自相残杀，你后悔吗？”

他毫不考虑，“不后悔。”

铁勒不悦地皱紧了眉心，“你说什么？”今日所有的人与事，全都卷成一团糊涂账，皆是拜他所赐，而他竟一点悔意也没有？

“别动气。”恋姬忙不迭地拉住他。

“父皇对你有杀意，我想，你早就知情了。”卧桑的嘴边带着浅浅的笑意，像在说件稀松平常的小事，“但你一定不知，父皇对其他皇子也有杀意。”

铁勒讶然地张大眼，“父皇他怎会——”父皇对他这个外来者没有半分亲情，这点他可以谅解，可其他皇子们不都是父皇所生吗？

卧桑的笑意渐渐失了温度 , 隐隐里带着份凄楚。

“为了让我安安稳稳地当上新帝 , 他会 , 他也做得出来。”

从很久前 , 他就发觉事情不对劲了。

是在他亲政前 , 还是在他亲政后 ? 他不清楚 , 他只记得 , 最初他是由父皇对众皇子的态度中看出了异样。

在众皇子中 , 铁勒虽封王最早 , 却也最早被逐出朝政核心 ; 父皇不时要求风淮必须对手足如对臣子 , 不可徇私也不许法外容情 , 甚至常拿几件小事就要风淮办亲兄弟 ; 朵湛看破朝政离朝 , 父皇完全不加阻止 ; 父皇将年幼的野焰送离京兆 , 再刻意扔至举目无亲 , 也无法与朝野频繁往来的西戎 ; 而更令人起疑的是舒河 , 以舒河的聪颖和功勋来看 , 舒河老早就该和律滔一样受封策爵了 , 可舒河封王的时间却是九个皇子中最晚的一个 , 所授的职位 , 也比任何人都来得低——

自每个皇弟的例子看来 , 他不得不以为 , 父皇早看已出了其他皇子们的资质 , 也已将众皇子们的野心或理想揣摸得清清楚楚 , 因此父皇刻意分散众皇子竞逐而起的风险 , 不着痕迹地打压着他们 , 不让他们窜动也不给他们机会爬上高处 , 到后来 , 难掩其光彩的皇子们纷纷开始展辉现芒 , 使得父皇预料到 , 再如此下去 , 日后众皇子夺嫡之心恐将难以消除 , 为顾及即将成为下任新帝的他 , 因此父皇便决意除去多余的人。

首先 , 是借三内之手 , 让众皇子们分党割派 , 好藉党争让皇子们除掉彼此 , 可父皇没料到 , 身为太子的他竟会在这时弃位远走 , 逼得父皇不得不找出代替他的新人选后 , 重振旗鼓重新策划 , 又再度又以一张手谕 , 让有意为帝的皇子们自相残杀 , 好让下任新帝在登基前 , 即可除去将会威胁其帝位之人——

想来,会觉得父皇所做的一切很残忍,可真要说罪论责,他也难辞其咎,毕竟,当年父皇的出发点在于他这个太子,为了这份罪衍,他曾因此心冷,也曾因此自责,他不要这种踏过众皇弟尸首而得到的帝位,他不要这种天下。

铁勒撇过脸庞,不想再多听一句也不愿让恋姬知道这些事。

“当年行刺你的人中——”恋姬却想将那些被掩藏的秘密全都挖出来弄个清楚,“是否也包括了父皇?”

卧桑迟愣了一会,抬首望向浓云散去,漫天霞彩的天际。

“没错,父皇是有份。”他本打算把这事一辈子都埋在心里,“父皇之所以会那么做,主要是在警告我别多管闲事,他不要我救你们。”为了铁勒乱伦一事,他做得太明显,导致父皇将所有心机攻防战全都转移至他身上,并不时派人向他或试探或警告他往后别再多事,否则,一旦父皇打算换个太子,那么连他的安危也将堪虑。

恋姬不禁蹙紧了黛眉,“既然你知道父皇的心思,那你还出走?你认为你的出走就能救得了他们吗?”

“真要为我们好,你就该待在太子之位上,只要你当上了新帝,何愁你保护不了我们?”铁勒马上接口,也同样把归罪的靶子架至他身上。

被围剿的卧桑,冷静地看向深知父皇手段的铁勒。

“就算我当上了新帝,而父皇成了太上皇,你认为父皇就动不了你们吗?”身为太子,他是一具被操控的人偶,他不认为,一旦他当上了新帝后就能解除这个魔咒,只要父皇在世一日,只要他所有的兄弟们都在世一日,他的兄弟们就注定得因他这个太子而死。

铁勒气息猛地一窒,不得不承认地垂下双眼,也知

道父皇照样能打他们的主意，一切，不过只是换了个形式上的身份罢了。

“撇开父皇不谈，也为我想想好吗？”卧桑疲惫地以指梳着发，“我累了，放过我吧，我不想成为天子，我只想当个寻常人而已。”近三十年的太子生涯，已让他心力交瘁，天子这个位置，他可以说是逃开的，他不是无欲无求的圣贤，他只是个想善待自己的凡人。

聆听着卧桑恳求的话语，恋姬这才注意到卧桑似乎变了。他那素来撑持着天朝的身子，也不再和以往一般站得特别挺直，现在的他是放松的，是不必强行把那些责任都拉至身上揽着的，他可以轻松自在地垂下双肩。

他有这么——渴望得到自由吗？

见他们两人都没回应，卧桑再叹了口气，老实地说出他登基后的后果，“若是我不让情势演变至今，那么就算我当上了新帝，天朝迟早也会被三内和皇子们弄垮的。”

恋姬讶异地掩着嘴，“怎么会——”

“包括父皇在内，你们都把我估得太高了，你们不明白，我没有三头六臂，即使我再怎么尽力，我也只能维持短暂的和平，老实说，我根本就压不住你们。”卧桑肯定地向她颌首，“当年我若是不弃位出走，那么在我登基后，我不是被行刺就是迟早会被逼得退位，而不管是哪一个下场，天朝都将步入朋党全面乱政，且无法顺利推出新帝以接国祚。”

无能为力，就该尽力寻找新机。

自己有几分底、几分能耐，他再清楚不过，对于他继位后的后果，他早就已料到了，他更明白，站在太子之位上，他无法处理好三内的内斗，也没法除去三内大老免得再继续制造朋党之祸，因此在登临天下前，他决意撒

手换将 ,改由他的皇弟们亲自操刀上阵。

水能覆舟 ,亦能载舟 ,权势固然害人 ,但也能救人。只要他的兄弟们一把将大权紧握 ,幸运的话 ,他所无法做到的事便可由他的皇弟们办成 ,同时他们也将获得父皇没有给予他们的权势和地位 ,紧紧捉住权力的尾巴 ,如此一来 ,他们便可藉权势的盾牌保护自己 ,而父皇 ,也不能任意对站在权力顶端的他们做些什么。

“所以你情愿弃位当罪人 ?”花了那么多年的时间 ,铁勒总算是明白他的苦心。

“跟父皇斗了那么多年 ,我受够了。”卧桑不介意地耸耸肩 ,“既然我能让我自个儿得到自由全身而退 ,也能让你们都得到保护自己的机会 ,抛弃一个天子之位 ,我不后悔。”

当林间返巢的飞鸟掠过他们的上方时 ,铁勒这才回想起这是什么时刻。

“下任新帝是谁 ?”他捺不住地问。

卧桑朝他眨眨眼 ,“别好奇了 ,等手谕开封不就可以知道了 ?”

铁勒一手指向他的身后 ,“想要手谕能在百日当天开封的话 ,那就叫那些人快让路。”真是 ,差点就忘了他赶时间的目的。

“为什么你这么急 ?”卧桑皱着眉 ,对他的心急有些不解。

“老七被老五堵在大明宫。”卧桑八成是匆匆出京来拦他 ,所以才没注意到身后的事 ,竟连朵湛这件大事都没发觉。

卧桑怔了怔 ,顿时也急躁了起来。

他忙不迭地指示 ,“大明宫那方面我会去摆平 ,你先为我开道让我进皇城。”

“开道？”

“老八的王妃挡在京兆内外城里。”要不是他出京出得早，说不定他早就被粉黛给困在京里出不来。

恋姬无奈地拧着眉心。只是回个京而已，没想到需要这么大费周章，先有野焰守株待兔，后有卧桑拦路挡驾，现在又多了个粉黛——

铁勒伸手揽着她的腰，“别叹了口气，走吧。”

卧桑也跟着转过身，打算走向大内禁军时，不意抬首看向西方天际，而后，他顿下了脚步。

霞色如遭鲜血渲染的西天，一颗光彩耀人的星子，突破了似红绸的艳云而出，突兀诡异的星芒横划过天际，而后陨殁于灿烂的霞涛中。

陨星之象，血光、离散之兆。

卧桑拢紧了两眉，不停地在心中揣想此时出现的天言星语。

“大哥，你在看什么？”恋姬的声音远远传来。

他一怔，随即将突来的不安掩下，“没什么，咱们走吧。”



“东内停止进攻？”

数个日夜没合眼的朵湛，本是想趁东内联军短暂停止进袭的时候，打个小盹或是祭祭空了许久的五脏庙，但就在他准备稍事休息时，水军统领却在这在这时带了这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让一时之间反应不过来的他，就只是张大了嘴错愕着。

“是的。”水师统领好笑地看着他的表情。

“因为二哥到了？”脑子一片混乱的他，直接联想到

的就是铁勒应验了他的祈祷。

“不。是洛王率大内禁军拿下凤藻与太极二宫后，以两宫的人质命翼王的人撤离大明宫。”虽然风淮是拿下了皇城，可是风淮并没有阻止卧桑进皇城对付律滔，或许是想获得渔翁之利吧，而这也才让卧桑能够顺利前来救人。

朵湛百思不得其解，“大哥？”怎会是卧桑救了他的？难道卧桑也站在西内这边？不过以卧桑的为人看来，又不像。

“另外，刺王正与粉黛王妃交战中。”水师统领继续禀报，“以敌我两军军力悬殊的情况来看，刺王应当很快就可收复京兆内外城。”

铁勒赶上了。

“呼——”朵湛大大地松了口气，这段时间内所累积的疲惫，也一涌而上。

“王爷，翼王要见你一面。”在这报喜的时刻，亲卫统领却挂着一张脸走进殿内来。

朵湛紧皱着眉心，“五哥想做什么？”

“翼王说，他有话想当面问你。”

“让他进来。”朵湛偏头想了想，半晌，朝他摆摆手。

亲卫统领很是犹豫，“可是——”这样好吗？不久前律滔还想打下大明宫呢，万一律滔是想藉此机会对朵湛做些什么——

朵湛有恃无恐，“凤藻宫在大哥手里，他变不出什么花样的。”律滔会弃降，八成就是想保住皇后这个靠山和葛沁悠。

“是——”

被人由宫外迎进来的律滔，在殿内见着朵湛时，对于这种会面方式很是不痛快。

“我都单枪匹马了 ,你还防我 ?”律滔没好气地指着那些跟在他身旁警戒的人。

朵湛紧皱着眉心 ,“你不夺手谕了 ?”为了手谕 ,他差点毁了整座大明宫 ,结果这下他说放就放 ?就算情势对他来说不利 ,可他怎能看得这么开 ?

他扯扯嘴角 ,“二哥就在外头敲门了 ,就算我得到手谕 ,不也是徒劳 ?”

野焰没有回京 ,粉黛是决计无法胜过铁勒 ,而他的弱点凤藻宫在卧桑的手里 ,原本他想拖延手谕开封的日期 ,这下也成了泡影——再怎么看 ,属于他的棋局已经结束了 ,只是他怎么也料想不到 ,他竟是逐皇者中最早出局的一人。

他不是个输不起的人 ,其实 ,律滔早在野焰主动请纓去面对铁勒时 ,他就该料到会有这结果了 ,不过 ,目前他还不打算认输 ,除去他不看 ,在这阶段败阵下来的人不只他一人 ,风淮的情况也和他相同 ,在铁骑大军入京后 ,风淮再怎么想掌握住皇城也是徒劳 ,最终也是得与他一样止戈息兵。现下 ,仅朵湛手中的手谕尚未开封 ,也没人知道里头写了什么 ,即使他现在放弃了以争夺的手段来为皇 ,他也还是有个能以手谕为皇的机会 ,所以 ,他等 ,他愿等手谕开封这个最后机会。

“想对我说什么 ?”朵湛走至他的面前两脚站定 ,对于他的来意仍旧是不解。

律滔以眼示意他周遭的人 ,朵湛看了 ,会意地扬手命殿上的人都出去 ,仅留下他两人在殿内。

律滔反复地吸气吐纳 ,像是在找个比较适当的字眼 ,可无论他怎么想 ,他也找不出较委婉的说法。

“二哥已是北武国的太子。”无可奈何下 ,他只有选择直接挑明。

因殿内无其他人 ,故而声音很空旷 ,漾在空气里 ,便成了回声。在荡人心弦的回声止息后 ,殿内的沉寂来得是那么突然。

朵湛如遭雷殛 ,僵立在原地震惊地张大了眼 ,不一会 ,强烈的抗拒自他的口中爆发开来。

“你胡说 !”

“是大哥亲口告诉皇后的。”律滔沉着声调 ,同情地看着他 ,“小妹也已承认了这事 ,不信的话 ,你可去问她。”

他不断摇首 ,举步腾退 ,“不可能 ,不可能——”

“老七——”律滔忍不住伸手按住他的肩。

“二哥怎会是北武国的人 ?”朵湛用力地挥开他的手 ,声嘶力竭地驳斥 ,“不——他不是 !他是天朝的皇二子 ,是天朝的刺王 !”

一定是这样的——也必须是这样 ,就算这话是卧桑说的也好 ,或是恋姬说的也罢 ,铁勒不能是北武国的人 ,铁勒不能失去在天朝的一切 ,铁勒不能——在这个当头抛弃他。

望着他急需有人来帮他一块否认的眼眸 ,律滔别开眼 ,残忍地继续把话道出。

“你想 ,若二哥不是北武国之人 ,父皇又怎会刻意要他去攻打北武国 ?”在卧桑把铁勒的身世说出后 ,他总算是一解在聆听父皇口谕后所产生的疑惑。

朵湛怔住了 ,话语止顿在舌尖 ,什么反驳都说不出口。

“拥有手谕的你 ,应当比任何人都明白父皇的为人。”律滔按着眉心再指出一点明显的事实 ,“父皇会要求二哥在百日前拿下北武国 ,除了不解父皇为何要如此做外 ,难道你从不曾怀疑过父皇的动机 ?”

朵湛的脚步不确定地后退,一步一步地,想自律滔倒映着真相的眼瞳中逃离开来。

他是怀疑过,他怀疑过为何铁勒不去做,父皇就要革去铁勒所拥有的一切,他也怀疑过为何父皇谁不指派,却独独把这差事指给了铁勒?

可能是早有预感,又或是他不愿把这事放在心上,因此他不断告诫自己不要去想太多,只要看着眼前的现况就好,别去想追溯或是寻找解开疑惑的蛛丝马迹,因为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藏在真象后头的那个后果,很可能不只是会让他目前所拥有的信念开始动摇,甚至还可能让他顿失所有。只是即使他再不愿去探究,该来的仍旧会如期光临,一把敲开他脆弱的保护壳,然后再从别人的口中,或是由铁勒亲口来告诉他。

倘若,律滔所说是真,那么父皇何忍,铁勒又何忍?一直以来,他将所有的希望系在铁勒的身上,他已是陷得那么深,赌尽了所有,连自己和所爱都因此赔上了,别让他去承认,一切都只是场骗局,这要他,怎么能够去相信?

“老七,不要躲。”律滔叹了口气,走至他的身旁拉住他,不让他再退缩下去。

“这不是真的,不会的——”朵湛的眼眶无法克制地红起来,为今日所失的伤痛不已,“老天,他怎么可以——”

律滔低首看着他缓缓滑坐在地,将双手埋进发里,他的指尖,将发捉得那么紧,仿佛这样就可捉住什么似的。

别说朵湛难以接受,就连他也曾一度拒绝相信。

在今日前,他曾憎厌我行我素不为他人设想的铁勒,也无法原谅铁勒曾制造出皇室丑闻,可当铁勒的罪

名突地这般化为乌有,他反而一时之间无法适应过来,他不知道该怎么去收回那份已经认定那么多年的心情,他也不想去看说不出自己身世的铁勒所藏在背后的辛酸,因为,他会觉得自己像个诬陷的罪人。

当前来说服他弃降的卧桑,在他面前侃侃谈起父皇对众皇子们所做之事,与父皇这些年来是怎么对待铁勒,他几乎是掩上耳逃开的,至今他才明白,有罪的人不只是父皇而已,他们也都是罪人,因为他们都没有阻止过父皇,都没有走进铁勒的世界里帮过他一把,他们只是——冷眼旁观。

律滔在他的身旁坐下,抬首环顾着这座空旷的云宵殿,忽然觉得,原本被欲望塞得满满的心房,此刻却空虚了起来。

“你会不会和我一样,怀疑父皇怎么狠得下心?”与铁勒父子一场,父皇可将养育之情抛诸脑后,更甚者,父皇在对他们这些亲骨肉也是下手不留情,他很是纳闷,父皇的心底到底是住了何种魔?

朵湛却凄惻地摇首,“我从不怀疑父皇这方面的能耐——”

“老七?”律滔不解地转首看向他。

朵湛目光空洞地直视着战火过后,沾染了烟灰尘埃的地面。

单从那道谕,他就相信父皇的确做得出来,没什么好怀疑的,在那张手谕中,父皇不顾父子情分首先抛弃了他,接下来要告诉他父皇也对其他皇子做了什么,他都会相信。

回头想一想,其实再去追究父皇的心肠是否狠毒,又有什么意义呢?如今,他们不愿面对的,此刻都已不容回避地来到他们的前面,就等待他们一一去承认,再

否认有什么用？再把罪责推到父皇身上又有何用？不过是把失落转嫁到父皇的身上，藉此来欺骗自己不会太伤心而已。

从一开始，他们每个人就分别织了一场属于自己的梦境，卧桑给了他们机会去实现，让他们看见梦想成真的可能性，铁勒给了他一个希望，让他看见他渴望能看见的天朝未来，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他们每个人都尽了力，可是他们却都忘了，到了棋罢收局的结束时分，赢家只能有一个，当梦境失落后，那必须去承担的残忍现实，不可逃避。

他茫然地问：“二哥这事，你早就知道了？”知道这个消息后，律滔没有惊惶失措，反而还冷静地跑来告诉他，或许这件事律滔早已知情。

“不。”律滔缓缓摇首，“只是，从很久以前，我和舒河就一直很纳闷父皇对二哥的态度，也因此一直有所不解。”

“天朝所有的人也都知道了吗？”

他搔搔发，“大概都知道了，大哥并不打算帮二哥隐瞒。”

朵湛沉痛地闭上双眼。为什么要在手谕开封前把它传扬开来？是因为卧桑不要铁勒这个外来者有登上皇位的机会吗？铁勒又怎么不去反驳呢？他真的知道他在做什么吗？难道他不想当上新帝吗？

“我会来这，为的就是想问你一句话。”律滔交握着十指，正色地问，“告诉我，二哥并不是咱们的亲兄弟，即使是这样，你还是希望二哥能成为天朝的新帝吗？”

欲语无言，朵湛垂下了头，不知该怎么把心底那庞大错杂的情绪理清，也不知在这当头上，他该怎么去做选择。

律滔伸手拍拍他的头，“想一想吧。”

朵湛听了忍不住握紧了拳心。面对这个问题，他最需要的是时间，可是眼前他最缺少的，也是时间。等待了那么久后，众人所期盼的百日，在明日即将到来，要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正确的选择，他怎么做得到？

“楚婉——醒了吗？”时至今日，律滔已不想再问朵湛，为了铁勒这么做值不值得，他也不想知道朵湛希望铁勒登基的原因是什么，他只想知道，朵湛的心伤是否复元了。

近来，距离手谕开封的日子愈近，他就愈常想起孤身一人守在大明宫的朵湛，他常想起朵湛抢亲的那一夜，也常想起下着细雨，朵湛与他挥剑相向的那一日，而他最是惦念着的，是朵湛那个不肯让人触碰的伤口。

“没有。”朵湛没有抬首，音调听来有些黯哑。

“她会醒来的。”搁在他头顶上的大掌揉揉他的发。

朵湛难以相信地抬首看向他，“五哥——”

律滔伸了个懒腰，转过头来对他咧齿一笑，“宫变后的这三年来，日子过得很精彩刺激吧？”

“嗯。”他不得不承认，“我们都不再是从前的我们了。”

“你后悔吗？”律滔问得很云淡风轻，对于那些已不容得更改的历史陈迹，现在反而比较能够回头去看它一回，不似从前，能闪则闪，能避则避，以免会踩到每个人心版上的痛处。

“你呢？”他不答反问。

“木已成舟，没什么好后悔的，至少我尽力过。”有何果，就有何因，对于已做的事，后悔不是他的作风，而且他也不是没有努力过。

朵湛的眼眸显得游移不定，“如果每个人，都能像你

这么看得开就好了——”

“你在影射谁？”律滔敏感地竖起了双耳。

他也不想再掩藏，“即将得到帝位的那个人。”

他的话，律滔怎么也猜不着半分头绪。即将得到帝位的人，将会后悔并看不开？得到了天下有什么好后悔的？

殿门口忽地多了一道身影，中止了他们的谈话，他们齐抬首看去，水师统领正弯着身向他们禀告。

“王爷，刺王已率兵进入京兆内城。”

“真可怕。”律滔咋咋舌，直在心底庆幸没有顽抗到底，不然等铁骑大军一进入皇城，后果就很难收拾了。

朵湛整个心神全都沉浸在这道消息里，一想到即将再与铁勒相见，他的心便重若千金，不知该怎么去面对已是人事全非的现实。

“走吧。”律滔伸手推了他一把，先行站起身来。

“去哪？”朵湛还没回过神。

“太庙。”他边说边往殿外走，“该去揭晓谜底了。”明日就是百日了，等待了一百日，他总算可以得知父皇心中的新帝是谁。

望着他逐渐远去的背影，朵湛没有动，站在他身后淡淡地问。

“其实，你还是很期待手谕里写的人名是你对不？”想当然，律滔一定是还把希望寄托在那张手谕里。

律滔回首朝他眨眨眼，“别忘了我有八分之一的机会。”

朵湛却笑了出来，不断朝他摇首。

“你笑什么？”他皱着眉。

“我们都没有机会的——”朵湛的笑意里带着酸楚，“无论登基者是谁，我们每个人，都不会再像从前一样

了。”



浓重的密云自天际压向大地,熹微的晨光在云缝间忽隐忽现,虽已是冬末,春日的脚步亦不远,但在这大地仍是惶惶、晨色依旧苍茫的时分,天候仍是沁冻得让人猛打哆嗦。

百日这天,祭坛上一线香烟袅袅扶摇上天,站在太庙外主祭的朵湛,持香祭祀的双手不时颤抖,香火冲天而上的烟线也失了直势,变得曲曲折折,像在场每个人的心。

在他身后,有着为做最后一赌的皇子们,有着聚满京兆的武将,在这天清晨,或许每个人都和他一样,心中忐忑不安,也都是辗转一夜未合眼难以成眠。想想,有谁睡得着呢?在今日天明后,天朝将一扫前态,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王败寇,就看今朝。

同是站在祭坛上的卧桑很不安。

没来由的,在即将揭晓下任新帝人选的这一刻,他很不安,那日出现在艳红西天里的殒星之象,仍是在他的心中徘徊不去,试着去推想后,他得到了数个可能的料想,而不管是哪一个,都不是他所愿见的。

仰首看向苍天,此刻,上苍也在云端上看着人间的这一幕吧?

父皇苦心孤诣的,为的是这一日,众皇弟们汲汲所求的,也是这一日,可这一切看在置身事外的他眼里,除了令他百感交煎外,也令他害怕,因为,如今是对是错都不能挽回了,路是他们走出来的,可是为他们铺路的父皇真的到此为止就罢手了吗?会不会——即使是开封

手谕,让新帝登上了大典,父皇的变局仍是未结束?

收回仰望云空的视线,卧桑心烦意乱地环顾四周,不意间,他的双眼看出了一丝端倪。

“不对劲——”他伸手轻拉着站在他身旁的铁勒的衣袖。

“哪不对?”铁勒压低了音量将身子靠向他问。

冷汗滑下他的额际,“老四不在场,老九也没来接圣谕——”

“王爷,时辰到了。”国子监焚香祝祷后,来到朵湛身旁小声提醒。

朵湛深吸了一口气,自袖中取出不离身的手谕,在开封手谕后,转身朝卧桑扬扬手。

期待万分的众人们,错愕地看向朵湛扬手指向的卧桑,皆不明所以,犹对舒河未来此起疑的卧桑,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下,暂时压下心中的不安,起步走至朵湛的面,即接入手谕。

朵湛直盯着看过了手谕后,毫不意外,也没什么表情的卧桑。

卧桑定了定心神,扬手差人送来红墨后,将右掌拓上红墨,再朝手谕里头的拓印覆印其上,挪掌心后,满意地看着手谕上头完全相符的手印。

原来——这是卧桑的手印。

朵湛懊恼地咬着下唇。怪不得他找遍了所有机会去取得众皇子和众大臣的手印,到头来所得到的印拓却没一个符合的,没想到道高一尺的父皇,用的竟是人不在国内的卧桑的手印,让想篡改手谕的他怎么也无法改,他若是想毁去手谕,暗地里那票由冷天放带头,被父皇派来监视他的死士,又随时会对楚婉不利,使得他就只能什么也不做地保管着这张手谕。

“这是你和父皇的主意？”满心不甘的朵湛以只有两人能听到的音量问。

“动手脚的不是我，是父皇。”卧桑无辜地笑了笑，“是他在我弃位前就使计盗了我的手印拓在上头。”想当初父皇派人去东瀛告诉他时，他也很讶异父皇会在手谕上玩这种花样。

眼看他们两人交头接耳完毕后，国子监将环手将两手收至袖里，朝祭坛上下的人们放声宣布。

“宣先皇手谕，众皇子与众臣听旨！”

除手执手谕的卧桑外，人人跪地接旨，卧桑调整了气息后，缓缓颂念出手谕内容。

“帝，以德治国，以仁孝育众皇子四十六载。自东宫宫变，太子储位虚悬至今，今应日后国运，命皇六子卫王风淮为太子。帝驾崩百日后，此旨由襄王朵湛开封，前太子卧桑鉴定手谕内容并宣读，若有误，立即斩杀襄王朵湛及楚氏一族，若无误，交由刺王铁勒加盖国印，盖印后，此旨始为生效，钦此。”

听闻自己的名出现在手谕中，风淮震愕地自地上站起身，做梦也没想到，父皇所选的新帝会是他。

“刺王——”准备将手谕交予铁勒盖印的卧桑，话都还没说完，就见逆着晨光的一道亮光，自远处直朝祭坛上而来，这令他的心倏然绷紧，定眼一看，那道亮光的目標是——

风淮。

来不及去搭救风淮，慢了一步的卧桑才想出声示警，紧跟在风淮身旁的庞云，自卧桑脸上察觉不对劲后，已飞快地站起，二话不说地扑向风淮将他抱紧。

“庞云！”风淮的惊叫声霎时响遍了寂静的太庙。

“是谁——”卧桑回首看向身后，怎么也猜想不出是

谁这么不想让风淮为帝。

“保护卫王！”在一片慌乱中，铁勒忙出声镇压下眼前的混乱，为免再有来袭，他又忙不迭地命在祭坛下守卫的兵士登上祭坛来。

“庞云——”风淮坐在地上，为一动也不动的庞云拔去穿透左胸的飞箭，心痛地将他拉至自己的胸前。

“你有没有事？”庞云虚弱地睁开眼，不担心自己却反而怕风淮被伤了一分一毫。

“没事，我没事——”风淮强忍着鼻酸，忙招来宫御风为他诊察伤势。

宫御风立即来到他们的身旁，但在看过了庞云的伤势后，他满脸遗憾地朝风淮摇首。

风淮凄眯着眼，“不——”

“我还不能死——”庞云挣扎地伸出手拉住他，“我还没亲眼看你登上帝位——”他和风淮约好了，一旦风淮登临天下，他才可以离开，还没帮风淮处理完登基后即将面临的难题，也还没让风淮坐稳帝位，他不能就这么毁约。

“别动，别浪费力气——”他想将庞云按住不动，以免庞云更加耗费体力，自庞云背后渗出的温热血液，正源源不绝地染湿了他的一身。

“王爷，你得答应我，不能留着铁勒——”靠在风淮身上的庞云，仰起了脸庞，以不让他人听见的音量，小声地向他请求他登基后首先必须做的要事。

风淮不语地怔住，定定地凝视着他那张交织着血汗，但却是出乎冷静的脸庞。

知道自己时日不多的庞云，殷殷地再向他叮咛。

“你应该知道，只要铁勒在世上一日，你的江山就一日不保。”铁勒对天朝的影响力太大了，尤其是现在，铁

勒的兵力为天朝之首 ,只要铁勒有心颠覆新帝 ,那将会是反掌之易。

明白他接下来将说什么的风淮 ,忍不住别过头去 ,不想听见那些将会刺伤他双耳 ,再度让他心头淌血的话 ,他反复地在心底温习着 ,当初决意竞争为皇的目的。

庞云的声音却直抵他的耳际 ,“别再犹豫了 ,王爷 ,不这么做 ,你得到的天下不会安宁的 !”只要有野心的皇子仍存于朝仍存于世 ,那么就终将有作乱反叛的一日 ,此刻如不除恶务尽 ,在经历了先皇驾崩和八王夺政后 ,这座天朝太脆弱了 ,决计不能再有一回的刺激 ,不然天朝就真的要赔上开国多年来的基业。

“他是我的兄弟——”浑身伤痛的风淮眼中泛着泪光 ,即使知道自己的梦想与现实背道而驰 ,但他仍是不愿背叛自己和背叛手足。

将他所有不舍看在眼中的庞云 ,就算是不忍心 ,也还是要戳破他的梦境。

“你的愿望 ,终究 ,只是一场梦而已 ,它是不能被实现的——”为皇者 ,用来治国的不是梦想 ,是用血汗 ,是用取舍 ,还有手段 ,在这里头 ,是不能掺入这过于温馨的手足之情的。

风淮拼命摇首 ,“我不——”他不要骨肉残杀 ,那种血染的悲剧 ,是不该发生的 ,它不该发生在他的兄弟们身上 ,他不是为了这个目的为皇的 !

“圣上 !”深知他有多固执的庞云 ,无计可施之际 ,忍不住朝他大喊。

风淮整个人的心神震慑在他的这句呼喊里。

在此刻之前 ,他没想过 ,将圣上这二字听在耳里 ,竟是如此的沉重 ,即使他再怎么想往好的一面看去 ,这个称谓 ,还是会逼得他不得不看向阴暗的那一面 ,要他去

看清 ,在每个人的身份都变了后 ,一切也都跟着变了 ,他要是不快些做点改变 ,那么他将连最后一丝的过往都留不住。

庞云含着泪向他恳求 ,“圣上 ,除了你的兄弟外 ,在你的肩上 ,你所要背负的重责大任还有更多 ,你对千千万万的社稷黎民有责任的 ,求求你以天下为重——”

风淮低首看向他 ,紧咬着牙关不置一词 ,脑际轰轰然的 ,迟迟就是不给他一个回应。

“答应我——”力竭的庞云逐渐垂下眼帘 ,但仍是捉住他的衣襟不肯放手。

在风淮的心彷徨不决的这个时刻 ,收到紧急军情的佐参军 ,站在祭坛下朝上头的铁勒大喊。

“王爷 ,南蛮大军已击败定威将军来到京兆外头了 !”

铁勒怔了怔 ,“里应外合 ?”舒河在翠微宫里挟持众臣 ,霍鞑在外头着手攻城 ,他们两人——想在这个时候打下京兆 ?

卧桑一掌按紧铁勒的肩头 ,“圣谕为重 ,你先盖印让老六接下大统。”眼前的情势再怎么乱都可以等 ,只要先确立了新帝后 ,再让新帝发号施令讨伐霍鞑也不迟。

铁勒不语地点点头 ,在拿来了下属所呈上来的玉玺后 ,不犹豫地在卧桑所摊开的手谕上头加盖国印 ,让这张手谕成为名符其实的圣谕 ,正式生效。

“奉先皇密令 ,圣旨生效后 ,取刺王首级 !”混在坛上兵士里的冷天放 ,在铁勒盖完国印的那个瞬间 ,当空一喝 ,腾身跃至铁勒的面前 ,快如闪电地举刀刺向他。

血光中 ,所有人都怔住了 ,风声似乎也在这一刻停息。

“你——”冷天放瞪大了双眼 ,紧急地收住全力一刺

的手劲 ,才没让来者伤得更深 ,他一瞬也不瞬地望着近在咫尺的卧桑。

“大哥 !”心痛难当的铁勒放声大喊 ,一把推开护在他身前的卧桑 ,恨意无限地抽出配剑 ,一剑直取冷天放 ,而被卧桑护弟举动怔住的冷天放 ,在众人的惊叫声中 ,不设防地挨了这一剑。

丝丝的阳光 ,自飞散开来的密云中俯探大地 ,映照在倒卧在血泊中的冷天放身上 ,他僵着脸 ,不可置信地望着卧桑那张被阴影遮去的脸庞。

“为什么——”卧桑应当知道先皇为何要如此做的 ,为什么卧桑不肯成全他呢 ?

“他是我弟弟。”双手沾满自己鲜血的卧桑 ,在他断气前给了他一个足以合眼的答案。

“快传太医 !”目睹一切的朵湛 ,面色苍白地紧扯着呆愣不动的国子监大叫。

铁勒抛开了手中的长剑 ,在卧桑乏力地滑坐至地面上时 ,蹲至他的身旁一手扶握着他的肩头 ,一手飞快地在他的伤处止血 ,压在卧桑伤处上的手 ,抖颤得那么厉害 ,怎么也无法克制。

不需过问 ,他也明白父皇要杀他的理由 ,为了不让他威胁到新帝 ,父皇当然是不希望他存在 ,这点他早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可他万万没想到 ,卧桑竟会舍身救他。

自小到大 ,他欠卧桑的、卧桑为他所做的 ,已是数不清 ,如今为何还要再添上这一桩 ?卧桑不必刻意去证明什么兄弟情 ,他都懂的 ,就算卧桑不说他也都知道 ,他明白卧桑无论做任何事 ,出发点一定都不是为了自己 ,卧桑总是在为他人着想 ,好不容易 ,卧桑才依循着自己的心意去获得想要的自由 ,卧桑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因他

而断送梦想？他会还不清的——

“不要紧——”卧桑喘息地张开眼，握住他打颤的手安慰，“在没见到大势抵定前，我说什么都不能死。”

“快别说话了，我先带你进太极宫。”设法先救急后，铁勒探长了两臂想将他抱起送去宫里。

“不行，我还有个地方得去——”卧桑推开他的手，侧首朝旁一唤，“离萧。”

“都伤成这样了，你还想去哪？”铁勒紧敛着剑眉，扬手斥开离萧后，还是想先带他去救治。

“我要去说服老八不要违背圣旨谋反。”内忧虽平，外患仍在，要是野焰不快点臣服于风淮，野焰就将因东内而成为新帝眼中的叛党。

铁勒满眼都是急惶，“那事由别人去做就成了，你先进宫疗伤——”

“由别人去，老八听不进耳的。”察看了自己的伤势后，认为自己短时间内应无性命之忧的卧桑想站起身来，“我若是不亲自走一遭，老八会成为危害到老六天下的叛臣。”

“我带兵去阻止他造反。”他咬咬牙，决意就由自己快点解决野焰这件事，免得让悬心的卧桑拖延到治伤的时间。

卧桑听了忙喝声大吼：“不许你这么做法！”

“大哥——”铁勒为难地看向他，眼中蓄满了请求。

“别伤他，因为他将是天朝往后重要的支柱——”卧桑攀附着他，努力让自己站起，“听我的，老八那边由我来，你现在快带兵去阻止老三进京，咱们分头行事。”

“可是你——”

卧桑忍不住扬声驱赶他，“快去！”

“去吧，不会有事的，我会带着太医跟大哥一块去

的。”恋姬自另一边扶住卧桑不稳的身子，柔声地给了心急的铁勒一个保证。

铁勒的眼瞳游移不定，不一会，他用力地别过头，看了仍是蹲在庞云身边的风淮半晌，边挪动脚步往祭坛下走边向朵湛吩咐。

“老七，为圣上护驾。”

朵湛没有回答他，仍是静立在原地。

得不到朵湛的回应，铁勒不耐地回过头来，在看向朵湛时，赫然发现他眼底尽是不屈服的眸光，生怕他在这个节骨眼上惹出事来，铁勒急急走至他的面前。

他小声地提醒，“父皇选择的人是老六。”手谕都已成圣旨了，朵湛可不能在这时继续想着让他来当新帝。

朵湛撇过头，丝毫不把他的话说进耳。

父皇是选择了风淮，但他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奉行手谕的内容，也对不打算争皇的风淮怀有戒心，总认为即使风淮是父皇指名的新帝，到了手谕开封后，将会由铁勒来取代风淮的位置，因此他不对风淮下手，不除去手谕里的新帝，他甚是希望远走的风淮不要再回京，因为，他不愿见到干净如纸的风淮坐上那个位置，也被这混沌的染缸给染黑。

风淮是所有人的理想，他该是永远光明美好的，他不该为皇，纵使再怎么明正言顺，风淮也不适任新帝这一职，站在为天朝国祚着想的立场上来看，风淮的心不够狠，没有能力解决其他随时都将篡位的兄弟们，风淮的才干和气势，也不足以压过其他将沦为臣子的兄弟们，风淮若是登基，只怕又将产生众王夺位一事，而这片江山，也还得再因他们这些兄弟倾覆一回。

自始至终，他不后悔选择了铁勒，他也知道铁勒会邀他入西内，主要的目的是想利用他来制衡三内，但他

不介意,他必须坚持他的信念下去,因为即使是开封手谕后,铁勒也仍可篡位夺嫡,就算铁勒不是他们的亲手足又如何?皇室血统、伦常道德,皆不过是外物而已,全是一文不值,这世上,本就是谁的能力强谁说话,谁的本事大谁就伟大!

“老七。”赶时间的铁勒心急地一把拉过他,“为人子、为人臣,你都该奉旨行事。”

“为人子?”朵湛嗤之以鼻地哼了哼,冷冷咧笑。

什么人子、人臣?那个欲置他于死地的父皇凭什么命令他?他会有今日,他们以为他恨的人是谁?让他不惜赔上一切的铁勒吗?不,他恨的是一手毁了他平静的生活,将他拉进这场政治风暴里的父皇!

“你该知道,我无意为皇。”铁勒用力地扳着他的肩将他转过来,试着按捺下冲动来向他说理,“若我有半分贪念,那么天朝早已是我的了,咱们又需有今日?”

朵湛不可思议地问:“为什么你不愿为帝?”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地位?不管有没有圣谕,风淮都不是他的对手,眼看他只要伸手去夺取,那么就将是他的了,他甚至不需要多做努力即唾手可得,他却要把这难得再有的机会给推掉?

“我是北武之人。”他之所以会刻意要求卧桑将这件事托出,为的,就是想事先让下一任新帝对他减低戒心,当作是另一种变相的示诫。

朵湛大声地驳斥:“那不重要!”

“重要,那才是我的根。”面对他的顽固,铁勒只好挖出他渴望太平的罩门,“更何况全朝都已知我是北武之人,若是由我登基,你认为天朝内乱的烽火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停止?”

朵湛紧咬着牙关,不愿承认他说的将会是可能成真

的事实。

“把放在我身上的希望挪到老六那去 ,我能给的 ,老六也能给。”铁勒试着囤积起最后一丝的耐性 ,“给老六一个机会 ,父皇会选他定是有道理的。”

朵湛顽抗地摇首 ,“他不是你 ,他给不起也做不到的 !”风淮怎么做得得到 ? 他的心太善良了 ,不要说什么 ,就拿他们这些沦为败者的兄弟们来说好了 ,为了大局着想 ,风淮就该视他们为败寇动手铲除 ,可是以风淮的心性来看 ,他根本就不会动自己的兄弟一根汗毛。

铁勒以同样的话堵回去 ,“同样的 ,我不是他。他做得到的 ,我做不到。”

“你可以的 ,二哥——”朵湛几乎是恳求他了 ,还是希望他不要抛弃近在眼前的胜果。

铁勒厉目一瞪 ,朝他大声喝问 :“你想不想让你的兄弟都活着 ? 你还想不想得到太平 ?”

轰在耳际的话语 ,惊醒了朵湛 ,他的眼眸没焦距地凝视着铁勒。

太平 ? 当年 ,楚婉是怎么对他说的 ?

我只想唤回一个为求太平 ,不用杀戮来完成理想的朵湛——

他怎么可以忘了 ,楚婉的心愿 ,也一直都是他的心愿 ? 他居然也忘了 ,他曾在佛前许下的太平这个心衷。这三年来 ,他太过沉醉于利益斗争 ,所以逐渐遗忘了本质 ,他总认为 ,惟有去毁灭才能够得到 ,却忘了去守护也是可以得到。这两者中 ,前者是铁勒 ,后者是风淮 ,他一味地看着铁勒能够给予的辉煌灿烂 ,忽略了风淮在暗地里拼命想保全这个国家的心情。

照风淮的为人来推断 ,为了这座天朝的纪律与法治 ,风淮不可能会有什么都不做 ,但 ,风淮真的知道该怎么

做才能平定这场纷乱吗？风淮真有勇气去舍下他们这些兄弟吗？反正如今他已是王棋尽失，为什么他不肯给风淮一个机会去证明给他看？为何他不愿让风淮去试着创造另一种太平？

“想不想？”还在等他答案的铁勒用力地摇晃着他的肩。

他茫然地应着：“我明白了——”

铁勒用力地拍拍他的肩头，转身欲走时，不期然地见着静立在原地动也不动的律滔，他又走上前去交代。

“老四就交给你了。”外头的霍韞就由他去摆平，但在翠微宫里的舒河也需要有人去为风淮去办。

眺望着远处的律滔没有回应，他甚至连眼眸也没有浮动一下。

“老五？”

“办不到。”要他对舒河动手？那么他们可能要等到夕阳东落，或是海潮不起那天才有可能。

“你要眼睁睁地看老四造反吗？”搞定了一个朵湛又来一个律滔，这使得铁勒原本就不善的表情显得更森峻了。

律滔不动如山，“就算你杀了我，我也办不到。”无论在他们眼中，舒河现在的身份是不是造反者，这对他来说都不重要，现下他只希望舒河能够全身而退。

风淮低沉沙哑的声音，忽地介入他们两人之间。

“来人，把他押起来。”

他们两人双双错愕地回首，看着排开人群的风淮，一步步地朝他们走来，在见他一身的血湿时，在场的众人想起了方才发生什么事，又赶紧再看向静静躺在他后头地面上的庞云，却发现庞云已合上了双眼，胸口也不再起伏。

“老七，你立刻带兵拿下翠微宫，务必生擒为首的叛党。”在手下的亲卫拿住律滔后，风淮再把双眼定在朵湛的身上。

朵湛的心神猛地一震，不确定地迎向风淮炯炯的眼眸。

叛党？才登基，风淮他便——开始清算了？

“但——”他为难地皱着眉，“四哥手上有六相。”舒河控制了不少人作为人质，如此贸然地行动，硬是拿下翠微宫的话，恐将对天朝带来不少损失。

风淮的脸上不带任何表情，“六相可另立。”

失了以三内大老为班底的六相不打紧，但失了其他身为王棋的那些重要朝臣，不只是舒河为帝的梦想即将破灭，同样的，他的帝位也将无地可立，他想，舒河还不至于蠢到将他们两人最后的本钱也给赔上。

朵湛愕然地张大眼，没想过从他口中会说出这种话。

可另立？那——不就是要牺牲六相？

他不禁打了个寒颤，再仔细地把这名站在他面前命令他的人看清楚，虽然风淮的面孔仍和以往相同，可是他却怎么也找不到记忆中，那个宽厚待人心地善良的风淮，相反的，在这一刻，他恍惚地觉得，他在风淮的身上看见了，舒河的影子——

先是发落了律滔，再积极地想逮获舒河，甚至不惜付出六相作为代价堂而皇之地牺牲，风淮会这么做，是因为他无法容忍叛党的存在？还是他想藉此树立帝威？若是不从圣命，那么风淮下一个清算的箭靶将会指向谁？

最有可能的——就是刚被降旨的他。

过了许久，犹如大梦初醒的朵湛甩甩头，低首朝风

淮抱拳以复。

“臣遵旨。”

13

就着地道里跳跃的光线，舒河仰起头，看着石壁上那些由卧桑一手刻出来的雕刻。

他还记得，当年太子卧桑纳妃大典时，那面在翠微宫里所看到雕功精巧的九龙夺珠壁，没想到在这黑暗的地宫里，卧桑也在石壁上刻了一模一样的东西，上头的九条蛟龙，在火光的照映下，显得栩栩如生，像要探爪破壁而出似的。

仰首看着壁上的九周方圆，幅圆浩美的山水天下，张开掌心，仿佛就可将这片江山拥握在手心里，他不知道，当年卧桑是以何种心情放弃这些的，在听闻律滔放弃了夺得手谕进攻大明宫，一心等待手谕开封，他也不明白律滔是如何看开放下的。

“四哥——”穿过曲曲折折的地底信道，怀炽边唤边跑至这座地宫大殿里。

舒河慢条斯理地转过身来，淡看着喘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怀炽，两手按着膝盖换息，很是期待他将带来何种消息。

换过气的怀炽抬首朝他大喊，“七哥在开封手谕后带兵来了！”

相较于怀炽一脸的急躁 ,已有心理准备的他就从容多了。

“谁是新帝 ?”他不疾不徐地再问 ,只想先解开这件缠绕在他心头已久的谜团。

“六哥。”

舒河挑挑眉 ,“果然——”不出所料 ,现在想来 ,他和父皇的想法可真是接近 ,几乎就快像是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四哥 ,七哥是奉六哥之命来的 ,他带来的人数咱们南内的水师恐怕——”怀炽没空去理会舒河是怎么知道的 ,现在他只对那些占据了翠微宫 ,并准备朝地宫进攻的大批人马忧心。

“霍鞅进京了吗 ?”没想到霍鞅竟没能如预期地在手谕开封前赶至京兆 ,只希望现下霍鞅能别再误了时间。

“二哥去拦他了 !”想起铁勒在调度完留在京内的铁骑大军后 ,就直接开城门出城找上霍鞅 ,他就忍不住想为霍鞅捏把冷汗。

舒河没好气 ,“那个程咬金——”不是听说他是北武国的人吗 ?既不是天朝之人 ,他何需为风淮如此卖命 ?铁勒他没事干啥还要来蹚这一池混水 ?

怀炽急切地问 :“四哥 ,现在该怎么办 ?”

“两条路。”舒河镇定自若地朝他伸出两指 ,“一是投机赌一赌 ,力争到底。一是 ,向新帝弃降 ,或许还可以留个全尸。”对于这个问题 ,其实也不用深想 ,早在他打算带兵攻下翠微宫时 ,他就已将可能的后果全盘考虑过了。

“你想怎么选 ?”怀炽怎么想就觉得这两条路都不是什么好选择。

他想怎么选 ?好问题 ,现在他是两边都想选 ,也两

边都不想选。

舒河迈开了步子在他面前来回踱步,不断在心里暗忖着究竟该如何选择才会妥当。如不做选择,那么要是在霍鞑来不及进京救援时,朵湛已带兵拿下地宫,那么他横竖就只有被俘和被杀两种下场,要是做了选择,那么,有一半的机会可圆帝王一梦,也有一半的机会可被当成叛党处死。

一旦铁骑大军遇上了南蛮大军后,谁者能胜出还是未定之数,可是万一风淮派出了三内镇守在京兆里的全部兵力,支持铁勒并联手欲灭霍鞑,那么霍鞑他——霍鞑不能有事,对于霍鞑,除了拆不开的兄弟情缘外,他还有着一份责任,对权势毫无兴趣的霍鞑会有今日,全都是为了他,而怀炽——

他再转首看向自始至终都站在他身边的怀炽。怀炽他,不过只是想在他身上寻找理想成真的可能性罢了,怀炽无罪可贷,在怀炽身上,有着天朝可以投资的长远未来——

他不该在这个时候太自私。

“我想两条都选。”在怀炽期待的眼神下,他咧出让众人都意外的笑容。

怀炽紧皱着眉心,“什么?”这要怎么选?

舒河微笑地拍着他的肩头,“还记得我曾对你说过的话吗?”

“哪一句话?”觉得他的眼神不对劲的怀炽,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天下第一臣。”在将这五字说完后,他飞快地转身朝冷天海吩咐,“立刻护送他出地宫,出地宫后随即带着他向老七弃降!”

怀炽悚然而惊地张大了眼,没想到舒河的决定竟会

是这样。

他抗拒地喊：“我不走！”只有他一人得救而留舒河死守？现在他总算是明白那日舒河为何要对他说那些话，可就算是明白，他也不愿就这么弃舒河而去。

“滕王——”冷天海虽是明白舒河的心意，但他更懂的是，在这时候要怀炽丢下舒河，往后怀炽的心里将会有多难受。

“四哥，求求你别这样——”紧拉着舒河衣袖的怀炽，边说边朝他摇首。

“还不快带他走？”舒河不理睬他，喝声朝冷天海怒问：“你想让老九成为叛党陪我死在这吗？”

知道事态严重性的冷天海咬咬牙，伸出双臂抱住怀炽，使劲地拖走不肯走的他。

“四哥！”在快被拖进信道里时，朝舒河伸长了双臂的怀炽不舍地大喊。

“答应我，别忘了你的心愿。”舒河只是淡淡地送上这句话，不过多久，怀炽的身影已消失在信道中。

“这样好吗？”站在原地的冷玉堂，将他那张失去了笑意的脸庞看得一清二楚。

他并不后悔，“这是最好的安排了。”

“那咱们现在呢？”处理完了怀炽是一回事，眼下他们这些泥菩萨可还不知该怎么办。

“派令下去，老七要是带兵进地宫，就把六相绑至前头阻止老七妄动，咱们再想办法找其他的出口出地宫。”现在的他，必须争取让霍鞅进京的时间，也必须争取可以让自己存活的法子，他可不愿就这么束手就擒。

冷玉堂挑高了两眉，“你还不放弃？”以情势来看，他们没有胜算，相信投机的舒河也已经知道了，没想到他还是想继续下去。

“我说过我要两条都选。”舒河笑了笑，“我和律滔不同，不到最后一刻，我不会死心。”就算结果可能将只会是一场惘然，他还是要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

“这才像你。”冷玉堂并不反对他这么做，脸上不但带着一片从容，还有着与他相同的笑意。

“玉堂。”他敛去了笑意，转眼想了想，“想办法捎个口讯给霍鞅，告诉他力抗铁骑大军到底，但老六若是派人增援铁骑大军，就叫他别与铁勒硬碰硬，要他立刻率大军出东海返回南蛮，千万别再回京兆。”

“你确定？”他不要霍鞅陪他到最后？

“确定。”舒河肯定地应着，接着跨了个步子转过身去，“还有，为免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将有不测，先代我向他道别。”

他怔了怔，感伤地颌首，“是。”

冷玉堂踩在地道里的脚步声，听来沉远又空旷，舒河踱回壮观的石壁前，心绪错杂地瞧着，那九条为夺珠而紧紧聚在同一个天地里的蛟龙。

今日一别，往后，他们兄弟俩恐将再无聚首之日了。或许在走出这个地宫后，他们这些兄弟们，就将不能和壁上的九条蛟龙一般，永远的团聚在一起，运气好的话，他们即将各自离散，被放逐到各自的天地里，但运气若是差了点，那么，也只有来世再做兄弟。

对于今日这个结果，他想，他们每个想争位为皇的人，都不会有怨或是遗憾，但那个方登上帝位，当初一心想保全所有兄弟的风淮，可就不一定了，他很想知道，在今日过后，风淮会不会后悔加入宫争这团混乱中？风淮的心愿还被容许再坚持下去吗？对于即将得到天下，可也将失去所珍惜的过往，风淮他——会不会有遗憾？

“成者王，败者寇。”他的喃声自语，淡淡缭绕在黑暗

里，“没想到，这一日来得这么快——”

朵湛一脚踏进翠微宫的沁凉殿内，朝等待在殿内大内禁军喝问。

“你们在等什么？为何不进攻？”连风淮都派人来问了，为何至今迟迟拿不下一座小小的地宫，舒河分明都已是困兽之斗了，他们这些人是在磨蹭些什么？

“雅王出地宫了。”禁军统领忙不迭地来到他的跟前向他报告。

朵湛错愕了半晌，定下心神后，飞快地吩咐。

“把他带过来。”就算怀炽是南内的人，但或许可以招降，风淮往后若是想快点稳定好朝政，不能少了怀炽，也许风淮会因此考虑量才纳才。

“还有——”禁军统领为难地皱紧了眉心，“滕王挟持了六相阻挡我军前进。”

“杀了六相。”

“王——王爷？”所有人都讶异地张眼瞪看向他，皆很质疑这会是风淮所允许的事。

朵湛没把他们质疑的眼神放在心底，语调平淡地再述，“杀了六相后，立刻进攻，尽快生擒叛党面圣。”

“是——”

风淮想另立六相的理由他完全明白，留着那六个三内的大老，就怕那些大老们会在风淮一开朝后，就和以往一般想要捉权拢势，再继续成为朝中为祸的蠹虫，要想要除掉他们，就只有藉这个机会。

可是舒河呢？接下来风淮想怎么发落舒河？

朵湛走至殿旁的仰身靠在梁柱上，在望向殿顶时深深叹了口气。

先前，他是那么地希望风淮能够狠下心来，可现在，当风淮真的去做了，为什么他会有种说不清的失落？或

许求之不得时 ,所渴望的东西因为没有看清楚 ,故而不会有心痛之感 ,但当所期望的到手时 ,将以前的希望看清了 ,才会真正明白得到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此时此刻 ,除了疲累和心口那阵无法了解的伤痛外 ,他已麻木得不知该怎么去思考所谓的未来 ,或许那人人所追求的未来 ,老天早就已安排好了 ,就待他们继续走下去 ,再过不久 ,另一波命运就将揭晓。

然而 ,他却发现 ,他一点也不期待接下来的答案。



京兆外的雪野上 ,天朝的两名大将军 ,静静凝视着对方 ,无言以对。

就在霍韃击败定威将军 ,一如他所承诺率南蛮大军进抵京兆 ,准备着手围城进攻京兆时 ,对这场皇位争夺战一直抱持着乐观态度的霍韃 ,在铁勒打开京兆城门率军出城时 ,他不再那么乐观了。

命大军停止围城举动 ,以免刺激铁勒举令进攻后 ,霍韃不顾军中众将的反对 ,执意在两军开打前 ,先和这个分离多年的兄弟来场兄弟叙旧。

对于霍韃这个要求 ,处于敌对阵营的佐参军也有千万个反对 ,说什么都不肯让铁勒独自去犯险 ,不过在铁勒扬言要把他给踢出铁骑大军后 ,佐参军也只好速速安排这场来得不是时候的对谈。

眼看着铁勒似乎是打算沉默到天荒地老 ,耐性不如人的霍韃 ,在两相对看许久后 ,首先打破沉默。

“啧啧 ,没想到居然劳驾刺王亲自出马——”霍韃受宠若惊地抚着胸坎 ,接着再笑咪咪地问 ,“你是为谁来拦我的 ?”算算时间 ,他与铁勒已有数年没见 ,没想到 ,他们

兄弟俩再次相见 ,却是在这等水火不容的情况下。

“老六。”想到可能又将与自个儿的弟弟交手 ,铁勒就没有他这般的好心情。

霍鞅扬高了眉峰 ,对这结果颇感意外。

“那小子是父皇指名的新帝?”没想到父皇竟选了与父皇作风完全相反的风淮 ,怎么 ,是父皇良心发现了?还是父皇终于体认到 ,在父皇这种过于偏激的做法后 ,是需要有个能够缓和天朝人心的新帝出现?

“对。”

“然后?”霍鞅理所当然地拉长了双耳 ,继续等待着他的下文。

铁勒拢起剑眉 ,“然后什么?”

“由老六出任新帝 ,你没意见?”他就这么大方的成全父皇的心愿 ,把唾手可得的帝位拱手让人?有没有搞错啊?他是不是忘了为西内打拼的朵湛 ,有多么希望他能登上九五?他要是不想当的话 ,当初他干啥还要来跟舒河抢?

“没有。”他动作徐缓地摇首 ,“你有意见?”

霍鞅搔搔发 ,“一箩筐。”好歹他也是南内人 ,在他眼中 ,一直以来 ,舒河才是最适任为皇的人。

“我不会让你进京。”铁勒的脸色一变 ,站定了脚步 ,两眼直视他的眼眸 ,“老四那边 ,老七已奉旨去敕平叛党之乱 ,现下整座京兆都已在新帝的手中。”

他笑得很讽刺 ,“叛党?”谁得势 ,谁就是真理 ,谁失势 ,谁就是叛党 ,这还真是千古不变的铁律。

铁勒低沉地开口 :“老三 ,我不希望你是下一个。”若是霍鞅不快些放弃拥舒河为帝 ,那么在风淮清算的清单上 ,霍鞅必然是另一个叛党。

“老四还活着吗?”此刻他所在乎的倒不是他自己 ,

他只为被困在京兆里头的舒河安危担心。

“新帝的意思是生擒。”

他撇撇嘴角，“算他还有点良心。”还好风淮没染上父皇赶尽杀绝的毛病，要不然，他们这些兄弟们少说也要被赐死一半。

“你愿退兵吗？”在与他正式交手前，铁勒还是由衷希望他能退兵，以免掉一场兄弟之战和无谓的牺牲。

“我不愿呢？”霍韞爱笑不笑地试探他的容忍度。

他不容置疑地再度重申，“方才我已说过，我不会让你进京。”

霍韞咋咋舌，“这么不讲情面？”他本是想抱怨一下铁勒的冷血，不过想想，连铁勒一手扶养长大的野焰都没有什么特别待遇，他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了。

“沙场无情。”他一脸的公事公办，“你该知道的。”

某些突来的动静，令本欲启口的霍韞蓦地收声不语，两眼缓缓游移至他的身后，那两批正自另两边城门出城的军伍。看看旗帜，一边是属于东西两内的水师，另一边的，则是护京兵团。

风淮他，在为铁勒增援了——

“王爷。”这时宫罢月踩着急忙的脚步走近他的身旁，朝他递上张字条。

他朝铁勒摆摆手，示意铁勒等一下，在接过字条后摊开纸面，霍韞的表情渐渐变了，笑意自他的脸上远去，他收紧了两眉，忽地一把捏紧手中的字条。

舒河他——

“王爷？”先前已看过字条的宫罢月，忧心如焚地等着他的答案。

霍韞烦躁地挥开吵人的他，“别吵。”

站在霍韞面前的铁勒，揣摩了他的表情半晌，再回

头聆听佐参军前方报告援军已至一事,便大约可猜想出他手中那张字条是何人所送,只是,他不确定霍鞅想怎么做。

心烦意乱。

不管身后的军队急着想知情,也懒得管在场有多少人在看,霍鞅跨出脚步在原地绕起圈圈,一步走得比一步急。而铁勒看了,则是没好气地翻翻白眼,很受不了他每次遇上难题就绕圈子思考的习惯。

霍鞅规律地踩着步伐。该照舒河的话去做吗?虽然说铁骑大军战力,在历经野焰、粉黛还有护京兵团后已被减去大半,但他手中的南蛮大军,也被那个顽抗到底的定威将军给消耗了不少,若是照这个情况继续攻向京兆,胜算一半一半,大家都有机会,可坏就坏在风淮竟在这个节骨眼上头为铁勒增援,他要是不顾一切,照样豁出去地与铁骑大军硬碰硬,只怕——没什么胜算。

舒河虽是很为他设想,可是舒河是想拿自己怎么办?在京中孤立无援已是够糟的了,他若不快些进京去救出舒河,万一风淮到时下手不留情,那他岂不是要少了一个弟弟?

一个想法在他的脑海中逐渐成形,他倏地停住脚步,扬首看向铁勒。

“我退兵。”

“王爷!”宫罢月简直难以相信他就这么放弃舒河。

“烦死了!”烦闷的霍鞅撩起大锣嗓,一口气把他给轰得远远的。

铁勒不禁要起疑,“你这么爽快?”不可能,就算形势再怎么坏,霍鞅怎会放弃同母兄弟?

霍鞅伸出一指朝他摇了摇,“在我逞强之前,我总要先考虑到一些事。”

“什么事？”难得他也会动脑思考。

“我可不希望为了一个新帝的位子让天朝落得分崩离析，而外族却利用这个时机趁乱而起，这太得不偿失了。”他状似伟大地摊摊两掌，“我在南蛮辛苦耕耘了那么多年，并不是为了与自家亲兄弟残杀，进一步毁了天朝百年基业。”

“说得很冠冕堂皇。”铁勒点点头，接着不信任地睨向他，“你真正想说的是什麼？”跟他来这套？

他咧出一抹笑，“我的条件是，老六必须放过老四。”他愿以退兵一事来交换舒河的安全。

铁勒不以为然，“恐怕你没立场说这话。”再怎么讲，他也都是降兵，他凭什么去跟风淮谈条件？而风淮又怎么可能答应他？

“二哥，你最好是叫老六别动老四一根汗毛。”霍鞅当下脸色晃然一变，两眼显得杀气腾腾。

“不然？”

“不然新帝这个位置，我保证，他绝对坐不稳。”风淮若是杀了舒河，那就别提什么为天朝着想了，不管要付出什么代价，就算要赔上他的所有，他也会将风淮从帝位上扯下来以报亲仇。

“你当真？”铁勒在把这威胁成分十足的话收下来时，还是想再确定一回他的心意。

他冷冷咧笑，“你不会希望我选择同归于尽的。”最坏的下场，不过就是再次应验卧桑的卦词——群龙无首。

望着他的笑意，铁勒便知他是真的做得出来。

“老六没那么笨，也没那么心狠。”铁勒头痛地拧紧眉心，“不过，我要你给我一个保证。”风淮要是为了舒河一人而把天朝再闹得兵荒马乱，恐怕谁也不乐见。

霍鞅哼了哼，“保证我日后决不会兴兵反叛老六？”风淮都还没正式在翠微宫登基呢，他这么快就急着来为风淮谈条件？

“没错。”他会回来中土，就是想亲眼见到天朝太平盛世的来临，若是要心无挂碍地离开，他就得先帮风淮办好这些大事。

“南内娘娘不是还在老六的手里吗？”与他有关的亲人全都在皇城里，要捉他的把柄还不容易？

“这不够。”在权势的威胁下，亲情就显得太没有牵制力了。

“削我兵权总行了吧？”大方的霍鞅毫不吝啬也不心疼，“我会主动交出一半军力，再不放心，就叫老六派人来我身边盯着，或者是削权削势都随他。”

“想活着的话，你就待在南蛮别再回京。”为了他的安危着想，铁勒不放心地加上这句话。

霍鞅怔了怔，笑意里隐隐带着感伤，“已经有人事先警告过我这句话了。”

急着想去安抚后头的援军，以免奉圣谕而来的援军将对霍鞅动手的铁勒，在一与霍鞅把交易谈妥后，就想快些回去向风淮禀报，好让风淮止戈讨伐兄弟。

“你要上哪去？”愈看他的举动愈觉不对的霍鞅，连忙拦下他的脚步。

“皇城。”铁勒淡淡地应着，转身想绕过他。

“你还回去？”大惊失色的霍鞅一把揪住他的臂膀，没想到他竟还傻傻地想去自投罗网，“你知道你会有什么下场吗？”在场的泥菩萨有两尊，而其中一尊就是他这个傻瓜。

铁勒的眼眸动了动，而后，不由自主地游离开来不想承认。

“知道。”接下来风淮肃清的对象将会轮到谁 ,他心底当然有数。

霍鞅赶紧把丑话说在前头 ,“别以为你为老六立下汗马功劳 ,他就会因此而感谢你 ,别忘了 ,你曾经也是叛党的一员 !”风淮要是想铲除异己 ,拿这个时机对铁勒开刀再好不过。

“这些我都知道。”铁勒拨开他的掌心 ,才想扬手向佐参军发落时 ,霍鞅扯开了嗓子在他耳边大叫。

“你不知道 !”他忙想把话塞进铁勒的耳里 ,“二哥 ,听我说——”

“先带着大军往南撤以减低老六的戒心吧。”铁勒安慰地拍拍他的掌心 ,“老四的事 ,你大可放心 ,我和大哥不会让他出事的。”

“二哥——”

“走吧。”铁勒轻声催促 ,再次迈开了脚步前行。

“老六容不下你的 !”怎么说也听不进他的耳 ,迫不得已的霍鞅 ,只好放声在他身后大喊。

雪野上响亮的回声 ,令他们两人都怔住了 ,那刺耳又血淋淋的现实 ,令铁勒停下了脚步缓缓回首 ,无限心酸地望着霍鞅同情的眼眸。

霍鞅难忍地别开眼 ,语带哽咽 ,“每一位天子 ,都容不下你的——”

没有一个天子能够容许铁勒存在的 ,铁勒是条只能在野的战龙 ,只要他身为天朝的护国大将一日 ,就能为天朝固国安邦 ,但万一他有意为帝或是成了天朝的外敌 ,那么他将为天朝掀起不止息的战火。

倘若 ,让铁勒离开了沙场身处于朝中为人臣子 ,别说铁勒极度不适任 ,作为铁勒的君主者 ,也总会不时地想着 ,何时会被雄才大略的铁勒给在暗地里篡了位 ,或

是被铁勒给执掌了满朝大权,而在铁勒上头的上位者,就将因功高震主的铁勒而只能做个傀儡天子。因此,可以想见,纵使登基者是风淮,为了往后着想,风淮就算再怎么重情重义,也不可能不会考虑到现实的层面。

自小到大,发生在铁勒身上的事,每一桩每一件他都心里有数,但他不拆穿,伪装着什么都没看见没察觉,为的,就是他怕他若是表现得太明显,那么父皇下一个要对付的人就是他,在有了卧桑的先例后,他更是不敢开口过问或是插手,于是,他就只能这么看着,铁勒艰辛地在朝中孤立无援地走下去。

他曾后悔过的,他曾后悔自己为什么知情而不伸援手,当他想要回头去帮铁勒一把时,已是为时以晚,父皇已将铁勒控制住或是远逐或是削权,而被下放南蛮的他远在南方鞭长莫及,再怎么想干预也是徒劳,于是他转而选择对舒河张开了双臂,全力保护舒河为舒河护航,就是希望舒河别成了下一个铁勒。

将他字字句句都烙在心底的铁勒,仰首看向远方的穹苍,眼底,有着此生最深沉的憾意。

“这座天朝的土地上,从一开始,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地——”父皇容不下他,卧桑也容不下他,更何况是风淮?没有人容得下他的。

“二哥——”

“你撤兵吧,别等我亲自动手。”不希望藉此获得同情的铁勒,握紧了拳转过身不看她。

霍韫直视着他的背影,仿佛看见了,在铁勒的身上,孤独一日之间成为了永远的烙印,愈是看久,也让他愈为铁勒感到心酸,他咬紧牙关,强硬地逼自己转首。

“保重。”



寂静 ,原来是这么可怕。

又是一日将尽 ,夕阳照进了宫槛 ,瑰红的霞光缓缓爬进了殿内 ,染红了清寂的殿堂。静无人声的含凉殿上 ,朵湛忐忑不安地瞧着孤身立在殿中的铁勒 ,以及站在御案前一语不发的风淮。

他只是想让每个人 ,都好好地活在世上——

反复温习着心中多年来的祈愿 ,风淮很痛苦。

自公布手谕以来 ,他不后悔处置了犹有反意的律滔、力抗到底的舒河 ,以及又将危祸天朝的六相 ,可是当下一个目标轮到了铁勒时 ,他的心 ,从不曾如此辗转煎熬。

做梦也没想到 ,当梦想化为泡影 ,冷清的现实来到面前 ,那一直搁放在心中的祈愿 ,就成了根扎在心头上的锐利芒刺。这根芒刺 ,在他的不知不觉中 ,已是嵌得那么深 ,多少年了 ,他都已习惯了它的存在了 ,现下突然要他选择这根芒刺的去留 ,他既是左右犹疑不定 ,又舍与不舍皆不是 ,因为他知道 ,不拔出来会疼 ,拔出来将会更痛。

他们兄弟 ,怎会变成这样 ? 为什么一切都乱了谱走了调 ? 不该是这样的 ,照他的计划 ,依循他的心愿 ,所有的事情应该在他登基后都迎刃而解并到此终结 ,往后不会再有八王夺皇手足相残 ,也不该再有骨肉残杀的惨剧 ,可为什么至今他所不愿见的那些仍是无法休止 ? 站上了新帝的位置后 ,他反而像个手中拉扯着线团的人 ,不舍愈扯愈多 ,心痛愈理愈乱 ,这一回 ,将对兄弟们下手的人怎会变成了他 ? 到底是哪里错了 ?

庞云临死前的恳求,依旧在他的脑海中徘徊不去,父皇派人欲杀铁勒的震撼,也还在他的眼前跳动,就在方才,铁勒竟还坦然地向他告知,天朝的皇二子刺王已不复存在,如今站在他眼前的,只剩下北武国的新任太子——

这是在逼他吗?他们这些人,到底是希望他怎么做?尤其是铁勒,为什么铁勒要把它说出来?为什么要在众人面前承认?只要铁勒不承认,那么他也会矢口否认到底,往后他更可以用此借口驳斥想要对铁勒不利的人,但铁勒却刻意将它摊在夕阳下,置于他两难的位置上,陷他于不义。

在他的眼中看来,舒河简直就是另一个狡诈的父皇,因此决不能将舒河留在朝野;只要有舒河存在一日,律滔便不会死心,所以律滔也不能不做出处理;霍鞅虽无心在政局上,但为免霍鞅将会成为南内反攻的希望,故霍鞅也必须走出去。

要他处置律滔、舒河、霍鞅这些兄长都好办,可是铁勒呢?铁勒就像块烧红的烙铁,两手捧在手心里,怎么拿捏都不妥当、怎么碰都会落得一身是伤,接下来该怎么做?对这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就当根本就没这回事?或者命令殿上的所有人都封口,不许把这秘密泄漏出去?可这样他要怎么向百姓去解释父皇欲杀铁勒的理由?万一日后百姓们知道这事了,进一步向众臣们要求他处置铁勒这名叛国贼,又该怎生是好?

若是都无法可想,无转圜的余地,那不就只剩——大义灭亲一途?这样一来,岂不是要让他成为千古罪人,再让他一辈子都活在懊悔里?

他多么渴望,有个人能来告诉他,他该拿铁勒怎么办。

“考虑好了吗？”并不打算对风淮称臣的铁勒，挺直了背脊，黑眸直视风淮彷徨不定的眼眸。

“我无法想象——”风淮艰涩地启口，“我无法想象，你称臣于哪个兄弟的情景，在我的心中，你是不能被束缚的。”

铁勒错愕地看着他，半晌，明了他的话意后再问：

“你想拿我怎么办？”他不想承认，他的确是有些心灰，因为风淮终究还是得放弃手足之情站在君主的立场上。

“我——”百般不愿启口的风淮，哽着嗓，怎么也没法把话说出口。

现下的天朝，混沌得有如天地初开，所有的是非道德皆必须重新衡量，功过得失也都得另辟立场重新检视，一如以往地站在维持纪律的立场上，他是该大肆奖赏铁勒过人的勇气和所立下的功劳，但若是站在新皇的位置上来看——对于铁勒，他不仅该严办，也不该留下这个隐忧。

父皇处心积虑想除掉铁勒，庞云不希望他在这时还在铁勒身上眷顾着手足之情，他都懂，也知道他们为什么都这么容不下铁勒，若是照父皇的意思，那他大可直接处死铁勒，再把刽子手的罪名推究到父皇的身上就成了，他也可以用叛国乱臣的罪名，对脱离天朝叛国的铁勒苛以重刑再杀之，然而，他之所以迟迟不如此做，是因为——

他不想当个叛徒，他不想背叛他的兄弟。

或许没有人知道，在卧桑宣读手谕后，他的心中，就一直有两股力量不断在拔河抗衡着，一股，是想保全所有兄弟们的想法，一股，是身为新帝该尽的职责。无论铁勒是否为天朝皇室之人，倘若不留铁勒，他将懊悔一

生,可要是留了铁勒,就等于是再将不安的种子再度种下,而在未来中,他将忧心地等待着天朝何时将会再度分裂。

“圣上,刺王他——”浑身紧张的朵湛,在这折磨得人快发疯的沉默中,忍不住想开口为铁勒求情。

“圣上!”自殿外远处一路传来,更洪亮的叫唤声,飞快地盖过朵湛的声音。

所有人都回过头去,就着夕阳逆亮的光影,一身戎装的野焰站在殿前,难以置信地看着殿内的风淮与铁勒。

拼着一口气赶回京兆的野焰,从没像此刻这般战栗害怕过。

因冷天色在手谕一开封后,便二话不说地往北撤兵,这才让他终于有机会起程返京,可才朝京兆朝进不久,拖着伤势前来的卧桑,在努力说服他不要成为叛党之余,还急切地想要赶回京的模样让他百思不解,他不懂,京兆不已全面落入风淮之手了吗?卧桑还在急什么?追根究底后,他才知道,卧桑是在为铁勒的安危着急。

为了大局,风淮可能会杀铁勒。

“臣愿以一命保刺王!”野焰几乎是失声地大喊,脚下的步子丝毫没停,一骨碌地冲至御案前朝风淮跪下,并对风淮连连磕了好几个响头。

铁勒难忍地闭上眼别过头去,不忍去看野焰为了他如此。

深怕风淮就将这么杀了铁勒,野焰不敢停止叩首,一下又一下的,他是那么的虔诚恐惧,那么的害怕他即将失去铁勒,因此叩首的力道一下比一下重,一下比一下急,将殿上雪白的地面都叩出了丝丝鲜血犹不愿停

止,不久过后,点点热泪也加入了其中。

“老八——”风淮弯下身阻止他继续叩首,为难地想拉起他。

“臣也愿以一命保刺王。”拖着伤赶回来的卧桑,举步艰难地由恋姬扶进殿内后,也来到风淮的面前跪下。

“大哥——”风淮忙上前想搀起他,并扭头朝殿上的人大喊:“来人,快传太医!”

卧桑不愿起身,望着他的两眼蓄满了请求:“圣上,刺王有功于国,就算圣上不惦念手足之情,还望圣上看在臣的薄面上,饶刺王一命。”

“大哥,你先起来——”拉不动他,风淮担心不已地看着他惨白的脸色,直怕再拖延下去,他的伤势会更加恶化。

“襄王已向臣承诺,日后决计不会再让刺王踏进中土一步,恳请圣上高抬贵手,对刺王网开一面,放他一条生路。”一步也不退让的卧桑不肯死心,拉紧了风淮的衣袖坚持得到他的应允。

风淮怔住了,缓缓撤开了扶握他的双手。

“圣上?”卧桑仰首望着他,看不出此刻什么表情都没有的风淮心里在想什么。

“真做得到吗?”风淮动作缓慢地偏首看向犹伏跪在地的野焰,微弱的问句,不留神听恐就将听不见。

野焰忙不迭地应和:“臣以项上人头担保!”

聆听着殿上袅袅不散的回音,风淮再度陷入了沉默。

“六哥,把铁勒还给我吧。”恋姬也忍不住出声向风淮要人:“为天朝做了那么多后,你们该把他还给我了。”

“圣上——”朵湛小声地催促着他,一瞬也不瞬地望着他的眼眸。

风淮深吸了口气 ,转身面向野焰。

“日后北武国若是进犯天朝疆土 ,我惟你是问。”

“臣遵旨 !”喜出望外的野焰 ,在松了口气后又想叩首谢旨 ,但风淮在他做动作前 ,已先一步拉住他。

他皱着眉 ,“别又来了。”他反而该感谢他们给了他一个台阶下 ,不然他就要做下错事了。

“圣上 ?”当风淮两手推着他往铁勒那边去时 ,野焰不解地问。

风淮的音调有些哽涩 ,“去吧 ,再不和他谈谈——往后或许就没机会了。”他没忘了 ,野焰的心结 ,仍在铁勒身上 ,因此他希望 ,在这最后的时刻 ,野焰能好好地面对铁勒一回。

被推到铁勒面前的野焰 ,在没有心理准备下 ,一时之间显得手足无措 ,铁勒盯着他不自在的表情 ,和那双藏了千言万语的凤眼 ,心头不禁泛过了阵阵伤愁。

他淡淡地问 :“你恨我吗 ?”

野焰紧闭着唇不发一语 ,朝他拼命摇首。

这般看着野焰 ,铁勒忽然很怀念 ,小时候那个老是跟在他后头 ,喜欢到处追着他跑的野焰。每当他走得太快 ,野焰总会在追不上时 ,拉大了嗓门边哭边叫他二哥 ,在他不耐烦地停住脚步时 ,野焰便会飞快地跑至他的身旁 ,一手紧拉住他的衣袖免得再被他扔下 ,然后抬起头来 ,傻愣愣地冲着他笑。

他低声地请求 :“再叫我一声二哥。”

“二哥——”听他这么一要求 ,野焰霎时声泪俱下 ,浓浓的不舍自胸腔泛滥开来。

回京前 ,他全都知道了 ,卧桑将这十多年来他所不知的铁勒全都告诉了他 ,铁勒的身世、铁勒如何在父皇的掌心中力争上游、铁勒为何那么待他——无论铁勒是

不是北武王的儿子 ,在他眼中 ,铁勒是他的兄长 ,是将他扶养成人的惟一亲人。

在他压抑的啜泣声中 ,铁勒自怀中掏出统帅铁骑大军的兵符 ,拉开他的掌心 ,小心地将兵符置在他掌上。

铁勒合上他的掌心 ,“留在天朝的铁骑大军就交给你了 ,往后别太宠他们。”

野焰哭声凝结在喉际 ,瞪大了两眼 ,不确定地拉住他的衣袖。

“你很意外 ?”铁勒笑看着他的一脸呆相。

“为什么——”从没见过铁勒对他笑的野焰 ,愣愣地瞧着他的脸庞。

“他们本就是要留给你的 ,这也是我惟一能给你的礼物。”他能帮野焰的 ,也只有这样了 ,往后他再也没办法再护着野焰 ,野焰必须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守护天朝。

“留给我的 ?”野焰茫然地眨着眼 ,“那么为什么又要把我赶去西戎 ?”

“当年若是不磨磨你 ,今日你怎接得下铁骑大军 ?”要是不让他去累积战历和带兵的历练 ,只怕他还是会对自已没信心 ,铁骑大军也难服膺于下一任的新帅。

泪水飞快地又在野焰的眼中聚集 ,铁勒伸手握紧他的肩头 ,在放开手时 ,他抬首以眼神暗示朵湛 ,要他对野焰想想办法 ,朵湛在收到他的求援后 ,明白地将野焰拉至一旁。

“别哭了 ,这样怎么像个大将军 ? 别人要是见到你这副德性 ,会笑话的。”他边说边为野焰拭泪 ,看了野焰额上的伤后 ,又掏出帕子替他止血。

野焰难过得无法成言 ,“七哥 ,我——”

“我知道 ,我都知道。”朵湛张开了双臂揽住他 ,用力按捺下喉际间的哽咽。

“你有遗憾吗？”风淮缓缓踱至铁勒的面前，出声询问铁勒在天朝是否还有未完成的心愿。

“没有。”铁勒不犹豫地摇首，“你呢？你有遗憾吗？”

“我——”受到野焰的感染，风淮未语已哽咽，转眼间，藏蓄在眼中的泪，在铁勒关怀的目光下淌落面颊。

铁勒叹了口气，一手按扶着风淮的脑后，将他按至自己的肩上，风淮随即伸出双手紧紧攀附捉着他，像是希望铁勒能再多给予他一些勇气和力量，任他逃出眼眶的泪濡湿了铁勒的衣裳。

他多么想说，不要走，他多想把所有的兄弟全都留在身边，他也不愿这样的，他也不想要有这种未来，这种没有兄弟在身边的家国，不是他所渴望的天朝。

“别后悔，天子从不后悔的。”铁勒安慰地拍抚着他的背脊，低声地在他耳边提醒，“你忘了吗？是你曾对我说过，无论未来将是如何，在你心中，不会有遗憾的。”

他不断摇首，“二哥——”今非昔比，怎能不有遗憾？当时的他，将一切都看得太天真了。

“虽然不是所有的梦想都是能成真的，但至少我们都活着，一如你所愿。”

闻言，风淮将他抓得更紧，泪水更是无法遏止地落下。

“老七。”铁勒扶抱着颤动不止的风淮，边扬首向朵湛示意。

“圣上——”还没处理完野焰，朵湛又忙着把过于激动的风淮带到一边去。

风淮走后，铁勒深吐出一口气，抬眼看向被人押至椅里接受治疗的卧桑。

“你以为你有九条命吗？”站至忍痛忍得一头大汗的卧桑面前，他不满地撇着嘴角，既是心疼又是不舍。

“放心，这老家伙说什么都不肯让我死——”卧桑笑笑地指着身旁被他拉着到处跑的老太医，然后在老太医刻意的手劲下低哼，“好痛——”

“你也知道痛？”老太医忿忿地白他一眼，动作利落地拆开他伤处上的纱布，再次重新帮他上药。

“冷天放对你留情？”在老太医拉开卧桑身上的纱布，得以看清卧桑的伤势后，铁勒不得不怀疑冷天放这么做过。

“可能是他也知道父皇最钟爱的皇子是我吧。”对冷天放那时突然收势的举动，卧桑也有几分自知之明，“说起来，我还得感谢父皇。”

铁勒不语地低下头，过往的心伤又浮现在心头时，忽然发现，卧桑悄悄伸出了一只手将他的手紧握。

他释怀地道：“我做到我的承诺了。”兄弟一个未少，包括他自己，他也算是没辜负卧桑所托。

“谢谢。”卧桑感谢地朝他咧大了笑容。

“大哥，我得带快点带恋姬回北武国。”北武王还等着他回去呢，再不回去，只怕等不到儿子的北武王，会押着冷天色跑来京兆要人。

卧桑顿时愁眉不展，“真决定这样？”

“嗯。”他不能留下来，除了远走他乡外，没有更好的选择。

“北武王他——”卧桑很担心他没拿下京兆，会不会让北武王气得跳脚。

铁勒有把握地耸耸肩，“放心，对于我这个晚了近三十年才找路回家的儿子，他会打开门迎接我回家的。”

“关于小妹——”

“她要跟铁勒一起走。”恋姬踱至他们的身边，由她自己说出她的决定。

卧桑挑挑眉，“不怕冰天雪地？”她也想远离天朝？她知不知道，她这一走，也不知能否再回来。

她一手指向身旁的铁勒，“我冷惯了，反正也还有他陪我一块冷。”北狄住了那么多年后，她早已习惯了北狄的环境，也不怎么想回京兆。

“好好待她。”对于她的决定，卧桑虽是不舍，但也只能这么向铁勒交代。

铁勒扬起嘴角，“这是另一个承诺？”

“这是请求。”卧桑摇摇头，充满期望地看着他。

“我答应你。”他伸手牵紧恋姬递过来的柔荑，正转身欲走，回头却见朵湛一人落寞地站在他们的身后。

恋姬纳闷地问：“圣上呢？”

“我命人带他去歇息了。”风淮激动成那样，让朝臣们见了多不好？还是先让风淮冷静一段时间较为妥当。

“老七，你先把老九安排至兴庆宫，过两天我再去找他谈谈。”一刻也闲不下来的卧桑，为免在这别离的时刻愈空闲就愈感伤，所以忙着想找事做。

“嗯。”朵湛应了应，犹豫地问，“大哥，你会留在朝中吗？”能帮风淮主事的人，目前就只剩下他一人了，将所有的差事都揽至他的肩上的话，他恐怕会消受不起。

“我会先留下来养伤并为圣上稳定朝局。”卧桑也知道他将面临的难题，于是主动开口帮忙，“待局势都回稳了后，我再起程返回东瀛。”他还得盯着风淮把舒河、律滔这两人处理好呢。

失望明白地写在朵湛的脸上，“连你也要走？”

卧桑笑开了，“还有个人在东瀛等着我回去呢。”他本来就只是回国处理家事而已，他还希望能在夏日来临前赶回东瀛陪伴那嫣，好能与她一起迎接第一个孩子的出生。

朵湛紧锁着眉心 ,许许多多想说的话 ,在这时想说 ,却皆道不出口。

他紧屏着气息 ,不让眼眶中凝聚的泪水落下 ,他不能落泪 ,他必须坚强地面对眼前的一切 ,纵使所有人都可以在这时表现出脆弱 ,但他就是不能 ,因为风淮为了众兄弟已是伤痛欲绝 ,野焰更是无法承受此等生离 ,怀炽也还在为着舒河伤心 ,若是连他也承受不住 ,那还有谁来为风淮打理其他的琐事 ? 谁去处理三内那些意见分歧的人心 ,并压制住犹对风淮登基有所不满的人 ?

好不容易才自父皇的阴影底下脱逃 ,这片江山是由他们兄弟联手打造出来的 ,他不能让风淮坐不稳 ,他要让风淮实现太平的理想 ,再造一个盛世。

铁勒知道他再多待一刻 ,他就愈难自抑 ,于是一手推着他 ,“别愣着了 ,还不快些去为圣上准备登基事宜 ? 日后你有得忙了。”

“知道了——”他抹抹脸 ,努力控制住情绪不溃堤 ,踩着急忙想要躲藏的脚步离开殿内。

卧桑清清嗓子 ,困难地自椅里起身。

“需要我送你们吗 ?”接下来 ,将要离开的人 ,就是他们两个了。

恋姬一把将他按回椅里去 ,“你认分一点养伤就行。”

“有空——”卧桑拉住她的手 ,依依不舍地看着他们 ,“来东瀛看我吧。”

铁勒再次给了他一个承诺 ,“我们会一块去的。”



待得云开 ,无限伤怀。

江山秀丽如画 ,是粉碎了多少人的梦而登上此地 ?
手拥天下大权在握 ,是拆散了多少骨肉情缘 ?

站在曾经与铁勒一起眺望京兆的翠微宫殿廊上 ,风淮没想到 ,他是在这种情况下再次站上这里。

新帝一职 ,是个沉重的负荷 ,往后他怎么做、怎么走 ,都将对这块土地上的每个人带来莫大的影响 ,多少人正仰首期盼着 ,天朝新任的新帝能在结束了纷乱的斗争后 ,创造出一个有别以往的新天朝来 ,有多少臣子们 ,正热烈期待着他能拿出一番魄力 ,整治朝野再开新局。

他不求做个将版图扩张至极限 ,威名震古烁今的盛世大帝 ,他的心愿很小 ,他只想做个好皇帝 ,一个朝野稳定 ,不会再有老臣祸国、三内夺权的朋党之乱 ,更不会再有诸皇子骨肉相残的好皇帝 ,他深深明白 ,惟有在将朝政处理好后 ,他才有能力将他的爱推广至百姓们的身上。

可是在那之前 ,他必须自拥有不多的自己身上再舍去一些 ,他必须忘了已遭磨灭的昨日 ,两脚踩过他的梦想 ,一步步拾级而上 ,即使 ,往后在朝中再也见不着兄弟们的身影 ,即使张眼所见的一切 ,皆是他的兄弟们为他打出来的天下 ,他还是必须舍去那些他心疼不已的兄弟。

他曾许下心愿 ,要他的兄弟们都活着 ,一人不少 ,但活着却也同时代表着 ,他们未必能再相聚。

团圆这个梦想已经破灭了 ,只因为 ,人心是会变的 ,这一点 ,他早已自他的兄弟们和他自己身上深刻地体认到 ,他也无奈地明白 ,无论爱得再怎么深、不舍再如何浓 ,权势利欲将会是永远的惟一胜者 ,不管是谁也好 ,永远都敌不过这令人心醉神迷的诱惑 ,只要接触到它 ,没有人可以再抽身的 ,即使是他的兄弟们也一样。

帝王之路,是条孤寂的道路,在他为帝后,他首先要失去的,就是他最爱的人们。庞云的考量是对的,在他身上,除了他的兄弟们外,还有着更多人的未来,他不能自私地只为手足着想,他得将社稷放在私情的前头,以天下为重、为大局做出决断,为免八王夺嫡之事再度发生,他不能让他的兄弟们联手再度打乱即将平稳的政局,那些有野心的手足,必须走出他的朝殿,不然,天朝永无太平。

拨开云雾见穹苍,苍天依旧,人事全非。

这些年来,在历经了爱恨、改变、背叛和离别后,他几乎都快忘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回想以前,他的心愿很小,只希望他身边的每个人,都能快乐地活在这片蓝天下,可今日他才知他错了,因为这片天空,是如此的宽广辽阔到不了边境,即使每个人都能好好地活在这片蓝天下,却不能够再聚首,这也算是幸福?不,这不是幸福,这是一场即使花上一生的光阴岁月,也无法停止悼念的酷刑,他的心愿不该这么小的,他应该希望,他们每个人——都能紧密地聚在一起不分离。

太过害怕失去,却反而会什么都留不住。也因此,他不愿再失去任何人,可到后来,为什么这却依然只能是个无法实现的梦想?

不分离,他曾相信,他们每个人将会永远在一起,都不识离愁的滋味不分离,只要张开双眼就能再次看到想念的人们,只要张口呼唤,就会有人停下脚步回首对他招手,当他伤心难过时,他们会抚慰他的心伤,当他希望能将快乐与旁人一块分享时,他们也会站在他的身旁对他微笑。

卧桑、铁勒、霍鞑、舒河、律滔——

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在他的面前跳跃滑曳而过,仿

佛昨日还在 ,未来犹远 ,还能看见大伙都在沁凉宫的翠林绿荫下 ,无忧无虑地喧闹嘻笑 ;卧桑夜半在太极宫御案上办公的身影 ;整军准备出征的铁勒 ,马背上飒朗的英姿 ;霍鞅半眯着睡眼 ,边拉着衣裳扇风边喊热 ;舒河微微扬起剑眉 ,在谈笑间只手操控朝中大老的本事 ;律滔一手抚着下颌 ,又专心地在看探子打探来的消息——

都不在了 ,他们走得那么快、那么远 ,他还来不及将珍贵的过往细细回顾 ,还来不及把那些逝去的都带回到面前 ,他们就这么一一离开了。他几乎想蒙上眼、关上耳 ,推动时光倒流让他再回到那个想念的从前 ,在那个时候 ,他们都还未长大 ,在岁末雪花飞舞的时节 ,大家都一起在翠微宫的御园里 ,仰首欣赏夜空的火树银花 ,他不愿长大的。

就算他不愿长大 ,不愿让过往的美好产生丝毫的变化 ,但 ,每个人都只是生命中的过客 ,没有人可以永远伫足停留 ,在他们前方的 ,是一条条分岔的道路 ,各自通往不知名的远方 ,纵使每个人再努力回头往后看 ,总有一天 ,还是避不了各自踏上旅程各分东西 ,或许能够永恒停伫的 ,就只剩下记忆而已。

他能拥有的 ,也只剩回忆了——

东风悠悠 ,带走了最后一丝寒意 ,风淮忍不住垂下头 ,两手紧握着廊栏 ,一颗颗的泪滴 ,悄悄滴落在栏面上。

“悬雨 ,你的愿望——我无法实现了。”闭上眼 ,风淮嘶哑的话语回绕在风中 ,久久 ,不散。

开春后 ,新帝风淮于翠微宫清凉殿正式登基 ,改元德炆 ,是为继宗。

德炆元年 ,继宗废三内 ,任襄王朵湛为相国 ,雅王怀炽官拜大司马佐相 ,襄王野焰转派北狄驻守 ,巽磊派驻

西戎 ,定威将军改封镇远将军 ,派驻泾水以北。洛王另封东海王。

震王霍鞬封南蛮王 ,以泾水为界 ,永驻泾水以南。刺王铁勒 ,贬为庶人 ,逐出中土。滕王舒河、翼王律滔 ,贬为庶人 ,流刑东瀛永不返天朝。

尾 声

君臣一梦 , 今古空名。

沧浪已远 , 回绕的音韵犹在耳 , 故事却已至页底。

收拾好笔墨 , 合上卷册 , 吹熄烛火 , 将九龙还给烟云。

在记忆尘封前 , 将纠缠不断的爱恨嗔痴 , 停留在永远的那一日那一年 , 盼能在另一个寒冬的深夜里 , 能再次掀开书页 , 再续前缘。

俱往矣——

—完—